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5nB343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

清 真傳說　如暐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上堂
    - 住湖廣會同縣洪江迴龍禪院
    - 住湖廣靖州綏寧縣波羅山雲棲寺
    - 住新州白雲山
    - 住東城觀音菴
    - 再住迴龍禪院
    - 住黔陽縣安江廣福山勝覺寺
    - 住會同縣旗山永興禪寺
  - 小參
  - 開示一
  - 開示二
  - 法語
    - 示了凡大德
    - 示谷穎禪人
    - 示出凡王居士
    - 示斷崖禪人
    - 示湛輝大德
    - 示淨然徐居士
    - 示古風禪人
    - 示淨凡張居士
    - 示明然大德
    - 示泯凡李居士
    - 示雪崦禪人
    - 示全一禪人
    - 示省凡羅居士
    - 示越為禪人
    - 示眾法語維那融通請
  - 牧牛頌古
    - 撥艸尋牛
    - 驀然見跡

    - 捕步見牛
    - 得牛貫鼻
    - 牧護調馴
    - 騎牛歸家
    - 忘牛存人
    - 人牛雙忘
    - 返本還原
    - 入廛垂手
- 十無語頌
    - 無為國
    - 無星秤
    - 無根樹
    - 無底缽
    - 無底船
    - 無絃琴
    - 無鬚鎖
    - 無孔笛
    - 無孔鎚
    - 無縫塔
    - 無底籃
- 機緣
- 勘辨
- 拈問代頌
- 頌古
- 續集頌古
- 山居　集詩　水居
    - 山居
    - 雪谷
    - 月梅
    - 除夕旗山題
    - 元旦
    - 秋菊
    - 喜晴
    - 晚景
    - 山行
    - 船行
    - 次儀廷林公韻
    - 春日

- 住耕廣福山堂六首
  - 翫月
  - 竹笻
  - 芒鞋
  - 蓑衣
  - 紙帳
  - 耕犢
- 山居五言
- 楪榆美爾李先生別號省省道人至安江臨勝覺訪師之三韻附此
- 顧余公署
- 夜讀師之語錄
- 山居絕句
- 宿沚水題新月
- 響山月照雪樓
- 久雨忽晴
- 長嶺之柳池
- 福山詠紅梅
- 茶谿隔渡桃花
- 旗山詠秋菊
- 雄谿之碧巖峰
- 松林題網形山
- 迴龍和舒居士
- 水居
- 五言
- 絕句

◦ 雜偈　諸贊　自贊

- 住勝覺旗山隨處示眾共二十首
- 居山示眾四首
- 示病者
- 春耕示眾
- 贈雲嶔禪人
- 贈雲嶽禪人
- 贈雲徹禪人
- 懷雲岩禪人
- 贈雲岸禪人
- 贈雲岫禪人
- 贈古風掩關
- 贈全一禪人

- 贈雲崢禪人
- 贈雲嶸禪人
- 贈斷崖禪人
- 贈雲崇禪人
- 示雲峰禪者
- 贈養忠禪人
- 贈雲瑞禪人
- 贈雲埜禪人
- 贈雲亭禪人
- 送純修王大德
- 贈雲崑禪人
- 贈雲祥大德
- 示惟菴大德
- 贈廓然大德
- 贈歸元禪人
- 贈簡心王居士
- 贈雲覺禪人
- 贈雲貫禪人
- 贈法海禪人
- 贈法藏禪人
- 贈超凡陳居士
- 贈陳門蕭居士
- 示端石禪人
- 示融通禪人
- 贈寶峰大德
- 贈月朗大德
- 贈越凡賀居士
- 贈賀門陳居士
- 示開照大德
- 示如心禪者
- 贈開凡饒居士
- 贈漢卿馬居士
- 贈盛我鑄鐘
- 示雪嵋禪人
- 寄雲山謝居士
- 贈明鑑周居士
- 贈明輝羅居士
- 贈君召賀居士

- 贈賀門金居士
- 贈瑞雪禪人
- 示月來大德
- 示繼武梁居士
- 贈達心大德
- 贈覺凡胡居士
- 示應天大德
- 贈元見大德
- 示忠和禪者
- 示悟一大德
- 示明一大德
- 贈秉然賀居士
- 贈恒融大德
- 贈恒通大德
- 壽彭居士
- 贈應祿彭居士
- 示寂定大德
- 贈雪谷大德
- 示息塵大德
- 贈無玷楊居士
- 贈本淨楊居士
- 示無著大德
- 示含藏大德
- 示不二大德
- 示得元大德
- 示悟見大德
- 示悟旨大德
- 贈無塵大德
- 贈明覺向居士
- 示從修楊菴主
- 示重修楊居士
- 示思修易居士
- 贈靈冶禪人
- 示華峰禪者
- 贈了為大德
- 贈脫凡王居士
- 示本然大德
- 示惺知向居士

- 示了見禪者
- 示惺然鄧菴主
- 示惺見張居士
- 示明達楊大德
- 示明覺大德
- 示明輝楊居士
- 示明燦居士
- 示明俊楊居士
- 示楊門聶居士
- 示明本大德
- 示明德范居士
- 示惟闊大德
- 示惟現大德
- 示佩玄楊居士
- 示秀川楊居士
- 示國甫楊居士
- 答德公劉居士次韻
- 初祖贊
- 呂巖真人贊劉居士請題
- 自贊月菴請題
- 勝覺監院請
- 嘯峰禪人請
- 雲覺大德請
- 旗山監院請
- 頂目禪人請
- 融通維那請
- 法派
- 聯芳偈
  - 樵山如奐
  - 雲嶸如晥
  - 月菴如昤
  - 德嶠如奕
  - 雪澗如暟
  - 嘯峰如暐

◦ 雜偈
- 隨處安居示眾二十首
- 贈明旨胡居士
- 昭然朱居士

- 廣智胡居士
- 贈越凡徐居士
- 六明劉居士
- 廣福徐居士
- 贈明皓尹居士
- 贈曹居士
- 贈梁居士
- 廣榮曹居士
- 贈明湛陳居士
- 贈明和孫居士
- 贈明晶楊居士
- 贈化清瞿居士
- 贈明瑩馬居士
- 如壽王居士
- 如福何居士
- 贈碩雲禪人
- 贈默定禪人
- 贈暹月大德
- 贈法脈大德
- 贈指月堂監院
- 贈爍吼法侄
- 懷美爾李先生
- 贈國楚陳居士
- 贈君選賀居士
- 贈勝甫曾居士
- 贈覺圜上座
- 贈大用大德
- 贈雲量禪人
- 贈頂目大德
- 贈破浪大德
- 贈伯聯蔣居士
- 贈慧達大德
- 贈玉成大德
- 贈純和大德
- 贈圜明蔣居士
- 示月菴禪人
- 示穎微禪人
- 示惠林禪人

        - 示德嶠禪人
        - 贈純賦大德
        - 示月輝大德
        - 示正照禪人
        - 示應法禪人
        - 示光輝禪人
        - 示智目大德
        - 示本淨禪人
        - 示慧峰禪人
        - 示靈益禪人
        - 示空石禪人
        - 示嘯峰禪人
        - 示煥然禪人
        - 示盡得禪人
        - 示智懿禪人
        - 示雪澗禪人
        - 示澤先大德
        - 贈實音大德
        - 示明慧大德
        - 示法常大德
        - 示破暗大德
        - 示澄湛禪人
        - 示圜容大德
        - 示岩璞禪人
        - 示印心大德
        - 示本意大德
        - 示佛明大德
        - 贈雲嶔上座傳戒
        - 贈仰忠上座傳戒
    - 碑記　疏引
        - 附靈隱老人塔銘碑記
        - 重修廣福山勝覺寺疏引
        - 重修旗山永興禪院疏引
        - 密印和尚塔銘碑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密印禪師語錄序

明心見性，三教同原，其傳之語言文字者，末也。然而不得不以語言文字傳之者，現前說法，示後之津梁也。故孔氏有兩論，子輿作兩孟，曾子誠意正心，子思原天明道，皆以語言文字流傳古今，而後之大儒得其淵源，垂為著述者，歷世不少。乃考禪門亦然，自達祖渡江以來，傳至六祖，一花五葉，厥派攸分。然五宗中，臨濟為最，歷代相傳，不可殫述。近所最著者，有破山和尚，語錄盈案，其開示棒喝，實為後人，而密印和尚是其宗派焉。籍出西蜀，飛錫楚南，茲寓廣福山者三十餘年矣。有語錄贊偈，彙成一集，皆明通了徹，洞見本來，不墜破山衣缽。今者請序於予，予曰：吾固儒家子也，何足以言禪？然閱其文辭，領其意旨，大約以明心見性為宗，超脫塵凡為要，所謂現前說法，指示後學者，端不外是。寧得謂禪家之言非吾道也，而可不為之稱揚贊嘆哉？至其會心自得，曠然天地之外，有非語言文字之可傳者，則吾不得而知矣。
賜進士第、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汝南道、前督理張秋河道、工部營膳司郎中莊鏻謹撰。

目錄

卷第一之三
　上堂
卷第四
　小參
卷第五之六
　開示
卷第七
　法語
　牧牛頌
　十無語頌
卷第八
　機緣
　勘辨
　拈問代頌
卷第九
　頌古
卷第十

山居
集詩
水居
卷十一
雜偈
諸贊
真贊
卷十二
雜偈
疏引
塔銘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如暐等編

上堂

順治十八年辛丑冬，師住湖廣會同縣洪江迴龍禪院次，受合山耆舊善長人等懇請，結制上堂。至法座云：「座壓山前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法輪獨讓誰人轉？列聖叢中顯大雄。」顧眾云：「還見麼？山高雲共聚，海闊水相從。」遂陞座拈香：「此一瓣香，根盤四大海，葉蓋五須彌，更古垂芳遠，恩從第一枝，爇向爐中，上祝當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舜日高光曜地久，人間仰荷德無私。次一瓣香，丹心弘聖道，貫日耀寰中，聲震千邦界，名標萬代功，爇向爐中，奉為合國文武、滿郡檀那，伏願淳風一鼓煙塵盡，四海林泉正化通。這一瓣香，鐘鳴月五夜，應處絕高低，雲斷清風起，乾坤宇宙齊，披毛不了債，相續共拖犁，欲罷不能解，依然下水泥。不辭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靈下隱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到海魚龍增意氣，現身狐兔絕疑疵。」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諸天旋繞無路，外道覷入無門，除是聲前薦得、格外轉身，窄路相逢，明通一線。」僧問：「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獨了目前一著，且道了時如何？」師云：「日月無兩貌，山水一般春。」進云：「恁麼會得，還徹也未？」師云：「正在途間。」進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師云：「大海若知足，百川始到流。」進云：「驪珠奪在手，須教一時乾。」師云：「閒管多羅。」問：「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

慧不能了。過量人來如何理會？」師云：「饑餐渴飲全身用，咳吐掉臂殺活機。」進云：「煙橫渡口雖然辨，雪覆蘆花尚未分。」師云：「擬分則不中。」進云：「應作麼生了當？」師舉拂子，云：「便作獅王吼，休同埜豺鳴。」乃云：「煙橫渡口，自有來因；雪覆蘆花，不出眹兆。轟動地之晴雷，擊翻滯岸；轉迅風之機要，卷盡氛埃。錦雲共散，一輪麗出於性天；繡氣同消，萬法全彰於慧海。缽裏飯、桶裏水，頭頭放光；有漏籬、無漏杓，物物現瑞。若逢焠漢，不落商量。如船將沒，一篙便轉；似門欲閉，一推便開。方知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夤緣不挂，體合太虛。到此眼見如瞽、耳聽如聾，萬聖垂手則差、千佛開口便錯。山僧然爾如是，大似虎口橫身。有人掀下座來，為眾竭力不少；如或未能，這個縵天網子如何得透？情盡見除逃至化，珠回玉轉樂昇平。」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明然大德請上堂。僧問：「請益呈解即不問，目前生死事如何？」師云：「風刀纔過去，業鏡又當臺。」進云：「今向何處回避？」師云：「打落空中果，傾翻水內天。」進云：「頭頭物物皆三昧，因何顛倒返為雔？」師云：「這邊須了了，卻向那邊行。」僧禮拜，師乃云：「正院寥寥勿甚禪，門開便見好因緣，雲舒霧展天連水，浪靜風恬水接天。秋到清光徹透底，春來瀑雨涌齊邊，遊魚不覺水中月，飛鳥能迷岸上煙。雲月水煙俱坐斷，出頭分外獨超然。且道在甚麼處斷？」驀拈拄杖，云：「曠大劫來沉溺者，於斯放過落深淵。」喝一喝，下座。

越凡賀居士請上堂。舉：「昔印土國王請齋次，眾乃轉經，唯般若多羅尊者默默宴坐。王問曰：『 諸人盡轉經，尊者獨何不轉？』祖曰：『 貧道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師云：「無奈紅輪西隱、黑霧東[雨/漫]，障蔽真經，無人信受。不敢坐視，詳細剖開。」擊拂一下，云：「鶴不停機，迥脫蘊界；蛇不鑽艸，超出眾緣。且道：誰是眾緣？」豎起拂子，云：「堤楊多被狂風轉，水藻長隨瀑布淪。這是眾緣？誰是蘊界？」擲下拂子，云：「枝上不容宿鳥住，潭中誰許臥龍蟠？山僧雖如是道，也是一場漏逗。未審諸人又作麼生？若從眾緣來，開口便喝，非是良善不分；若向蘊界去，低頭便棒，非是好惡不辨。且道：為甚如此？將情湊境終難會，脫體無依好受持。」下座。

泯凡李居士請上堂。僧問：「舉目雄峰勢氣高，源從何處起波濤？」師云：「濺溼諸人袈裟角。」進云：「只如擺尾錦鱗又作麼生辨驗？」師云：「拖泥並帶水，盡教點額回。」乃云：「大海波濤闊，千峰勢氣雄，當頭一坐斷，直下展家風。故所無地卓錐處，

船子橈截；眾流相見不識時，普化鈴鳴。萬戶鋒鋩不犯，有處轉身倒卓，雲頭別看方便。且道方便又在甚麼處看？白蘋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煙。」卓杖，下座。

湛輝大德請上堂。「見清似海，蹋翻千聖頂[寧*頁]；機迅若雷，震斷十方岐路。明暗色空，不勞兩手撥開；頓漸權實，須直一椎粉碎。到這裏，四面風清，各安其分；一色世泰，共享堯天。既尒如此，未審其間還有同生共死者麼？」眾無語。師拈拄杖喝一喝，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又喝一喝，下座。

德然周居士請上堂。僧問：「水面葫盧，風來就轉；掌上摩尼，日出便見。今日四眾同瞻，不知是何光彩？」師驀頭一棒，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僧便喝，師復打，乃云：「僧來僧共見，俗來俗共聞，眉毛橫眼上，因甚不同群？」卓杖一下，云：「大方獨步無拘處，異路行時又有分。」復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子下禪床立。又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子亦下禪床立。高峰道：『一轉語，言端語的；一轉語，天地縣殊。具眼人試辨看。』」師云：「這老漢大似擇艸料按牛頭，直至而今無人抬起。時或有人云：『具眼人試辨看。』只向佗道：『石火已揮天外去，不勞更看月邊星。』」下座。

淨凡張居士請上堂。士問：「變地為金即不問，脫迷獲悟事若何？」師云：「不握有漏影，擦手便無生。」士云：「清濁不分高與下，一腔風月映山河。」師云：「不勞過譽。」乃云：「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示現本身，運大神力而為父母說法。既爾如此，且道身從何處現？法向何處說？於此緇素得出，不假父母所生口，法法無間斷；不假父母所生體，身身遍十方。脫或未然，山僧只得註破去也。」擊拂一下，云：「法身非在口相傳，明鏡無私大用全，萬象從來逃不得。且道為甚麼逃不得？時時應現碧臺前。」

元旦，明鑑周居士、明輝羅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新年境？」師云：「綠柳拖開兩岸眼，白梅笑出萬園春。」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碧巖山下千秋樹，明月堂前一眾僧。」進云：「天竅撥開無二路，長安穩坐一般平。」師云：「到此無功，不許受祿。」乃云：「撥開天竅迥非常，晝夜煒煌溢滿堂，運轉家家騰瑞氣，陽回處處發祥光。長江風順舟歸岸，短笛音和客到鄉，九埜豐登懷雨露，八荒寧靜仰忠良。且林下知恩又作麼生相報？一統山河屬有道，三焚柏子祝君王。」下座。

秉然賀居士請上堂。「生死如瀑流，不停晝夜漫，轉身跳出來，大地無邊岸。」遂舉：「和安禪師因仰山作沙彌時，常喚寂子：『與我將床子來。』仰持至，安云：『送舊處著。』復問寂子：『床那

邊是甚麼？』仰云：『枕子。』安云：『這邊聱？』仰云：『無物。』安又召云：『寂子。』仰應諾，安云：『去。』」師云：「靈山應病不到如此，縱有千方，怎如去之一字？若要了當，正好就窠打劫，一喚出頭，揚刀直進。且道：節角在甚麼處？若辨得出，大小仰山命在諸人手裏。不然，更聽一頌：時人若會此因緣，歷劫沉埋在這邊，近看癡狂何處走？出門失馬另行船。」下座。

盛我楊檀越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煙從爐內起，水向石邊流。」進云：「無物不明心地印，拈花微笑有何殊？」師云：「開顏雖在枝頭上，別有風光一段奇。」進云：「未審學人還有分也無」？師云：「不假栽培本現成。」進云：「因甚到此覿面蹉過？」師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僧便拜，師云：「又在這裏失卻。」乃云：「獨掌從來不響，賴遇知音可嘉。檀信挑燈撥火，山僧辨龍驗蛇，南泉能作活計，趙州便解破家，把手同上高山，就中一點無差。奈何徐六擔板，只見一邊生涯，不向靜中潛躲，純在鬧裏諠譁。所以愛視雲霄，只曉鐵脊撐天；貪觀泥水，不覺腦門著地。腦門著地，風動塵飄，收拾不得；鐵脊撐天，海竭山崩，轉身無路。若據迴龍門下，如何併作一家？」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斷霄分雲無異境，磨光刮垢有同珍。」下座。

超凡陳居士誕日，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底消息？」師和聲便打，乃云：「徹底窮其不可得，分明遍界莫能藏，沾春無限山花放，一度風來一度香。所以道：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玅德總在心源，人天宮殿從此建去，谿澗流泉向此出來，只因蘊情蓋覆，不見本有天真，熟境遮瞞，順著生死流轉。」豎起拂子，云：「這是熟境，如何不被蘊情蓋覆？南閻無限落誰手？往往英雄不會逃。若是猛力丈夫，便向未舉已前一覷覷破，擦手歸來，霜葉落而體露金風，忙雲散而天開曉面，方知未生之前不曾減一毫，已生之後不曾增一絲，堪與三世諸佛把手同行，歷代祖師相攙有分。既然如此，且縣弧瑞兆之辰如何與佗慶祝？悟取無生出有漏，量同空界越南山。」

上堂。舉：「魯祖凡見僧來參，即面壁而坐。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佗習麼驢年去？』」師云：「也是諒蚊子上鐵牛，殊不知佗老漢慣在半路抽身、乾地落臼。我若當時相見，讓過一著，後向面前置一盆水，遂與一指。到此回避不及，掀倒蒲團就出。何故？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下座。

解制，了凡大德請上堂。僧問：「結起制，瓦礫生光；摘下板，真常獨露。二俱置此，那則便是？」師云：「建昌紙貴，一狀領

出。」進云：「只如古人道：『 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未審今人行得也無？」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進云：「一旦水窮山也盡，有何長處在其中？」師云：「還我一冬飯錢即向汝道。」僧云：「拶。」師云：「未在。」乃云：「有結有解，世諦流布；無結無解，生客迷路。打破牢關，莫待日暮。若有去者，與我留住；若有住者，與我遣去。不去不住，兩不相誤。但得同碗，不須弄箸。」復顧眾云：「箸不須弄，別有何故？儼儼然然，在在處處。」

師受閣然大德請，住湖廣靖州綏寧縣波羅山雲棲寺。上堂。指法座云：「當堂獨露顯真宗，正覺門開盡不封。薦得華王獅子座，鑊湯立地長芙蓉。到此頭頭合機，拍拍共令。不然，直須法盡，不立人情去也。」乃喝一喝，遂陞座。拈香。「此一瓣香，瑞氣彌金闕，祥光布紫宸，天然玉貴襲，品類不同倫。爇向爐中，專為祝延今上皇帝陛下、太子儲君。伏願金枝玉葉，綿蔭遠覆；龍樓鳳閣，地久天長。次一瓣香，處世如空界，居塵似水蓮，忘言同至道，達本共單傳。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各任尊官。伏願衍秀仁弘，為國玉柱；福彌慧廣，助佛金湯。這一瓣香，著眼難見，遇處成祥。拈來逼塞虛空，放下無人趣向。且道不拈不放如何分析得出？」喝一喝，拈起云：「此是第二回爇向爐中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靈下隱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惟那畔結實，根深蒂固，今日拈出，枝茂果成。」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云：「天北斗中住，海南水上遊，逢鯨出洞口，必定會吞舟。就中莫有鼓浪為雷者麼？出來與雲棲相見。」僧問：「古人道：『 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且道海又向甚麼處消？」師和聲便打，僧擬議，師又打，乃云：「雷轟宇宙，北濟家風；火迸青天，德山境界。真獅子兒便能當下嗥吼，奮迅一聲，猛然突出見礙，表裏一如，玄解雙泯，不昧本有，共報深恩，致使漂舟到岸，遠客還鄉，覓佗種艸，綿綿不絕。果如此志，不枉林下走一回也。」喝一喝，扶杖起身云：「還共委悉麼？翻身跳出狐蹤路，便向毗盧頂上行。」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僧問：「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且道意旨如何？」師云：「具分石火眼。」進云：「三聖道：『 恁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便是不肯佗麼？」師云：「不得錯會。」進云：「未審此意若何？」師云：「不待黠兒落節。」進云：「寶壽擲拄杖歸方丈，是甚麼消息？」師云：「明眼衲僧不知落處。」進云：「就向棒頭邊會去時如何？」師云：「不出三聖道底。」乃云：「水潦一蹋便了，高安灘上知歸，酒樓聞曲便悟，裴公一呼就回。若作契證理會，趯倒繫驢橛，喪盡目前機；儻或躊躇，未免自

傷己命；若善操持，方然倒斷佗非。既爾如此，他非又向甚麼處斷？撥火求溫都是錯，執鉾覓縫盡相違。」下座。
上堂。「撥開玅高峰頂，徹見祖佛家風，飲盡大海波濤，流通人天正眼。洪鐘在虡，有扣皆鳴；寶石當陽，無粒不現。同包萬有，歷歷真機不斷；共印古今，朗朗道範增輝。既然功不浪施，出在誰人分上？」卓杖一下，云：「秋來從地方成實，春到逢新樂化年。」
值晴，上堂。僧問：「陰雨連日不止，霧卷須在一時如何？」師云：「紅日一東照，灼開萬戶門。」進云：「只如照不到處，過在阿誰？」師云：「冥泉投古澗，頑石隱深林。」乃云：「昨日今朝事不同，曉來慧日已升東，五湖四海冰潭化，千嶺萬山雪窟融。不萌枝上寒風斂，無影林間睿色充，朗坐晴明絕頂上，任佗翻浪攪魚龍。雖然妥當如山穩，休厭雲來返故峰，放去收來隨自便，情窮理極莫停蹤。善能檢點其中旨，本不出門路自通，下海尋天撈不見，千生陷在水泥中。遇這般人如何相救？不問山雲共水月，一椎點破太虛空。」下座。
上堂。「山自青，水自綠；松自直，棘自曲。於此明得，控佛祖大機，揭人天正眼。如來教、祖師禪，不參得過；菩薩面、夜叉頭，不較何妨？負米擔柴，不隱通身玅用；出杖洗缽，明彰縱奪家風。既尒如此，且道：德山棒、臨濟喝、曹山酒、趙州茶，當作那一件事？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鋌。」下座。
上堂。僧問：「綠水岸邊開田種地，雄峰嶺上動手傷鋒，去此二途，請師直道。」師云：「既要覓活，不勞斬首。」進云：「直在這裏，因甚麼道不會？」師云：「你在其間攪亂。」僧無語，師乃云：「今來楚地有餘年，鞭犢常開數畝田，不憶今朝無寸土，杖頭觸著盡皆圜。亦非道，亦非禪，何勞多事苦交煎？有人試問吾宗旨，饑則餐兮困則眠。雖如是，不堪傳，末上有人算飯錢，處處不隨風雨轉，錐錐按定髑髏穿。」復顧眾曰：「錐已按，何不穿？可憐無限頑皮靼，直到驢年尚未然。」下座。
上堂。舉：「法眼問覺鐵觜：『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師云：「有柏子，謗趙州；無柏子，滅法眼。若到雲棲門下，總用不著。既用不著，所將甚麼與佗諸方相會？清早起來，不許妄通消息。」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今朝無限新年客，如何不見舊時人？」師豎拂子，云：「是新？是舊？」進云：「頭頭常不昧，處處達本來。」師云：「目前放過也不知。」僧便喝，師云：「過後張弓落

賊笑。」問：「爆竹說法，有耳皆聞；明燭放光，有眼皆見。」師云：「你又見箇甚麼？」進云：「某甲不識。」師云：「負了當頭。」乃云：「一聲爆竹響高臺，東際城門兩扇開，有耳不通圜頓教，無中放出善財來。且道：善財來此作甚麼？蹋翻煙水回頭看，五十三人一處埋。」下座。

薙髮，上堂。「長短直憑三寸鐵，高低盡露一輪圜，其中更有描真手，著著呈來越樣鮮。」復舉：「幽州寶積和尚告眾云：『有人描得吾真否？』眾皆寫真而呈，不契其旨。普化出云：『某甲描得。』寶云：『何不呈似老僧？』化便打筋斗而出。寶云：『這漢向後來掣風狂去在。』」師云：「出格道眼，脫體風流，萬世如今，天然有幾？若是雲棲，第一不得放過，更添腦後一椎。試問諸人：還知落處麼？若也知得，春蘭秋菊各自馨香；其或未然，更聽一偈：出門三步在人開，各展威光莫自灰，達本求其皆有分，一層金貼一如來。」下座。

上堂。僧問：「古來三祖向二祖懺罪，今日大德對闍黎悔愆，未否是同？是別？」師云：「渠無今古。」進云：「二祖道：『將罪來與汝懺。』為甚麼三祖將不出來？」師云：「你又將來看。」進云：「莫道學人，三世諸佛覓起處不得。」師云：「方知病眼見空花。」進云：「三祖於此大悟，不知悟箇甚麼？」師云：「海乾方見底。」僧禮拜，師乃云：「覓罪中間不可得，了然豁悟上傳燈，無非一點情雲蔽，甚隔谿山幾萬層？勘來尚與古人不隔，怎奈事無一向？」驀拈拄杖，喝一喝，云：「大眾見麼？三祖大師倒向拄杖頭上發露懺悔因緣，復被山僧一喝，當下冰消而去。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如湯潑雪、似火燎毛，百世冤業一時蕩盡；若也未能，事阻難歸故，山崩始太平。」

上堂。「迷失正眼，將親作讎看；掉轉匙頭，知飯是米成。所以道：一切戲論惡悉從是處滅，諸佛薩婆若悉從是處出。」舉起拂子，云：「這個非從不是處來，於此薦得，世界依此建立、造化依此運行、諸佛依此成道、萬聖依此利生，何勞貪德癡盡，定慧方明？晝地為牢，長年自禁，不唯失利，虛度一生。仔細觀來，錯在何處？沉水鐵牛眠死地，脫綢金鳳有生涯。」下座。

佛誕日，上堂。僧問：「一佛出興，撈摝眾生未盡；五葉周遍，這場禍事不休。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云：「失候違時。」進云：「還追得上也無？」師云：「截斷腳跟。」進云：「既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何必先向皇宮降誕、鹿苑度人？」師云：「闍黎莫謗瞿曇。」進云：「雲門聞得，因甚麼便要一棒打殺？」師云：「一人清舜世，四海樂堯天。」進云：「有人打殺和尚，又作麼生開交？」師云：「三十年前不曾多事。」進云：「惱

亂大眾又是阿誰？」師云：「風來江浪起，水漲渡船高。」進云：「雲門把斷要津，依然跳不出去。」師云：「風高豈奈天何？」進云：「瑯琊道：『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為復是讚耶？是誹耶？」師云：「也不是讚，也不是誹。」進云：「畢竟如何酬？」師云：「佗知跛賊切處。」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恰有半邊。」僧禮拜，師噓一聲，云：「一讚一揚，平地掘窀；一問一答，抱璞投沙。當為本分艸料，瞿曇陷在毒海；喚作直指家風，諸人滯在途程。且不涉萬有一句作麼生道？萬仞崖前休著眼，黃金國內絕思量。」喝一喝，下座。

師住新州白雲山，眾士追思，請上堂。僧問：「目前未了，風隔雨阻；當陽坐斷，雲近天低。且道恩容在甚麼處？」師云：「問得甚分明。」進云：「到此未免相委指示。」師云：「莫掩蓋別人。」乃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驀拈拄杖，云：「會麼？若向這裏進得一步，親疏相共，迷悟皆同；家家垢盡，處處塵消；是聖、是凡，頂天立地；或僧、或俗，眼橫鼻直；手提燈籠，休尋火炬；身居正位，莫問長安。故不昧於己靈，豈得孤於先聖？君恩、親恩，一時酬盡；我相、人相，當下消除。既到這裏，更有轉身那一步在。」遂卓拄杖，云：「還委悉麼？添柴湊水知來處，耕田鑿井看深平。」下座。

眾戒子請上堂。「白雲峰頂，莫問清淨法身；響水谿邊，突出舍那心地。所以道：欲長菩提苗，光明照世間，應當靜觀察，諸法實相義。」豎起拂子，云：「這箇不從虛處而來，含十方為真境，金聲玉韻；包三世於目前，月耀星輝。渾無差別，與千聖同遊；絲無蓋覆，則全身獨露。且道：蓋覆不得是甚麼人？劫火燒時原不動，青山依舊白雲中。」下座。

辭院，上堂。「涉盡佗方，窮子珍指衣裏；戰敗魔軍，輪王珠示髻中。且道不涉不戰還有指示處也無？」遂擊拂子，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下座便行。

師住東城觀音菴，請上堂。僧問：「歷遍關山即不問，頓斷命根事如何？」師云：「啄木觜墮地，靈犀眼通天。」進云：「今日小出大遇去也。」師云：「死中得活。」乃云：「活人須要死，死了活無妨。如析栴檀樹，枝枝盡是香。出此沒彼，致使沉淪上岸；捨身受身，能令瓦礫叨光。豈不聞：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你且知佗是凡是聖？」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百丈被喝，聾卻兩耳；臨濟喫棒，意旨如何？」師云：「徹骨透髓。」進云：「後至大愚肋下還拳，未審得何消息？」師云：「沾風惡發。」進云：「為甚麼道：『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云：「自古冤家有對頭。」進云：「原來一條杖，

兩處共相扶。」師云：「家醜不可外揚。」乃云：「結舌緘口，搕[打-丁+(天/韭)]堆頭多死漢；朝歌暮飲，酒臺盤上足蒼蠅。移星換斗，何日是了？一椎粉碎，山裂石崩。到此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於棒下領會，依然天地懸隔。隔不隔？從來亭徑無羈客。」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傳衣傳缽即不問，解黏去縛事若何？」師云：「決不向你道。」進云：「為甚麼不道？」師云：「久雨不晴。」僧便喝，師便打；僧連喝，師連打。乃云：「痛惜無生一段光，迷淪滾滾當尋常，三衣雖挂同僧像，仍向浮生逐事忙。若是猛利高人，當下毀破生死窟宅，截斷佛祖通津，百劫塵勞於此蕩盡，一輪玉兔耀出海門，向忙閒中無忙閒束管，於憎愛處無憎愛欺謾，內絕纖塵，外無依倚，百千三昧現前，常光一道無別，復入爐中煆過幾回，梯航三有，津濟四生，不枉離塵脫俗，辭親割愛。既尒如此，且安家落業一句作麼生道？雕弓已挂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下座。

上堂。舉：「昔日裴相國入寺，見壁間畫像，問院主云：『是甚麼？』主云：『高僧。』裴云：『真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主無語。裴云：『這裏莫有禪師麼？』是時，黃檗在眾，院主云：『有一希運上座，頗似禪師。』裴遂召黃檗，檗云：『但請問來。』裴云：『真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檗便呼云：『相公，相公。』裴應諾。檗云：『高僧在甚麼處？』裴於言下領旨。」師云：「裴公就事藏鋒，俄爾鬥鋮合斧；黃檗隨瀾下釣，千載易俗移風。美則甚美，落向威音已前，未透空劫那畔。今或有人如是問答，若然應諾，但向佗道：『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下座。

上堂。「迦葉傳燈，挑出不息之燄；達磨接嗣，拈了未寧之心。傳雖有據，頓超象外；荷則無疑，穩坐寰中。只如十方世界，俱是諸佛慧命；遍周剎海，悉皆列聖心源。既到這裏，又作麼生接？采石渡頭風浪靜，三三兩兩釣魚船。」喝一喝，卓杖下座。

上堂。「指出庭前柏子，非是西來大意；拈起一莖艸來，非是丈六金身。佐國分茅，如何辨主？霹靂飛來平海嶽，鋒鋩拔出定乾坤。」下座。

元旦，上堂。「淨意一爐三瓣香，現成公案莫思量，別無餘計酬恩澤，對眾拈來報我皇。負義杳冥，放過知恩，仰荷威光，艸木昆蟲俱蒙震動，寒巖古澗悉仗和陽，坰外相逢暖風浩蕩，寰中得遇喜氣昭彰，巖上花色從新似錦，林間鳥語依舊如簧，十方梵剎千春有賴，當今聖主萬壽無疆。逮有樂國福民一句作麼生道？太平高挂將軍箭，年豐不犯嶺頭芒。」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問靈照女：『 古人道：「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云：『 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云：『 你作麼生？』照云：『 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 」師云：「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移轉機樞，經天緯地。識得活計麼？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下座。
元宵，上堂。僧問：「六街燈火即不問，映水月機事如何？」師云：「清光無向背。」進云：「令人轉憶南泉老，獨超物外甚驚群。」師云：「低聲，低聲。」乃云：「一月孤圜，光吞萬派；千燈相照，火燦六街。玄徑坦然，風規不墜；左右一貫，上下皆通。頭頂青天，何猶虧欠？足不點地，盡在朦朧。所以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則應。平開正眼，功涉萬行；親嘗世味，雨澍三春。若遇箇裏知音，始獲一場好笑。既有知音，且道笑個甚麼？本來無一絲頭事，都是勞生眼裏花。」下座。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如暐等編

上堂

康熙二年癸卯秋，師受從前眾檀越請，復住迴龍禪院，臨冬結制上堂。至法座云：「寶王現座越規模，萬道神光迥不殊，非但迴龍今有分，千華到處擁毘盧，豈待冰河發燄、空谷傳聲？不然，只得倒行此令去也。」喝一喝，遂陞座拈香：「此一瓣香，五雲捧日，最尊最貴，群星拱月，至德至仁，爇向爐中，祝延皇帝萬歲、聖后齊年，伏願壽域同霄漢，福鼎並乾坤。次一瓣香，雨露通津，仁安海宇，風霜蓋地，勇鎮邊疆，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在任尊官，伏願安邦施惠澤，助國秉忠良。這一瓣香，谷口抽條，能蔭三際，金爐發燄，周貫十方，此是第三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靈下隱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源流千里派，光顯萬重山。」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鐵額獰龍抬首不起，黃面老子結舌有分，內有不顧危亡者出來觀看。」時有僧出，師便喝退。次問：「法幢高豎，龍象雲集，祝國一句如何措舉？」師云：「無計堪酬德，唯憑一瓣香。」進云：「皇風一卷無香臭，赫日威光照大千。」師云：「星宿總失色。」進云：「乾坤興盛世，埜老唱豐年，林下人作麼生會？」師云：「龍聞不在耳，角聽始相應。」問：「如何是迴龍境？」師云：「兩道清江交渡口。」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滿船風月正波心。」進云：「人境已蒙今指示，全身擔荷謝師恩。」師云：「原無希望。」士問：「一塵不立萬法露，今朝陞座為誰人？」師云：「千里呈方寸，對點樂昇平。」進云：「從來遠近無分別，一合花開萬里香。」師云：「莫教飄入眼，特地出還難。」問：「一靈空蕩蕩，萬境自如如，有理難申辯，請師為分疏。」師云：「別日又商量。」進云：「今日不得讓過。」師云：「劍放甚麼處？」僧擬議，師云：「笑殺旁觀。」乃云：「一靈蕩蕩，離相絕名；萬境如如，削知斷解。金綱未展，鶴翀霄漢；雕弓已架，鷁過新羅。假使機如疾燄，分疏不下；辯若奔流，吐露不出。正恁麼時，還有眼中不讓著屑者麼？若有，便向這裏啐地一折，當下壁立萬仞，管取四生九有同躡上岸，三賢十地齊立下風，何勞七日觀察堪見德雲，一珠獻上方證無垢？雖然，先佛出世俱是事不獲已，吾祖西來獨了甚麼邊事？定亂歸功清世界，隨緣赴感絕羅籠。」復舉：「三聖道：『 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 」師以

拂子拂一拂，云：「錯拏莫錯放。」次舉：「興化道：『 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以拂子拂一拂，云：「錯放不錯拏。且道：出底是？不出底是？」遂擲下，云：「分明一對郎當漢，換盡時人眼裏睛。」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赤旗耀日休擬議，輥芥投鍼最眼親，倒影林中急走過，吹毛劍下莫橫身。於此有進有退、有展有縮，檢點得出，眾釧入金金一體，群波歸水水同交；如或未能，浪翻平地魚迷眼，雲亂長空鳥失巢。」

開凡饒居士請上堂。僧問：「石鞏逢人云看箭，僧到趙州喚喫茶。迴龍受請又作麼生？」師驀頭一棒，云：「直下出生死，別路繞多岐。」進云：「今古趙州漏逗不少。」師云：「裂破始得。」乃云：「一輪出海，棒破發明；帝網交輝，喝分顯露。聖解凡情，俱皆寶藏；砒霜甘露，盡是醍醐。虛空無向背，一任法性周流；大地沒遮闌，堪可隨機應用。不黏脣吻，吐鳳英華，越出參差射雕手段。只如放下歸來安貼家邦一句作麼生道？皇風浩蕩乾坤廓，埜老謳歌春晝長。」下座。

上堂。舉：「子湖和尚門立一牌，上書云：『 子湖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有僧問子湖狗，湖云：『 嗥！嗥！』僧無語，湖歸方丈。臨濟下有二僧來參，方揭簾，湖喝云：『 看！狗！』僧回顧，湖便歸方丈。」師云：「據實勘來，這僧雖與臨濟同盤，不與臨濟共盞。若是同共底來，莫道一枚臭狗子，任是獅子出窟，也要斬為兩段。且道在甚麼處下手？」驀拈拄杖云：「等閒一放過，突出便傷人。」下座。

越凡賀居士請上堂。僧問：「四楞著地，人相委悉。且道眹兆未分時如何？」師云：「釋迦老子無面目。」進云：「人天交接來往，又在何處相見？」師云：「昨日北宸，今朝南嶽。」進云：「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云：「一家有好事，引得百家忙。」問：「著衣喫飯林間事，一飽休歇意如何？」師云：「洗淨缽來與你道。」僧無語，師云：「滴水難消。」乃云：「隔山問人，不如親到。缽頭底穿，別通一竅。且道是那一竅？試檢點看。檢點得出，三頭六臂開塞外，四方八面入長安；其或未能，荊棘林中下足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下座。

上堂。僧問：「萬法歸一即不問，一塵不立事如何？」師云：「你要啞卻山僧口。」進云：「還許學人上前三步也無？」師云：「退後始得。」進云：「只如古人道末後句，又作麼生？」師云：「截斷當頭。」僧禮拜，師云：「今日失利。」乃云：「末後一句子，三界難收拾，千牛曳不動，萬馬追不及。未審諸人還有分也無？既

尒有分，提不起處許你擔荷，見不及處許你參學。不然，曹谿路頭，天高萬丈；少室堂前，地厚千尺。若是眼底清白，迅如金翅擘海；耳中潔淨，猛如巨象出群。萬法綿綿，從來籠佗不住；惟心滾滾，從來浪佗不著。肯向這裏承當，須是現成公案；抑爾未能，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下座。

達心大德請上堂。僧問：「戶外江山是諸佛眼，如何不會？」師云：「更親切。」進云：「滿堂鐘鼓是萬聖耳，如何不明？」師云：「更親切。」進云：「只如見聞分明，是何意旨？」師云：「墮地獄如箭射。」乃云：「秋江岸畔境如然，風卷濤聲落殿前，兩耳圜通驀悟得，分身百憶化無邊。清光溢目，洞明本有天真；白浪揚聲，顯發無遮玅用。法隨法行，片雲隻鶴；心絕心由，列嶽安山。若是越格超宗，不向靈山問佛、少林覓祖，口邊討道、句裏尋真。且了達不昧一句作麼生道？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上堂。舉：「大愚辭歸宗，宗云：『向甚麼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這裏只有一味禪。』愚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宗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下雖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著個個屙漉漉地，只有歸宗較些子。』圜悟云：『若非黃檗深辨端倪，洎乎勞而無功。』」師云：「曾聞近日道：『非二尊宿，怎顯歸宗的旨？勘來正是土上加泥。』若是恁麼見解，做佗兒孫太遠著在。殊不知這老漢被佗二尊宿連牽縛作一束，浪在前江水裏，至今還在受屈。莫有為佗雪屈者麼？」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懸巖攀手，三緣未就；艸地側足，玉石難分。」豎起拂子，云：「喚作拂子，玉石難分；若不喚作拂子，三緣未就。善透得出，止如谷神出三際，動若行雲覆九州；若也未能，鳥常驚恐山常靜，花愛飄飛水愛流。」

上堂。僧問：「佛未出世，拄杖子在甚麼處？」師云：「橫遍乾坤外，森羅密不收。」進云：「祖已西來又作麼生？」師云：「隨方不失體，應物直歸根。」進云：「可見撐天無向背，拄地絕高低。」師云：「不計工程得便休。」僧禮拜，師乃云：「眨上眉毛一蹉過，隨知就解落深村，先須擊碎門邊岸，雲月谿山一並吞。時節到來，不顧埋沒自己，只圖劍去刻舟，豈足施恩？且道有恩施向何處？鈍鐵常堆爐韝所，病人專在醫房門。」下座。

超凡陳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臨濟喝？」師云：「截斷呈解舌頭。」進云：「如何是德山棒？」師云：「敲破當機腦蓋。」進云：「諸人到此，退身有分。」師云：「皇恩開詔後，有劍不斬渠。」問：「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時如何？」師云：「汝

為甚麼納敗闕？」僧擬議，師便喝，乃云：「隔河旅館對高樓，兩岸煙霞喝下收，放出紅輪開牖看，往來俱是度人舟。煙筏浪艇，全皆古佛家風；柳陌花街，盡是維摩境界。法法顯露，直在一微塵中；祖祖出興，不離五濁世內。千般指示，獨貴知歸；一念推窮，白雲萬里。若遇知歸到此，又作麼生指示？」卓杖一下，云：「隨類三尺一丈六，分明觸處露堂堂。」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見得分明還是瞽。」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峰頭拔劍斬浮雲。」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情盡不留佛與祖。」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這箇問頭何處得來？」僧無語，師云：「徒勞摘在手，不辨枝頭春。」乃云：「目前薦取，鏡中認影；句邊作解，海底撈月。說理說事，拖泥帶水；立主立賓，幹上生枝。不見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嚬呻，曲為中下。到這裏，利如吹毛，魍魎近前不得；壯似鐵牛，栗棘羅籠不住。非特纖毫不讓，能令影響知非。正恁麼時，據令全提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風卷長空千里淨，日輪當午萬家明。」下座。

除夕，上堂。僧問：「如何是有為法？」師云：「揚聲止響。」進云：「如何是無為法？」師云：「赤手空拳。」進云：「正與麼時，如何定度？」師云：「當頭一截斷，八面起清風。」乃云：「學底非是道，參底非是禪，人人頭拄地，個個腳朝天。曹洞分五位，臨濟列三玄，拈來一劈破，不直半文錢。既則如此，將甚麼度歲？過了三十夜，家家是新年。」

元旦，無玷楊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新年境？」師云：「燭火光中開半眼。」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香煙堆裏現全身。」乃云：「一陽復始，萬物重新，光歸苑圃，氣入池塘。碧水谿前，柳眼眸開於兩岸；玉版隴畔，梅梢香放於千頭。和風動處，翠竹時時撼影；暖日輝時，埜花處處抽枝。唯有一物，春潮翻不動，劫火不能燒，聊然別世外，求之轉見誵。且道是個甚麼？搽破若層紙，商量隔九霄。」下座。

明然大德、淨然徐居士，值雪請上堂。僧問：「天花亂墜即不問，直截為人事若何？」師云：「白棒敲開潭底月，利鉾插透霧中天。」進云：「早知和尚慣如此。」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太平境界無征戰，一色堯天四海清。」師云：「風行艸未偃，休負出頭人。」問：「靈山頂上光輝三界，少室門前雪覆一人，未審是同？是別？」師云：「千年田地八百主。」進云：「只如二祖覓心了不可得，又是那一年底事？」師云：「莫謗古人。」乃云：「為徹寒梅幾樹新，天花片片苦勞神，江山大地平鋪盡，不見當初立雪人。」復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僧問利山：『 眾色歸空，空歸何所？』山云：『 舌頭不出口。』僧云：『 為甚麼不出口？』山云：『 內外一如故。』 」師云：「也甚奇。這僧點地不現其足，利山敲空不露其手，檢點將來，只在光明裏轉那邊消息，未足盡善。今日或有人問：『 眾色歸空，空歸何所？』便向佗道：『 日照寒江魚戲水，春來幽谷鳥啼林。』只如盡善又作麼生？白雲有意常周遍，法界重重始信深。」下座。

元宵，雲嶽禪人至，請上堂。僧問：「同聲相應，同愛相求時如何？」師云：「本以現成，更欠何事？」進云：「且道百尺竿頭入虎穴又作麼生？」師云：「切忌橫身。」問：「海眾雲臻即不問，元宵境界事若何？」師云：「一輪出嶺上，千盞照人間。」進云：「上下交輝，如何慶賞？」師云：「禾山未打鼓，盡在此光中。」僧禮拜，師乃云：「十五日已前，龍吟霧起，海眾雲臻；十五日已後，絕點純清，諸佛退位；正當十五日，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如日正照，攝萬象於光中，似鏡當臺，容十虛於鑑內，徹明本地風光，頻拈殺活機柄，是甚麼人獲此境界？坐斷千差點不留，從空放下孰能休？阿鋒善使無傷犯，方與迴龍作對頭。」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後參馬祖，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師云：「馬駒蹋殺天下人，暫且留瓜藤接瓜氣。只如一口吸盡時，又向佗道甚麼？」便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常行而不住？」師云：「足下泥深全不顧。」進云：「如何是常住而不行？」師云：「門前賺殺一船人。」進云：「無陰陽地非交涉，枉向桃源深處行。」師云：「向無陰陽地道來看。」僧云：「磕破面門了也。」師云：「不是這箇消息。」乃云：「古人道：『 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殊不知淨地迷人。迴龍這裏又且不然。何故？本無去，有何來？江風拂動水簾開，遠觀深處無人卷，近看灘頭古釣臺。不移寸步，涉遍河沙，便向一毫，含十方界。指石為玉，不成分外；點鐵成金，亦非浪為。只如適來道底，無陰陽地上還著得也無？情見到頭窺不得，離心意識始方知。」下座。

康熙五年丙午春，師受黔陽縣安江廣福山勝覺寺請，正月二十二日進院。

山門。「八萬四千門，此門為最；三賢十地，此地為尊。有如是地，建如是門；有如是門，立如是地。」顧眾云：「還見麼？能載三千界，堪容四部洲。」

佛殿。「纔出母胎，便立綱紀。雲門賊一棒打殺，傳上座兩手扶起。既爾河清海宴，又要扶起作麼？聳出雲頭天外看，千峰未到嶽邊止。」
祖堂。「家風磊落，眼界空蕩。人天眼目，法門牓樣。從無住生，現希有相。且道生來有甚用處？衝開佛祖上牢關，劈破衲僧情見障。」
方丈。據座，云：「清和天際舒光華，嘯傲乾坤物外家，獨步大方明了了，何勞至海泛仙槎？正令當行，如何施設？三尺吹毛橫在手，端居正位驗龍蛇。」遂起。
次日，本山耆舊並洪江檀越普請上堂。師至座，云：「曙色分毫相，鐘聲露廣長，顯然獅子座，禮甚須彌王？」便陞座。拈香。「此一瓣香，萬國遵至化，千邦仰泰平，烈風淫霽斂，甘露慶雲生。爇向爐中，祝延皇帝萬歲、太子千秋，伏願擊壤而歌逢盛世，垂衣以化利生民。次一瓣香，根深沾惠澤，枝茂操冰霜，戰出棘圍外，名吹四海香。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合國官僚，伏願齊家治國關山靜，節雨時風社稷長。這一瓣香，栴檀林中收不住，獅王窟裏去翻身，爪牙一露無能敵，奮迅全威辨假真。此是第四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靈下隱和尚座前，用酬法乳之恩，伏願雨華垂處煙塵息，棒喝交時佛日新。」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云：「雲餌月鉤格外持，相逢稱意不須疑，一彎映入寒潭裏，正是金鱗上釣時。間有現躍飛騰者麼？出來相見。」僧問：「人境分明即不問，福山峰頂事如何？」師云：「立地不相遠，登高意自殊。」進云：「獅子窟中因甚栴檀圍繞？」師云：「藝壓當行。」進云：「杖挑日月輝今古，撥轉如來正法輪。」師云：「舊有知音。」僧禮拜，師乃云：「清風拂退九重煙，彼我如如共一天，積劫迷時隨相轉，今朝悟後總生緣。出穴丹鳳，雲中擺尾；透海金鼇，浪裏翻身。埜外青山，重重潑黛；江中綠水，滾滾拖藍。高峰打失眼目，塵塵現在；賓頭策起眉毛，處處展開。山僧如是洞達，未審諸人何見？」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通天作用，同歸方寸；跨海神機，不越掌中。提得起，風不墜地；放得下，鳥不栖巢。自然弦筈相扣，箭箭不虛；珠網相連，粒粒貫串。方與勝覺遊三昧海、建總持門，日初夜後兩輪共照，人間天上一脈流通，萬古叢林層層添秀，千載泉石屢屢增輝。同其德、合其明，豈向水中撈影？耕而食、鑿而飲，不從節外生枝。設向一毛端頭截斷，還有為人處也無？千家共月忘諍論，萬里同風絕是非。」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淇谿期主、明達大德，同本山執事人等懇請開爐上堂。僧問：「十方同聚，四眾咸集，揀聖場中，具何作略？」師云：「鞭調千里

駿，杖撥九淵龍。」進云：「即今學人在數還逃得也未？」師云：「無你回避處。」進云：「今日須承爰搦手，如何得力便騰雲？」師云：「接海谿無礙，通霄氣有風。」問：「如何是山中境？」師云：「傲雪松千樹。」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寢堂月一彎。」進云：「處處浪平龍睡穩，此間雲靜鶴飛高。」師云：「水闊魚有勢，林窄鳥不神。」問：「海底採來非具眼，爐中煉出是作家。如何是作家？」師云：「龍兒擒出唯金翅，華石劈開讓巨靈。」進云：「用不虛發，仗賴阿誰？」師云：「沒量大人。」乃云：「洪開大冶運神通，烈燄灼天耀地紅，釵釧鉼盤齊赴火，輕輕觸著盡銷鎔。」遂喝一喝，作打勢，云：「還識銷處麼？若委悉得，便見赤燄沖霄，千礦化盡，靈光射斗，百怪逃亡。說玄說玅，正是貼身汗衫；論道論禪，何異埜狐涕吐？若逢出格英俊，便乃全身直入，到此獨脫無依，方許旁敲正拶，始知猛火無情，頑銅出鏽，嚴鎚有力，鈍鐵成鋼。以一爐續一爐，風火不息；以一鎚應一鎚，金聲動地。驚起嘉州大象昂藏鼻孔，陜府鐵牛奮地翻身，不待百廿功成，管取克期成就。到此田地，能酬千家之信供，日消數兩之黃金。且紅爐煉出又作麼生應用？出匣獨能開混沌，當場不讓始豪雄。」下座。

淇谿惟闊、惟獻二大德，明輝、明燦二居士，請上堂。僧問：「聲前句後一邊見，頂目高觀事如何？」師云：「谷應鐘聲遠，雲收日色寬。」進云：「腳跟未穩隨風變，這箇障門那得知？」師云：「識得過後不為冤。」進云：「假使釋迦再來，也只如此。」師云：「唯空常不革，了達又何難？」進云：「誰是了底？誰是不了底？」師打，云：「是了不了。」僧一喝，師又打，乃云：「聲前薦得，落向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舉起拂子，云：「前也不得，後也不得，若前若後，總不可得。於此會去，六和堂中豈擇心苗性地？五德山前倒卻異見稠林。以致圓、未圓處不受關闌，世、出世間永無障礙，三界火宅當作旅亭，生死海中以為遊戲，攪溷渤水不帶塵泥，擊碎崑山不招過犯。如此三昧如何證得？直切分明說與君，鴻濛裂破盡超群，冰輪出沒清如鏡，來往何曾帶著雲？」喝一喝，下座。

灑谿重修楊居士、思修易居士請上堂。僧問：「海上客來頻頻待，懷中珠價作麼酬？」師云：「寶落天平知輕重，物來盤內見高低。」問：「未明前隨情逐見時如何？」師云：「只圖水上影，不看月當山。」進云：「已明後不被物謾時如何？」師云：「花木常凋艷，青山未改更。」進云：「處處投機，畢竟承誰恩力？」師云：「爐中有燄，是器皆成。」進云：「時清休設褒中禁，世泰何須閫外權？」師云：「萬邦歸有道，帥帳豈談兵？」問：「大地山

河然不昧，全彰獨露事如何？」師云：「你道露箇甚麼？」僧進語，師便打，乃云：「撲落非佗物，縱橫不是聲，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萬嶺青松，長圍古寺；一江綠水，舊繞平原。蘆花岸畔，漁唱沙汀；古木陰中，樵歌石徑。所以道：隨緣不變，觸鬧常寧；一道圜光，阿誰無分？正恁麼時，合是誰人地步？翀霄太鵬天地闊，跨方獅子路頭寬。」卓杖，下座。

慧達大德至，請上堂。僧問：「昔年相會如何意？今日重逢意若何？」師云：「花開原樹上，筍出舊林中。」進云：「且道林下操持又為何事？」師云：「奈乎長江水，不肯向西流。」問：「雲深路曠，水遠山長，儻有客來，將何待佗？」師云：「木柤羹，鐵釘飯。」進云：「學人見處又且不同。」師云：「如何是你不同處？」進云：「園內佳茗清水煮，山前埜饌白雲烝。」師云：「這箇鐫章漢。」進云：「假使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底來，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也須照顧面門。」僧禮拜，師乃云：「量含法界通霄志，氣吐虹霓蓋日文，一旦雷霆施號令，擺開雲陣顯奇勳。開疆立界，然必在此，展天縮地，更是誰人？辨龍蛇於百艸頭邊，擒虎兕則一毛端上，隨緣立理而敲唱雙行，應物持權而殺活自在，全體施為、全體放下，自己作用、自己挽回，門外風行艸偃，家裏何曾動著？且道不動消息如何指示？水乾真見底，人死不知心。」喝一喝，下座。

淇谿合族人等悼薦始祖宗泰楊公，請上堂。僧問：「方便多門，即今不問，返本還原，意旨如何？」師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進云：「恁麼則奪轉先天真玅用，點化凡情作聖心。」師云：「依然跳不出。」進云：「現存眾士今請陞堂，未審先祖還來諦聽也無？」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進云：「且道近在何處相見？」師云：「人從黔邑來，卻得沅江信。」乃云：「廓開天地一胸襟，瓦舍茅菴皓月侵，不用蘭膏光滿院，眼前便見古來心。既然見得，且道宗泰楊公在甚麼處？」遂以拄杖畫⊙，云：「會麼？就中一點了了，越出四生。」拊案一下，云：「聞麼？格外箴規密密，融通萬有。到這裏，方知不圓之處而處處皆圓，不會之時而時時相會。既會如是，古人如何光前照後？月耀巢中驚鶴夢，夜明簾外轉靈機。」

旗山監院圓容大德請上堂。僧問：「至道本無言，法從何處起？」師云：「春到花開岸。」進云：「玅用本無虧，句歸何處止？」師云：「秋來葉落堤。」進云：「剎境無邊俱是幻，尋真何向幻中求？」師云：「珠藏蚌腹裏，玉隱石頭中。」問：「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云：「目前無人抬手。」進云：「凡聖若浮雲，從今俱看破。」師云：「只知看破，不解捉賊。」僧便喝，師云：「過

後安鎗。」乃云：「凡情水上泡，聖解影中花，萬法一法了，同歸佛祖家。」以拄杖卓一卓，云：「這一法作麼生了？若也了得，華藏界中人人穩坐，圓明徑上箇箇優游，何須引鳳簫聲吹出漢外，止啼黃葉置向此間？正恁麼時，紛紛未了，看利根人如何定度？」喝一喝，云：「雲收星放彈，雨散月如弓。」又喝一喝，下座。

眾戒子請上堂。僧問：「未行道時，拄杖子在甚麼處？」師云：「橫遍十方無障礙。」進云：「已行道後？」師云：「豎窮三際落始終。」問：「禪戒不立，何法為人？」師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進云：「三賢總乞命，四果盡帶悲。」師云：「非闍黎承當不下。」進云：「恁麼則竟不與人添縛去也。」師云：「薦得丹霞旨，掩耳便出門。」僧禮拜，師乃云：「聞風捕影，特非過量；應病與藥，未是作家。到這裏，方知貪瞋癡本便是戒定慧因，不須兩鉗鉗來按定，一鎚便透，致使烽煙息盡，迷情頓開，山前山後一齊斂氣，天上天下各自稱尊，以心印心，功不浪施，以楔出楔，用不徒然，方知眾生盡處何有佛成？諸佛盡處何有生度？二道齊平，千差一致。雖然，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須藉春風力。」下座。

秀寰明開李居士、明湛覃居士、融照大德請上堂。僧問：「未悟時如何？」師云：「頂毛舊來頭低下。」進云：「已悟後？」師云：「鼻孔依然搭上脣。」進云：「且道若無眾生，佛度箇甚麼？」師云：「佗便無心我也休。」進云：「即今巒峰添，秀德仗誰人？」師云：「露垂千葉翠，雨灑萬峰青。」問：「山容海納時如何？」師云：「林深多俊鳥。」進云：「風馳電卷時？」師云：「水急少遊魚。」進云：「恁麼則無漸次中立漸次，得饒人處且饒人。」師云：「山有梯能上，航無水不行。」乃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雖尒不開，要且朝朝雲接嶺岫，暮暮月抵池塘。葉落鳥啼，聲聲梵語；水流風動，句句真詮。四方八面，迥絕遮闌；四智三明，一齊漏洩。何勞言中取則，窒自悟門；句下停思，孤佗先聖？」驀拈拄杖云：「還委悉麼？格外知歸休擬議，魔宮虎穴定權衡。」卓一卓，下座。

元旦，海宇唐居士請上堂。僧問：「息浪停風舟到岸，長途無隘客還鄉。且道五穀豐收時如何？」師云：「常逢甘澤。」進云：「邊界安靜時？」師云：「幸有忠良。」進云：「八荒寧靜承君德，四海安然仰聖恩。」師云：「千里聞風，阿誰歸附？」進云：「四夷俱皆拱，八表盡來降。」師云：「至化總難逃。」問：「舊去新來節易過，頭尾相稱事難逢。如何是新年佛法頭？」師云：「獨耀無私。」進云：「如何是舊年佛法尾？」師云：「對揚有準。」進云：「有頭無尾時？」師云：「明珠斂燄。」進云：「有尾無頭

時？」師云：「暗宅常昏。」進云：「頭尾相稱時？」師云：「聚向丹山能起鳳，會歸滄海必騰蛟。」進云：「今將頭尾承師教，格外家風那個知？」師云：「自有通方。」問：「元正啟祚，萬物維新時如何？」師云：「人人隨景轉。」進云：「戶戶村歌樂世泰，家家社飲慶華年。」師云：「個個被物謾。」進云：「且衲僧分上道人個中又作麼生？」師云：「歲歲今朝不改舊，年年此日豈迎新？」僧禮拜，師乃云：「慧鑑洞明，更無佗物，情生智隔，相變體殊，不能自悟自徹，未免談新論舊。若遇知歸上士，奚圖道尾說頭？喻如海底珊瑚，雲開月出便露；山頭白玉，鎚到一擊便開。何也？多言多慮，轉不相應；非心非佛，情關已透。方知三乘教外，佛祖別傳，萬象之中，迥然獨露。於此明得，今日不異靈山，上無攀仰；靈山不異今日，下絕己躬。幸尒皇風浩蕩，萬國欽崇；狼煙頓息，千邦鎮靜。如何慶祝？栴檀樹下千聲佛，獅子林中一瓣香。」

國楚陳居士、君選賀居士、啟明周居士請上堂。僧問：「古人道：『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未審此意若何？」師云：「覷破隨身影，前塘俱是天。」進云：「只如竿頭上坐底還肯佗也無？」師云：「木龍雖有角，未必會騰雲。」問：「文殊玅體誠難會，普賢境界未曾知。如何是文殊玅體？」師云：「寸絲不著全身現。」進云：「如何是普賢境界？」師云：「物我一如萬法彰。」進云：「白象青獅前後步，一齊輸讓與當人。」師云：「具何眼目便恁麼道？」進云：「歷歷吼時芳艸綠，明明行處絕狐蹤。」師云：「雖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進云：「如何是墨中煤？」師云：「滯貨，滯貨。」乃云：「燈燭交輝，光通道路；人天聚會，瑞擁禪林。一靈不隱，萬聖共知；覿面無言，千賢不隔。所以道：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豎起拂子，云：「見麼？源從這裏，一根既返分明，始得六通相應。雲山縹緲，文殊玅體；淨日和融，普賢境界。順風打鼓，觀音彰用；逆水撐舟，勢至開權。大人出身自有大見，大智入門自有大機。且道：釋迦老子在甚麼處？」擲下拂子，云：「物我圜融超五分，根塵透脫越三祇。」喝一喝，下座。

解制，明達大德請上堂。僧問：「期滿九旬即不問，春光普照意如何？」師云：「時和蝶舞扇，日暖鳥吹笙。」進云：「古德見人到此教作務去，未審作甚麼務？」師云：「採薪入虎徑，汲水下龍泉。」進云：「佗日功成行滿，有甚麼暢快處？」師云：「江闊濤聲況，水清波線微。」問：「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如何是見與師齊？」師云：「圓同太虛無餘欠。」進云：「如何是減師半德？」師云：「萬象發輝運未齊。」

進云：「只如千重百匝，如何得透？」師云：「雲行山定秀，水到必渠通。」乃云：「路徑雖差理則同，頭頭相應孰能窮？瞻風撥草一條杖，涉盡千山自己功。若然，隨處作主，步步蹋佛階梯；遇緣即宗，時時顯己玅用。若向熱鬧場中走，埋沒多劫；絕人煙處坐，孤負平生。既然如此，為甚玄沙不出嶺、寶壽不度河？萬嶺雲從心上看，千江月向掌中觀。」下座。

留眾，上堂。僧問：「未明枉涉千岐路，不二場中事如何？」師云：「頂天同月窟，立地共雲衢。」進云：「好手手中欲呈手，誰知當機事更難？」師云：「收得返魂香，來撾塗毒鼓。」問：「心地開通原不隔，智識不明為甚麼？」師云：「煙入棘門易，雲行竹徑難。」進云：「一即是多多即一，趣無一向不同倫。」師云：「花柳空思雨，松篁實耐霜。」僧禮拜，師乃云：「一軒風月，照開諸佛心地；萬疊千山，顯出正眼全軌。然尒玅用現前，未免重經爐韝。若也良工惜器，泥水難分；大冶無人，金沙相混。今逢作者，無寶不輝；舊有成家，無業不辦。假使緣即到來，又作麼生相契？翻身跳出是非場，尺璧難酬一寸光，竹伴青松操晚節，化龍枝上有奇方。」下座。

立執事，上堂。僧問：「大事未明時如何？」師云：「雲梯未步先居洞。」進云：「工夫未就時？」師云：「靈樹未栽花已香。」進云：「佛祖門庭甚處建立？」師云：「一毛端上。」進云：「自己受用何所得來？」師云：「萬頃波中。」乃云：「家有一場好事，總要諸人共知。」遂以拄杖畫⊙云：「風雲聚會，來不出於此界；龍象蹴蹋，足不外於其中。遠迎近送，禮不越點；東回西互，義不離圈。諸佛道德從此而播，祖師公案從此而精，維那綱紀從此而立，監院法社從此而興。儻若船隨風轉，內緣豈就？禾任雨傷，家務難成。若論個個周圓，須先了達見地。且道地在甚麼處見？」又畫[○@∴]云：「石臥雄關獅子徑，竹生翠嶺鳳凰山。」

為靈隱老人入塔，上堂。僧問：「未應跡時何處安身？」師云：「黃金國裏。」進云：「已應跡後何處立命？」師云：「白牛車上。」進云：「不挂絲毫無一物，弘開道眼仗何緣？」師云：「巴山與楚水，黔石並滇池。」進云：「事畢臨行又向甚麼處去？」師云：「東家驢腹裏，西舍馬胎中。」進云：「假使層層無縫罅，面面亦無門，入得舍利是甚麼人？」師云：「殺人不眨眼漢。」進云：「且道此人有甚利便處？」師云：「覿面破情關，當門抽識鎖。」進云：「既有，何不先與學人道破？」師云：「轉見不堪。」乃云：「寶塔巍巍，人人相對；常規蕩蕩，縫縫不瞞。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故我本師和尚如龍得水，道逗群機，尋常揭示一寶，價重秦城；末後平拈四句，光流楚地。不憶金

烏出隊，啄破琉璃；泥牛入海，觸翻嶼際。而今安向其中，六合光生如在，時煩四顧而來，未審全情何盡？」喝一喝，云：「三眼摩醯窺不透，半函舍利遠流芳。」下座。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如暐等編

上堂

康熙六年丁未春，師受會同縣若水鄉魯沖眾檀越，同各菴眾大德請，住旗山永興禪寺。進院。
山門。「百千諸佛，莫不從此而入；河沙三昧，莫不從此而出。出則行不出戶，入則坐不當堂。到得這般行坐處，門門盡是法中王。」
佛殿。「闍崛山中，十號全彰標不就；娑婆界內，五濁浪涌沒不沉。沒之不沉，六凡一體；標之不就，四聖俱平。兒孫受屈何須禮，半是思君半恨君。」
方丈。據座，云：「大展全提用，何勞細語徵？髑髏汁已盡，觸目見山僧。只擇星中月，不挑日下燈。且星中月作麼生擇？輕輕伸出拏雲手，驗不分明不放行。」遂起。
戊午冬，復受智目大德並眾居士、闔山耆舊等請，結制，上堂。師至座，云：「百億須彌百億身，毛端一一露天真，許多不受然燈記，現坐道場轉法輪。於此會得，不待麟兒出現、鳳子呈祥；不然，只得依模照樣去也。」遂陞座，拈香。「此一瓣香，堯風廣佈，萬民歌有道之聲；舜日高輝，四海樂無虞之化。爇向爐中，祝延皇帝萬歲、太子千秋，伏願位同北極、壽等穹蒼。次一瓣香，步月階梯，在文韜而參通造化；持乾柱礎，憑武略以定肅煙塵。爇向爐中，奉為三台宰輔、八座公卿、現任尊官、鄉紳士庶，伏願恒隆國運、永繼家璋。這一瓣香，綿綿相續，一枝秀出於靈山；密密單傳，五葉芬從於少室。此是第五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靈下隱和尚座前，用酬法乳之恩，伏願迷悟同躋、賢愚共證。」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抬眸增一線，用意隔千岐，會得轉身去，腳底已著泥。山僧忍俊不禁，拈第二義來通個消息。」僧問：「流水會合朝東去，雲歸嶺上事如何？」師云：「相扶日月通天意，運遍山河覆地心。」進云：「且道言不展事、句不投機，過在何處？」師云：「夜露凝江岸，秋風擺樹臺。」進云：「要提無相毘盧印，須向千峰頂上行。」師云：「誰是恁麼人？」進云：「日來並月往，何處不作家？」師云：「切忌詐明頭。」問：「鐘鳴鼓響，法令當行，現成本來，請師示眾。」師云：「不須為蛇添足。」進云：「恁麼則寶鏡當臺，無私不照去也。」師云：「交光無彼此，面面

不相瞞。」問：「大開爐韛，普煆十方，只如無面目漢來作麼相見？」師云：「觸處無分別，清光一道齊。」進云：「臨濟宗旨還借問得也無？」師云：「一任若雲興。」進云：「十方坐斷，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悉達不曾指地天。」進云：「密移一步，如何是第二玄？」師云：「露地白牛角不全。」進云：「大用全彰，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拖犁曳耙在人間。」進云：「不列三玄歸大段，劈破其中作兩邊，這裏如何得破？」師云：「鋒鋩覿面舉，擬議實難通。」問：「西竺國王請益，佛記俱成道果；東土檀越設供，師將甚麼為佗？」師打，云：「碎破空花境，安閒劫外人。」進云：「非個中人承當不下。」師云：「殃及闍黎。」問：「如何是旗山境？」師云：「門前秀麗千枝柏。」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嶺上青高百尺崖。」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作麼生？」師云：「碧漢一輪滿，清光六合輝。」問：「日出東山，冰霜盡化時如何？」師云：「非汝境界。」進云：「赫奕騰騰，何得錯認？」師云：「如何是你不錯處？」僧便喝，師則打，乃云：「烈日如爐，冰霜釋化；剛風似箭，雲霧卷開。機前會得，管取三世能仁口挂壁上，歷代宗師眼盹額邊，趙州柏子連根拔起，金牛飯桶就底打穿。何故？唯有佛祖分上本具天然，法王位中原無造作。假使火煉真金，其色難比；沙磨白玉，縱美不中。自己寶藏開時，現成受用；摩尼燦處，自有光輝。明明普露一花宗旨，歷歷全彰五葉規模。河帶山襟繞秀，量包沙界無雙；靈源玉派朝宗，理合虛空第一。道德永固，萬聖推尊；智眼精明，千賢輔佐。論甚指天指地纔道稱尊，利己利人方云證果？舉目前觀，鈍置不少；掉身看後，惠愛有餘。既然如此，且道瞿曇老子費了甚麼心力？」良久，云：「天回斗柄聯燈勝，水繞山川續練長。」復舉：「法燈上堂曰：『 本欲深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公案，出來與佗了卻。』有僧出問：『 如何是未了公案？』法燈打，云：『 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 過在甚麼處？』燈云：『 過在你，殃及我。』天童覺云：『 這僧若是個漢，便與掀倒禪座，不唯自有出身之路，亦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師云：「已如是者，掉臂不顧；設若未能，仍將世間艸木叢林、身中毛孔骨節化成一座，物我無殊，悉從是聖是凡，於中橫眠豎坐，安之則喜，居之不厭。又作麼生掀？若也掀得，山僧退身有分；脫或未能，塵塵盡作寶王剎，處處皆為選佛場。」維那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湛輝大德請上堂。僧問：「識得一，萬事畢。萬事即且置，如何是一？」師云：「破二成三從此出。」進云：「混沌未分時？」師云：「未見兩眉橫眼上。」進云：「兩儀既判後？」師云：「頂

[寧*頁]一目鑑山河。」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樹老猶如畫，山蒼偶似圖。」進云：「未審誰人會得」？師云：「碧眼胡僧不知落處。」問：「飄蕩隨風去，何處達本來？」師云：「猿啼嶺上，鶴唳林間。」進云：「覺不自覺，何所不覺？且道覺個甚麼？」師便打，乃云：「見色聞聲，耳中著水；口傳心授，眼裏添沙。」揮案一下，云：「聞麼？要且不是聲。」拈起衣角，云：「見麼？要且不是色。既然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未免打殺大眾；若道聲即是聲、色即是色，畢竟埋沒老僧。到這裏，十個五雙往往放過。若不放過，合作麼生？若也道得，汪洋竭盡，共證無生，猛火聚中不藏蚊蚋。設若未能，更聽一偈：非色非聲非是禪，窮源究本在山前，新年若遇春雷震，驚起潛龍上九天。」

魯沖高明黃居士同儀廷亮、宇翠寰、合團眾居士等請上堂。僧問：「龍女獻珠當成佛果，檀信設供有何功德？」師云：「廓落虛無倚，聖凡一體同。」問：「不落漸次，彈指頓超時如何？」師云：「放下屠刀合道果，雕弓已挂即無生。」進云：「如是則不須龍吟霧，徒勞虎嘯風。」師云：「闍黎怎得到這裏？」進云：「了了見時無一物。」師云：「如何是你了底消息？」進云：「雲水滿堂皆喫棒，望垂一語利佗方。」師云：「雲收天本淨，風恬海自清。」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云：「葉落垂丘壑，花飛點石渠。」進云：「昔日趙州訪二菴主，一樣問答，為甚麼肯一不肯一？」師云：「休作這個見解。」進云：「且道意旨如何？」師云：「崖分兩岸窄，流水一江寬。」問：「三賢利生憑六度，諸佛出世演三乘，和尚開堂將何為眾？」師打，云：「直下超凡聖，別味巧施設。」進云：「疑情從此破，正路那邊回。」師云：「日燭當軒。」僧禮拜，師乃云：「當軒一條正路，覿面無不最直，返身一摺歸來，管取頓超階級。迷雲散而一輪出現，陰界破而五蘊盡空。所以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到此境界，身邊渾無絲毫滯礙，目前豈有影子相瞞？前後際空，中無所住，齊吼一聲，壁立萬仞，五果四向，同立下風。理雖如是，且道文彩字義落在作家手裏，未審還有相應處也無？」良久，云：「語出篇中彰有道，句超言外合無心。」下座。

月菴大德請上堂。僧出禮拜起，震聲一喝便出，師云：「掉頭不顧後，長安絕往來。」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白銀界起，獅子嚬呻。」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鐵圍山穿，象王回顧。」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粉碎鐵圍山，推倒白銀界。」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立起白銀界，耀破鐵圍山。」進云：「所謂拈頭作尾遭塗炭，露影藏形受熱謾。」師云：「適來問照問用。」僧擬議，師便打。又僧出

云：「答也答得玅，問也問得奇，孰不知大有人不肯在？」師云：「佗為甚麼不肯？」進云：「驢鞍橋亦非阿爺下頷，破木杓豈是先祖骷髏？」師云：「這個賊。」進云：「和尚也是普州人。」師打云：「甚麼所在，錯下名言。」僧便喝，師又打。乃舉：「高峰原玅禪師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故將此語辨驗，天下衲僧罕有契其旨者。如今觀來，又瞞家裏人不得，故拈一句續成一偈，舉似大眾：海底泥牛銜月走，深深未透欲嗥吼，怒發海神打一鞭，月輪吐出形無有。巖前石虎抱兒眠，身缺威獰口欠涎，淺艸深藏筋力健，迎風一嘯爪牙全。鐵蛇鑽入金剛眼，透出頂[寧*頁]由自轉，擦得身光面也開，七通八達無收管。崑崙騎象鷺鷥牽，驗罷方兮又勘圜，飛出蘆花蹤不見，單山獨象別重天。這老漢向無風浪處作浪，可謂沒殺魚龍；山僧與有矢處加尖，不妨開通峻路。且道為甚如此？平徑旋歸多去就，嶮山嵎[山/畾]少人登。」下座。

秀坤胡居士誕辰，請上堂。僧問：「洞天境界即不問，蟠桃久熟事若何？」師云：「滿盤拓出明明露，不許時人過樹攀。」進云：「恁麼則千秋結就黃金果，萬里人聞一段香。」師云：「闍黎鼻孔還在麼？」僧一喝，師便打。問：「椿萱恩難報，不倦到山間，福田裏面有何功德？」師云：「種禾不是豆生苗。」進云：「已報劬勞歸本有，將何慶祝壽遐齡？」師云：「旗山峰頂萬年松。」進云：「且道未生前還落延促也無？」師云：「劫石有消日，此翁無老時。」問：「慕道登山心已有，居塵不染事如何？」師云：「麗水一金星，流沙混不得。」僧禮拜，師乃云：「人天福報水中漚，究竟何曾有盡頭？起滅不停無日了，山僧正看一場愁。咄！愁箇甚麼？今時受用，佗日培成，人間富貴皆由分定，何足致愁？山僧所以愁者，不為別事，單單只為春秋迭變，時不待人，日月往來，光陰催我，故所愁耳。正憶之間，幸逢覺凡居士懸弧瑞兆之辰，登山營齋供眾，請舉佛祖宗乘。然居士之本意欲求壽山高聳、福海彌深，何不將有求之心而便參無生之旨？參到寸絲不挂處、物我雙忘時，囚地一聲，幻緣勘破，覺得父母未生前原無纖毫垢穢、父母已生後本無半點塵埃，日日自逍遙，時時無罣礙，五行羅不得，四相豈能拘？可以真得彌天之高壽、可以實報罔極之洪恩，紅塵堆裏永夜放光、鬧市場中終日見道，全憑此個威力，不假佗人相助。到這裏，不求福而福盈萬世、不修慧而慧足千生、不祈嗣而嗣滿區宇、不延齡而齡同太虛。未審有何奇特便到如是境界？」喝一喝，云：「雲開昨夜庚星現，日出今朝獅子鳴。」卓杖一下，云：「拱峙千峰呈遠瑞，歸宗萬派慶長生。」下座。

盛我楊居士、玉卿張居士、煥宇李居士、志達李居士、勝甫曾居士、君錫賀居士請上堂。僧問：「自從識得林中事，活計天然不浪呈。如何是天然活計？」師云：「星驚林木鳥，月戲石潭龍。」進云：「衲僧以道為樂，未審道樂何處？」師云：「雅趣風和月，幽懷竹並松。」進云：「葛藤遍地人皆理，受用齊天那個知？」師云：「具眼難瞞。」進云：「如何是齊天受用？」師云：「山月侵窗近，林雲接戶低。」進云：「歸到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師云：「福薄難消。」問：「人人本具，何不回光返照？」師云：「一點沙泥塞洞口，幾多蝦蟹不知歸。」進云：「初祖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甚麼有佛不成？」師云：「只為有佛，所以不成。」問：「這邊須了了，卻向那邊行。如何是那邊底消息？」師云：「秋月春花全在世，風流獨許個中知。」進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得何道理便恁麼道？」僧一喝，師便打，乃云：「千谿萬壑歸東海，不隱目前真玅義；群象分輝朝北斗，全彰向上淨玄微。一念不興，月彌霄漢；六根纔動，霧隔關山。影響混入，推脫不下；超宗運動，進退自由。到這裏，方知見之不見、逢之不逢，有道乃得、無心者通。且道：無心界內通個甚麼？徹底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下座。

君選賀居士請上堂。僧問：「自見自心，情見便破時如何？」師云：「神光橫世界，朗耀絕塵埃。」進云：「到這裏揚身不顧，還有過也無？」師云：「大地無光彩，槁木不逢春。」進云：「恁麼則毛端欲建千條路，句裏還彰一段光。」師云：「古今無異見，只貴眼雙明。」士問：「峰頂雲開即不問，隨身大用事若何？」師云：「艸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進云：「縱橫不知經幾度，歷歷明明應世間。」師云：「鄙事難瞞。」問：「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自覺。且道覺個甚麼？」師云：「德山焚鈔，丹霞掩耳。」進云：「恁麼則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去也。」師云：「坐視平千聖，澄觀昧己靈。」乃云：「四句不立，百非傾盡；千差坐斷，一道齊平。到這裏，佛生兩忘，凡聖雙泯。雖然，直得一色邊事，猶且未足觀光；若約舉唱宗乘，別有轉身一路。所以道：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為今時，猶人施設。可以無陰陽地上啟死回生，有捷徑途中添隻手眼，相扶祖道，毘贊宗猷，鱗甲俱備，蕩漾三千，羽翼齊周，翱翔九萬。如是共相建立，且道其間有甚長處？」遂卓拄杖，云：「以道為親同四海，合心作友遍乾坤。」下座。

國楚陳居士誕辰，請上堂。僧問：「海屋添籌人間事，延生一句作麼生？」師云：「莫隨花甲子，披雲訪洞天。」進云：「父母未生前何處安身？」師云：「北斗裏頭出頭沒。」進云：「已生後何處立命？」師云：「南海邊豁來豁去。」進云：「前後坐斷又作麼

生？」師云：「旁列雖近，誰敢抬眸？」士問：「一陽來復，萬物咸新，上上人來如何接待？」師云：「石火光中垂手。」進云：「中上人來如何照管？」師云：「電光影裏出身。」進云：「中下人來如何指引？」師云：「尾上續尾，頭上安頭。」進云：「且道頭又作麼生安？」師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消息？」師云：「瞬目三星現，雲盡一輪孤。」乃云：「兩儀既判後，光含大地無差別；空劫未兆時，體同太虛越古今。本來人原無生滅，舊面目何嘗改變？寒暑交馳尚未相催，歲月遷更不能移動，直向一毛端頭了當，何勞答話呈機？矧此天地不足喻其高厚，日月不足喻其光明，山川不足喻其青秀，河海不足喻其廣深，辯如鉼瀉，讚之莫及，心如灰冷，少分相應。既到此聖位中，無不隨心滿愿，生生延壽，壽無不永；世世集福，福無不臻；當來求貴，貴登上品；現前資親，親脫苦輪。雖尒，般般如意未免落向今時，且未生前如何慶祝？」乃喝一喝，遂敲香案，云：「明明未聽聽非聲，六月冰花燄裏生，若薦無生端的旨，瓊樓日午打三更。」下座。

雲祥、惟菴二大德請上堂。僧問：「峰頭把斷雲橫路，出身行徑作麼生？」師云：「徐行蹋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進云：「衲僧本具超群志，誓不隨人艸地眠。且道：如何是超群志？」師云：「胸懷意氣吞幽谷，項佩圜光耀遠林。」進云：「只如八林不動艸、八水不動波底人來又作麼生？」師云：「旗山門下驗過始得。」進云：「若遇冰棱上走馬、劍刃上翻身，如何管待？」師云：「明窗下安排。」進云：「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事難方見丈夫心。」問：「現前親受用，活計自天然。如何是自然受用？」師云：「月來塘布影，風到水書文。」乃云：「霜天鶴唳，雪夜雞啼，點破乾坤清氣，何假言而復露？晴空鳥過，活水魚遊，漏洩活鱍靈機，豈在句以重宣？所以道：一心靡異，萬法非殊，臨機不礙，應物無拘。且道：這段家風是誰人分上底事？」豎起拄杖，云：「出頭天外無同並，獨步寰中少共雙。」喝一喝，下座。

鷂暢團純修梁居士、覺本向居士、省修林居士，同悅修、悟本、省世等請上堂。僧問：「鸞鳳翀霄纔歇下，鷂子暢快出身來。」師云：「金翅鵬邊難展翼。」進云：「今日雖逢石鞏老，箭鋒未舉過新羅。」師云：「在數難逃。」問：「曹源一脈因甚列為五派？」師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進云：「五家宗旨是同是別？」師云：「縱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進云：「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混沌誅開三寸劍，寰中大定一聲雷。」進云：「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眾流截斷無餘徑，函蓋乾坤別是

天。」進云：「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道合君臣歸一體，門開漸次接三根。」進云：「如何是溈仰下事？」師云：「體用昭彰同顯露，靈機呼喚共交參。」進云：「如何是法眼下事？」師云：「千山發秀無殊理，萬派分輝有助揚。」進云：「同中出異人人曉，異裏還同那個知？」師云：「只見錐頭利，未會鑿頭方。」問：「大悲千隻手，那個是正手？」師云：「氣盡渾身方得遇。」進云：「大悲千隻眼，那個是正眼？」師云：「兩眸雙瞽足能開。」進云：「塵塵混俗無私意，處處隨流有玅音。」師云：「看己腳下著。」乃云：「和光混俗，理無彼此；隨流得玅，用有卷舒。起大神變，祥光耀宇；興大佛事，瑞氣騰空，悉是化門邊事。假使坐斷報化佛頭，向上一竅又作麼生？到這裏還許伸拳豎指、遠問近對得麼？奪卻拂子、撫掌頓足得麼？直饒機前薦得，早成鈍置；格外明規，便落關闌。俱到這裏如何退步？」震聲一喝，云：「寢堂歷歷無來往，寶殿寥寥絕見聞。」又喝一喝。復舉：「世尊因文殊忽起法見、佛見，被世尊威神攝下二鐵圍山。五雲逢云：『如今人有起法見、佛見，五雲與烹茶兩甌。』」師云：「世尊誠有定亂之謀，五雲梢有長志之見。雖然如是，不得大小文殊向鐵圍山裏走這一回，至今盡大地人誰知世尊下落？」舉起拂子，云：「會麼？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頌曰：肅除雜錦在秋嚴，一陣風霜萬物殲，有日春歸芳艸砌，依然分綠上疏簾。」下座。

佛成道日，高錫團相極楊居士、同緣譚氏請上堂。僧問：「集眾陞堂，擬作何事？」師云：「翻轉目前境，挽回劫外春。」進云：「武帝不識達磨，漂漂一葦而去。相極請師說法，未審有甚功因？」師云：「頓超塵相外，福際等虛空。」進云：「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如是不覺望風而退。」師云：「也只看貨安錢。」問：「皇宮不戀瓊花錦，子夜逾城事若何？」師云：「沉齁夢未醒，罔測聖人心。」進云：「不統金輪王寶位，雪山六載道方成。且道是為人？為己？」師云：「天運無私照，孤光遍界通。」進云：「如此佛日長明，還有照不到處也無？」師云：「清光無向背，何處不分明？」進云：「只如世尊一睹明星得悟，便嘆：『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便是這個消息麼？」師云：「若遇仙陀客，何須更下椎？」進云：「既有如來德相，為甚麼還成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師云：「明將蜜果子，換汝苦葫蘆。」進云：「如此性天燦燦，為甚麼學人被他迷卻？」師云：「你道釋迦老子還悟也未？」僧便喝，師打云：「火爐跳出鐵烏龜。」問：「如何是夜半明星現？」師云：「何處不昭然？」進云：「如何是梅花帶雪開？」師云：「清香不自昧。」進云：「帶雪梅花纔放過，出雲星宿露胸懷。」師云：「重

說偈言。」乃云：「夜半明星達本真，輝天鑑地絕疏親，靈光洞徹無窮盡，復嘆奇哉覺後人。大眾！那裏是佗洞徹處？試辨別看。若辨得出，凝然湛寂，發明四智，廓爾圜明，包裹十方，滾滾鑊湯點成玉露，森森劍樹化為寶林，豈特浪行不為分外。儻然未愜，更聽一偈：眾生諸佛既無別，妄想緣同智慧因，直下了然雲未蔽，一重恩報一重恩。」下座。

彬寰李居士、美寰覃居士、忠宇黃居士、新泰李居士、茂軒忠軒胡居士，各團眾善女等請上堂。僧問：「眾士登山設供，全憑信地中生，今日到來，有何利益？」師云：「彈指超物外，立地與佛齊。」進云：「分上皆然，只恐承當不下。」師云：「撲破疑團子，個個露心花。」問：「學人得用即不問，旗山得體意如何？」師云：「金風消暑盡，滿月露秋光。」進云：「假若無鼻孔，鐵牛到來將甚麼相為？」師云：「杵翻熱性命，冷骨要回春。」問：「三界無心，何處求法？」師云：「月到窗銜影，風來竹動聲。」進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師云：「牆邊葵向日，籬畔菊經霜。」進云：「心法有無俱不滯，如何了當在人間？」師云：「逢緣不滯境，處處樂天真。」乃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心境兩忘，頓歸實際，理地照用雙行，平展越世樞機。所以道：真實之理，證成法身；照用之功，作為報土。頭頭不昧，處處皆由，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佛同佛，在生同生，謂之大道體寬，不隔法性，大機普振，應徹十方。正恁麼時，功歸誰人分上？」驀拈拄杖云：「會麼？門前殿後逢一眾，人間天上更無雙。」下座。

若水岳雲山，覺圜、大用二大德，同恒忍黃居士、乾德明居士請上堂。僧問：「雲開岳頂露，日照水光生，光生即不問，岳頂意如何？」師云：「無足平如掌，有梯愈更高。」進云：「既有高處，因何親覲旗山？」師云：「一點若圜明，兩輪相互照。」問：「世尊陞座，文殊白椎，意旨如何？」師云：「月下弄琵琶。」進云：「文殊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這裏如何著眼？」師云：「對面忽擬千萬里。」進云：「世尊便下座，此理如何？」師云：「東得一邊，西失一半。」問：「將甚參究了死脫生？無常到來如何回避？」師云：「喝前出有漏，棒下契無生。」進云：「到這裏方知兀兀浮生猶如夢，勞勞幻化似空花。」師云：「絲毫窺不破，依舊若迷人。」乃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圜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大眾！昨夜山僧同在夢裏觀見文殊大士身乘獅子，便離五臺，竟赴靈山，親見世尊，先須作禮，然後起云：『恭喜，賀喜。』世尊曰：『賀些甚麼？』大士曰：『世尊六通鑑照，五眼圜

明，豈不知佗南閻浮提內岳雲山頂頭有一比丘，字曰覺圜，嚴修戒定，旌崇道德，佗日靈山會上又添一座，門弟子眾依佗方便，勤修十善，供養三尊。後來善法堂中又添數人，因為此事，特來賀喜。』世尊曰：『善哉！善哉！惟願四天之下、萬國之中，個個嚴修戒定，入聖超凡，旌崇道德，積功累行，勤修十善，果感人天，供養三尊，咸超苦趣。』說是語時，天雨寶花，繽紛亂墜，地搖六種，悉皆震動，驚得須菩提在巖壑中宴坐不下，倉忙速赴靈山，一手搦住文殊曰：『大士！大士！我且問汝，當時已在楞嚴會上道個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圜淨，如許法塵向甚麼處銷？這段玅覺向甚麼處圜？你若道得這兩轉語不謬，稱為七佛之師；若道不得，搥折獅子腰去。』大士被佗一問，逼得無言可申、無理可對，觸發金毛獅子奮迅出來，大吼一聲，各各逡巡而退。山僧從斯而覺，默默靜聽，下方罔明大士彈指一下，百億世尊光徹梵天，二乘聲聞無見頂相。未審眾中還有單為文殊大士出氣者麼？便與旗山相見；不然，還請木上座代渠出氣去也。」驀拈拄杖云：「意未涉簾纖，孤光徹梵天，儼然成一片，何處不圜圜？」喝一喝，卓杖下座。

元正大念大德請上堂。僧問：「玉曆早頒即不問，春王行令事若何？」師云：「萬木叨光彩，千山總色新。」進云：「園裏百花猶未放，山間何物出頭來？」師云：「靈梅戰出雪，特露顯東君。」問：「如何是新年境？」師云：「黃葉未曾掃，時來樹又青。」進云：「如何是舊年人？」師云：「淺水觀魚躍，輕煙看鳥飛。」進云：「只逢擺尾拖泥過，未見搖頭解攫雲。」師云：「既有解攫，何不下手？」僧擬議，師便喝，僧亦喝，師打云：「這掠虛漢。」乃云：「艸木青秀，花雨芳菲，萬象發輝，千峰擁翠。雷驚深蟄，頻頻變動；風和幽鳥，數數轉聲。水涌波瀾，獰龍跳躍；林生瑞氣，埜鶴飛騰。物物造化，俱皆承斯恩力；個個圜光，無不觸處發現。所以道：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鉤頭取則。且不立言詞一句作麼生道？迷時實有三乘教，悟後了無一字關。」復舉：「真淨和尚問一座主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俱皆焚盡，世間虛空是否？』主對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淨曰：『如許多灰燼將置向何處？』主無對，淨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師云：「涵清之月，未免明中墮影；延木之蔓，不覺暗裏抽條。當時有個衲僧在數，待佗道：『如許多灰燼將置向何處？』不妨上前對面一吹，管取老大真淨當下結舌而退。還識落處麼？於此識得，玅中更有玅、奇中更有奇；若也未能，行腳不開如是眼，艸鞋終被石頭欺。」下座。

上堂。舉：「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同喫茶次，魯祖拈起茶盞云：『 世界未成時便有這個。』南泉云：『 今人只識這個，未識世界。』宗云：『 是。』泉云：『 師兄莫同此見麼？』宗拈起盞云：『 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泉作掌勢，宗以面來接掌。」師云：「一個把函就蓋，一個把蓋就函，一人不得受用，一人被他埋卻，縱辨得出，不知這夥破落戶是何心行？頌曰：元宵美景月升天，爽氣清和夜不眠，見得時光人快樂，頻添燈火慶豐年。」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古人道：『 有佛處即不住』，意旨如何？」師云：「住則三十棒。」進云：「『 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云：「金鱗衝散浮萍綠，玉驥蹋翻掩路青。」進云：「衲僧行徑蒙師指，涉遍歸來事若何？」師云：「鳥歇山自靜，花罷樹梢閒。」僧禮拜，師拈拄杖，云：「結從此處結，疑團未破豈休歇？」卓一下，云：「解從此處解，靈光晃耀知端楷。如是，則塵塵皆聖制，剎剎圜覺海；不然，逐境迷一生，順世流千載。若是超群人，自然覺方採，鳳凰必不入雞栖，獅子終無戀兔孀，鐵鑄饅頭仔細吞，充饑畫餅休勞買。既然如此，如何保任？蒂固不愁結果時，花開切忌風來擺。」下座。

（菩薩戒弟子真慈號恒融、真意號恒通，發心搶刻密印禪師語錄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伏願福足慧足，常為佛法棟梁；因圓果圓，永作人天耳目。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歲季秋月，板入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坊附藏流通。本郡信士吳知先書，梓士倪天章刊。）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四

門人如暐等編

小參

師住迴龍禪院小參。有僧出問，師打退，乃云：「迅機捷辯，盡是空華濃澹；越格超宗，分明兔角短長。所以道：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為鑑邪人。倒拈鋤柄，平開凡聖滯路；縱使鋒鋩，斷盡生死根株。若論向上向下，潑油救火；說性說心，對臉揚塵。一毫不了，千重宛轉；二執未融，萬般障礙。門庭施設，搆起干戈；入理深談，返成滯見。豈不聞：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鑑開時，纖塵不度。到者裏，不勞展演，舉步蹋著，高挂缽囊，拗折拄杖。如或未能，且向一峰頭下披雲自究，兩岸江邊得坐自看。若不一生了當，難免萬劫沉淪。須從頂上翻身，莫向言中取則。既然如此，務令親得一句作麼生道？月行空界憑虛指，花發心田貴實參。」復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僧不契。時韶國師在眾，聞之得悟。」師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怎奈者僧放頑？若非國師深辨來源，渾家沒得，無有消時。且道：會合在甚麼處？」舉起拂子，云：「同見麼？源頭直接絳州河，涌起龍門三丈波。燒尾拏雲攫霧去，曝腮猶待曲鉤拖。」下座。

小參。「一年一度好春風，栽竹成林便種松，擦手今朝絕頂上，了然無事又相逢。相逢即且置，箇中意如何？若也道得，各請歸單去；不然，將身就葛藤。」時有僧出，師云：「絞殺不少。」乃云：「世尊未離兜率，箇箇鼻孔遼天；達磨已來東土，人人舌頭耩地。若向佛後承當，已落空谷；應便佛前薦取，必然裂破。古今青艸渡頭，不可久住；五蘊山前，貴在轉身。一滯情消，玲瓏八面。若論毛吞巨海，吸在甚麼處？芥納須彌，合向那一方？如此恁麼，頭頭相契；若不恁麼，法法難明。理若周至，事乃方圓。假使辯若懸河，切忌開口不得處；快如良馬，謹防下足不得時。威音已前，把手同行；威音已後，虛空消殞。法界為身，豈蟭螟之見解？太虛為量，非蛙步之形儀。二里一箇村，過去諸佛行不盡；三里一箇亭，未來諸佛了不完。道箇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豎起拂子，云：「且道是程？是指？若道是指，有月如何見？若道是程，有家如何歸？一共兩頭三處，又作麼生推脫？」喝一喝，云：「只許門前知，不許堂中會。跳出金剛圈，便吞栗棘蓬。遇著及時受用，悉從甚處拈來？」遂敲香几，云：「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

鄉。」復舉：「僧問曹山：『 靈衣不挂時如何？』山云：『 曹山今日孝滿。』僧云：『 孝滿後如何？』山云：『 曹山愛顛酒。』」師云：「忤逆街前有聖諭，低頭落眼；孝子堂中無靈柩，大步寬行。山僧到此，不覺通身踊躍，隨拈一偈舉向諸人：豁然忘卻來時路，百尺竿頭輥繡毬。幸得太平無忌諱，不風流處也風流。」

小參。「貧人得寶，兆開無盡藏；明頭不隱，印破太虛空。據此，莫能非同其類，不是倚松之藤，便是入艸之葛。前來求解會，如燈蛾而赴火；退後不欲聞，似餓鬼以無依。即今莫有過量者麼？出來相見。」僧問：「隨方就圜即不問，截斷眾流事若何？」師便喝。進云：「後來衲僧將甚麼面目相見？」師云：「列在下風。」乃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出方便成十力。者箇方便如何超出？到此以擊石火猶成滯礙，而閃電光尚且延遲；儻或未能，莫道山僧鈍置於人，連佗古聖先賢行好返成過患，以累多少癡人飲洋銅、落碓臼，直至而今不能跳出。若能於此出得，須彌頂、鐵圍城、人我相、貪德癡、天堂徑、地獄門，不消一捏盡皆粉碎，迥然不挂一毫便如是去，未具衲僧氣象，貴將己本買鞋行腳，不唯足底磨穿，盡教通身是眼。複子放下，雙目齊瞽，便到者裏略較些子。不說甚麼七事隨身，逢龍便有角鋸，遇虎便有鬚拔，不驚守塚之鬼，拍甚投枝墜鵲，理得一身毛衣，到底不堪群隊。山僧恁麼說話，大似擇乳鵝王，內有通方衲子，明來自假深信。千鈞發出，非為等閒，箭中鸑鷟，定出丹山。分明無避，在者難逃，一路穌回，時節休放。」擊案一下。復舉：「僧問夾山：『 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 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僧復舉問石霜：『 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 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夾山，山上堂云：『 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師云：「圖誇汗馬功高，有劍不平世亂，放出傳言送語，當作一等風流。今日或有人問：『 撥塵見佛時如何？』不妨隨聲便打。何故？見則亦不撥，撥則亦不見，正眼驀然開，紅爐雪一片。」下座。

小參。僧問：「當陽坐斷始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境界？」師云：「按龍泉，收虎尾。」進云：「且道是何心行？」師云：「車不橫推。」進云：「和尚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云：「那箇是殺人刀？」僧便喝，師云：「誰是活人劍？」僧云：「已在言前。」師云：「教得孩兒會破家。」驀拈拄杖，云：「諸佛含生，兩無向背。」卓一下，云：「活人死漢，一貫相通，觸處逢渠，全彰法體。有時殺人不眨眼，離功絕用；有時眨眼不殺人，順物和光。當頭截斷，二際全消，擦手了然，更無餘事。三世諸佛辨不得，歷代祖師傳不到，唯有無孔鐵鎚出得嶮峻，不撥萬象，死在平

陽。直下出情塵，不許一言著意；信步通錦里，何妨八面生輝？言而不展，百艸頭邊收放；句而不滯，一毛端上殺活。如龍得水，堪打石人頭；似虎逢山，嘆嘆論實事。有時恁麼，入廛垂手；有時不恁麼，退處孤峰。所以道：『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為主是誰？」豎起拂子，云：「於此不顧，轉位不饒，追風見鞭影，蹋翻岐路寒，爐居古廟，常被火燒。如是觀來，何嘗躲得？應時出身方為作者，原來千百億身不出舍那心地，舍那心地能容千百億身，體大、量大，智寬、用寬。若然，於此會得，把斷出身始信無心，須知向上。且道無心如何知得向上？樹凋葉落殘暑退，星燦雲收半月開。」復舉：「僧問忠國師：『 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信，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為？』國師云：『 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以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是僧作禮而去。復有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 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云：『 法身無相，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主云：『 不會。』珠曰：『 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故以皆成諍論。』主謝而去。」師云：「此二尊宿，一箇是荷葉團團團似鏡，一箇是菱角尖尖尖似錐。但不知翠竹與法身、黃花與般若，到此猶較多少？」復以拄杖卓一卓，云：「出來斷看。若從者裏分斷得出，是非傾盡，直接梵天，始信無心。須知向上其或未能，大有人不肯在。且道因甚不肯？此際未能平地土，後來何處定乾坤？」

小參。「明鏡當臺分好醜，莫邪在手斷縛纏，若還放過白拈手，向後施張總是偏。正恁麼時，還有不放者麼？正好出來透頂一鍔，是命全交與你，莫道靈龜負圖自取喪身，管取露柱燈籠兩無得失，不唯把斷要津，能令識法者懼。如此平沉千聖，那得花開五葉、放開三步，與汝諸人相見去也？者箇消息時時現前，葉綴花聯混失主店，且道在甚麼處混失？莫非色有青黃赤白之狀、姓有宮商角徵之音，便是混失之時也。如此說話，夢眼未開。殊不知盡大地是一領褊衫，時擔時放、時穿時脫，我未生時絲毫不挂，佛出世後兩袖相

通，正恁麼時，又向何處著來？」遂拈拄杖，云：「天高地厚，直在目前；海闊山遙，不離方寸。用不遠人，必定指鹿為馬；法無定相，便得越樣新鮮。換盡諸人眼睛，不出化龍拄杖，不是本、不是末，鑊湯當為甘露；不是心、不是佛，劍樹可作禪床。力充法界，威震十虛，不愁道超佛祖，自然位越人天。教內教外一時收，世出世間咸周備，明明真燈列燄，歷歷少室分輝。無陰陽地，廣種博收；有漏河中，長津遠濟。大功不宰，果是作家；末後全提，十方坐斷。」復舉：「馬祖見藥山，便問：『子近日見處如何？』山云：『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祖云：『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勿久住此。』」師云：「看佗馬祖為人處，意欲後流識進退，直得恁麼道；藥山老漢不負上頭人，直得恁麼行。山僧者裏又且不然，放開三條篾門，開通後殿，無有一真實受用當面來，管取坐地看，不須隨處去。既則如此，且道其間有甚奇特？蘆花兩岸雪，煙水一江秋。」下座。

小參。僧問：「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且道為甚麼不見？」師舉拂子云：「刺瞎汝眼。」進云：「瞎！瞎！」師云：「是誰瞎？」僧擬議，師便喝，僧亦喝，師打一拂子云：「隨風逐變漢。」乃云：「佛身充滿界，非在口頭舉，直下承當去，何曾有半語？所以七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但能於此證據將來，無高亦無下，無尊亦無卑，無人亦無我，無利亦無鈍，乃至天龍夜叉、八部鬼神、六道四生、蜎飛蠕動，到此無二無別。法既是無別，為甚麼塵劫已來互相牽連，宛轉不息，換像改形，杳冥不辨？且道者點增差又在何處？」舉起拂子云：「見麼？有眼共見。」擊一下云：「聞麼？有耳皆聞。只因見聞分明，難免墮坑落塹。正恁麼時，遇箇有眼不見、有耳不聞底來，向此挽回一折，根塵齊齊倒斷，人人回光返照，箇箇了知苦空，一路撥轉船頭，處處總皆是岸，便與先佛世尊同一見聞、同一受用、同一境界、同一出沒，到此方知九霄絕翳不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理中也透，事上也徹，不勞轉身，直下便見。到此不開如是慧眼，自然盡被影子所瞞，十無一二，轉頭更生，臨機怖畏，出生入死，無了期也。現有一類頑無所知，不識情隨境轉、境逐情生，情境相凌，不能取證，只得乘時發機，就此相為，目前不了，執向事邊，謂曰：『何不與我直說，返道借事而謾？』悲夫！愚之勝也。所以教中道：菩薩見水如甘露，天人見水如琉璃，凡夫見水便是水，餓鬼見水如膿血。正謂而不差

矣。此之一輩未出常流，怎免隨情混合而去？只曉觀前，不知覺後，陷在分別，落於取捨，攀著有漏，汩沒本真，熏就結習，空得牓樣，全不看佗從上佛祖，未見無悟而可休歇。今日大概觀來，直在揚眉之際，倏然頓破，何較多矣？所以破有法王出現世間，四十九年葛藤牽佗不盡，無中生有，遺累後人，彼此不了，成了禍根，不覺一番春過一番，一林掩蓋一林，高蹤借徑而過，燕子就水而銜，夾在觜角頭邊，返與師家相驗，自不知其性命還在作者手裏。故合有時略通一線，有時不順風頭，有時展開陣勢，有時把斷關津，若不恁麼施設，盡成一類懨懨，十箇之中五雙杜撰，見處不清，有誤後人。但看昔日黃檗老人上堂，眾纔集，拈拄杖一齊打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便云：『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殊不知者箇明白處返成不明。更聽不明，重申一偈：老婆心切為兒孫，揭露曦輪出海門，復把肝腸雖傾盡，青霄依舊轉成昏。」喝一喝，下座。

小參。僧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八字打開，為甚麼有眼不會？」師云：「只為佗有眼。」進云：「還是見則不逢底是？不逢則見底是？」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劈開拄杖去也。」師云：「惟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乃云：「綠水秋來綠，青山春到青，落花隨浪轉，怎教不迷人？所以道：凡夫見諸法，但隨於相轉，不了法無相，以是不見佛。」豎起拂子，云：「者箇是相，卻在甚麼處了？」乃喝一喝，云：「既在此了，教無眼人向甚麼處見？」復豎起，云：「者箇不是相，那箇是佛？」喝一喝，云：「已了見者名為正見，未了見者即受渠謾。尋常若向穿鞋戴帽、出杖應缽、收書卷策、開單展被處見，正是覓毒療病、認冤為親；不向穿鞋戴帽、出杖應缽、收書卷策、開單展被處見，恰如背燈乞火、別庫尋珍。洞庭秋月一點障佗不得，江村夕照定然金鉎未辨，毛拂子上換卻眼睛，血性男兒便能了達，塵中作主、化外自來，方知一句一偈、一塵一剎，無一不是如來清淨妙莊嚴路，謂之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拈將出來，不瞎人眼，忽然放下，盡教鬼神莫測。既到者裏，堪作甚麼理論？諸山喻遍難分解，較盡河沙數不明。」復舉：「雲門大師道：『 從上諸聖為甚麼不到者裏？』蓮華峰菴主云：『 古人到者裏為甚麼不肯住？』 」師云：「雲門接人歸家，何嘗打開中道？菴主引人出戶，未曾點破田莊。使人兩不著地，未免一場退屈。山僧只得拈來下箇註腳：從上諸聖為甚麼不到者裏？」舉起拂子，云：「直較者些子。古人到者裏為甚麼不肯住？」擊拂一下，云：「盡教皮穿骨露。若是具量衲僧，權將一狀領赴。且道：領佗作甚麼？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下座。

繼秀饒居士請小參。僧問：「法身無相，對相而顯；法眼無瑕，因瑕而現。未知此理如何？」師云：「又要惱亂春風。」進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師云：「少賣俏。」進云：「今朝因甚不肯放行？」師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曳不出。」進云：「只得別處領話去也。」師云：「且向者裏了著。」僧禮拜，師乃云：「清風匝地，皓月當空，光照九天，太阿橫按。到此外離境相、內絕情思，碧眼胡僧尚無啟口，猛力素士有何話參？非是山僧法吝，本沒繫驢橛頭。豈不見？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猶有卓錐地，今年錐也無。』看佗古人實悟處，吐出一片赤心，便是淨裸裸、赤灑灑，絲毫不挂；絕承當、無回互，幻影全消。可惜時人不能於此契合。若是大丈夫漢，放下百斤檐子，撦手逍遙，了然無礙，擬欲更進那步？現有活路出身，多因熱大，不覺茫然放過，故不能向冷冰冰地撥欲、寂寥寥處動機。若到者裏，不同撈天摸地、向外馳求，凡皆長行久坐、負重擔輕也是一箇話頭，森羅萬象、明暗色空也是一箇話頭，操家治業、教子訓孫也是一箇話頭，撥來撥去、動來動去，始到蓋屋收脊處，自然周成一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麤中有細、細中有麤，展轉磨光，幾經淘汰，塵消垢盡，量滿力充，謂之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如雲卷舒，無有罣礙，似谷相應，無論高低，了達自己心光，作箇護持牓樣。正恁麼時，且道自己心光便向甚麼處達？」豎起拂子，云：「見義不為非勇士，臨機不變始驚群。」下座。

小參。「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莫不皆以頂[寧*頁]向上一著，直切指示於人。過去莊嚴，現在賢劫，大喻三千，小喻八百，頓漸偏圓，權實半滿，無非要人出生死海，脫見礙縛，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奈乎去聖時遙，邪師過謬，不依本分，妄分節目，引人波波，一生不能歸到故家田地。若是夙有靈骨智者，定不將身而換蝸角蠅頭，須向二六時中自己猛著精彩，猶如緊把隘口，守護邊牆，忽見外應裏合，按定吹毛，一揮便了，撦手非功，轉凡非聖，從前一切惡知惡見、邪是邪非，本無一毫著處，朗然心花發現，洞達十方，宛如秋月，無點障礙，不疑一念，皆成正覺，人我眾生，等無差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於無斷處，隨機赴感，或時興慈雲於方外，或時把要路於寰中，提得清，全彰今古，收得淨，不玷聖凡，一肩擔荷，大報洪恩，不枉離塵脫俗一番志也。但看昔日保寧勇禪師，初入天台教，更衣參雪竇顯，顯以堪任大法，復視而訶之曰：『央庠座主。』勇然發憤下山，遙望雪竇山禮拜云：我此一生事業，若不過於雪竇，誓不還鄉。便往泐潭，疑情未泮，復參楊岐，心地發明，研窮玄奧，不比尋常。可見當日

古人未到徹法源底，不以此志而便休也。又如長慶稜禪師未曾悟時，初參靈雲，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 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慶不契，參雪峰，在雪峰玄沙處往來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一日卷簾，豁然大悟，便有頌云：『 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試看到此底人，等閒露出一兩句子，不妨便有了已為佗處。怎似而今人恣意亂道，熱碗鳴聲，口裏指東說西，心中全疑半信，因因循循，一日延一日；散散蕩蕩，一月待一月。未及閒暇幾日，你不告往陸去，我便辭向船行。者裏捱一捱，那裏混一混，混到年終歲盡，依然還是一條鼻孔、兩箇眼睛，挂名頭與知識同坐，猶如大蟲看水磨；聽得兩句言語，恰似波斯喫胡椒。終日說為生死，不知業鏡當臺；終日求出苦海，不知源頭何處。只圖一世貪生，埋沒萬劫大事，風刀解身，豈容得過？山僧須如是道：我者裏無此輩人，盡是真參實悟，辦心竭力，不甘作此見解。正恁麼時，儻有箇漢出來為眾出氣云：『 和尚不可教人離波別尋水。』劈脊三十棒。又一箇出來道：『 學人得水便行船。』劈脊三十棒。且道因甚如此？未到人亡家破，先須處斷分明。」下座。

師住旗山永興禪院，結制，小參。僧問：「遶水躔山即不問，當先直截句如何？」師云：「千生苦本鎚邊碎，萬劫塵勞劍下休。」問：「如何是有為法？」師云：「千頭百緒。」進云：「如何是無為法？」師云：「隻杖單條。」進云：「可謂執言未盡無明眼，著句還同有漏心。」師云：「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乃云：「旗峰嶺上，選佛場開，一句當先，萬機頓息。不勞肯綮修證，管取及第心空。耕雲種月，無非西來大意；引水開泉，盡是古佛家風。所以道：當機不昧，千眼頓開；智鏡洞明，十虛普應。言言見諦，悉從滄海以龍吟；句句超宗，始得幽嵓而虎嘯。可以高超三界，拔濟四生。空王殿上，眾力相支；生死岸頭，慈航普駕。尚不枉披法服，亦乃酬荅四恩。設或未能，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一息不還，便是來生，盡塵沙劫，誰能逃避？正好七尺單前高著隻眼，三條椽下莫負時光。但慕靈山之旨，頓悟今朝；休循怠惰之心，虛延度歲。故以特為此段因緣，欲開正路，雲集正信，參竟正宗，恢張正道，此是人人不無之事，箇箇本具靈明，感得宗風一振，吹落妄想空花，掃開生死陽燄，不容是非露布，掀翻今古途轍，難存足處更進一步，須知方外普現全身。正恁之時，且在甚麼處現？」豎起拂子，云：「等閒得路明如日，舉步回頭直似弦。」復舉：「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曰：『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大地無不是藥，乃白曰：『 無有不是藥者。』殊曰：『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拾一莖艸度與文殊，殊接

得，示眾曰：『 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師云：「於此別轉藥性，大有起死回生之功，說甚麼黃連、甘艸、人參、白朮？別轉不得，未免返成毒味，落在後學手裏。且作麼生應用？須是脈明堪下手，未曾得效莫傳方。」

小參。僧問：「山嶮無人往，泉清有月來，幽深不到處，還有佛法也無？」師云：「山花開道眼，谿水印禪心。」進云：「恁麼則相見不須問，目前本自彰。」師云：「有語不昧無語漢，埋頭放過出頭人。」僧禮拜，師乃云：「心月孤圜一段光，何論東土與西方？通身顯露誠難見，使得時人分外忙。咄！忙箇甚麼？」豎起拂子，云：「適來通身顯露，如今俱在拂子頭邊。還見麼？正見之時，非是眼被物瞞。」擊案一下，云：「聞麼？正聞之時，非是耳隨聲轉。於此會得，一路轉身，方知著相之本，便是合道之原。雖然如是，猶且未了，必須從斯退身始得。只如山僧口未開時，無聲可聞；諸人眼未動時，無物可見；透脫根塵，無相可著；截斷原頭，無道可合。彼此六根清淨，一體圜明，取之不得，捨之常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有道者得之，曾於生死岸頭時出時沒，全體應現，永無欠缺，一時成就無邊佛事。到此境界，非是將心何處得來，俱在各人淨地發現。住此地中，如船在水，隨風快便，不假多力。如是已得，寧同釋迦老子向一法界出此玅用，量同大千，或把大千融成一道，充滿法界，以大入小、以小入大，無剎不貫、無海不通，如是受用、如是作為、如是自在、如是解脫，可以權衡佛祖、號令人天，不與異見同轍，了然共佛一處。」顧眾云：「還識一處麼？」擲下拂子云：「放過一著。」復舉：「昔有秀才參長沙岑禪師，因看《千佛名經》，遂問：『 百千諸佛只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云：『 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還題也未？』才云：『 不曾。』沙云：『 得閒題取一篇好。』 」師云：「長沙措緊猶忙，遠搆不能近抵。秀才問佛，居處決定，下落難明。今有人問山僧：『 百千諸佛未審居何國土？』但向佗道：『 渾身已在含元殿，何事勞勞問帝都？』 」

小參。僧問：「如何是不落間斷底佛法？」師云：「楊花纔落地，又到杜鵑啼。」進云：「且道各人見處是同？是別？」師云：「綠水隨谿轉，白雲伴月還。」進云：「蕩蕩長流混合而去時如何？」師云：「源頭未出時，好與三十棒。」乃云：「同歸圜頓沒多途，道契虛空體自如，舉目出頭天外看，一回鴈過兩行書。於此明得，不獨見處亦同佛法，有何間斷？方知世尊道：『 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可以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既知，且道：東山打鼓，西寺撞鐘，前門喧鬧，後殿寂寥，即是一乘法？不是一乘法？若道不是，分明抱贓叫屈；若道即是，何妨喚瓮作鐘？正議之間，

莫顧危亡，一刀兩段，放下昭然，別無佗術。現有一輪秦宮寶鏡，當日雲門善用得恰，鑑透衲僧心髓，天魔望見心寒，是聖是凡，並無可逃。豈不彼既丈夫，我亦爾哉？」良久，顧眾，云：「未審此間還有避得者麼？若有，試出道看。若也道得，不唯耀無明窟，亦乃通徹慧眼，連傳上座要向諸人手裏乞命，不然仍復釣魚船上謝三郎。」復舉：「天聖泰到瑯琊，琊云：『 埋兵掉鬥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泰指云：『 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琊打泰一坐具，泰復打瑯琊一坐具，瑯琊接住，云：『 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云：『 伏惟尚饗。』瑯琊拓開，云：『 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覿面相逢，宛若二龍鬥驪；臨機察辨，猶若距爪雙獅。幸得古人別有出身一路，不然洎合打破蔡州。大眾！還識古人出處麼？行藏機變神難測，動靜施為聖莫知。」下座。

小參。僧問：「心不散蕩時如何？」師云：「水澄泉月燦。」進云：「道不乾枯時如何？」師云：「雨潤竹臺青。」進云：「恁麼人來還有喫棒分也無？」師云：「恰然相稱。」乃云：「緇流若具眼中睛，善不容人下火坑，盡底乾枯無法救，臨時又在杖頭生。插手難入，緣即則應；吐語不及，節至而彰。所以道：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塵塵垂手不違佗本，處處提撕不執己見，石虎天明自吞露柱，木人夜半解撥燈籠，更古更今、無間無斷，瞻前瞻後、無黨無偏，故所天地以此發生萬物、聖賢以此啟迪含生、真善知識以此流傳正眼、大明悟人以此敵敗邪群，須過量人得此殊勝，非劣見者顯此真機。到者裏如雷附電、似雨依雲，雖然動地驚人，家中其實湛定，單傳直授，門外不立階梯。且道：以何法修？以何法行？得入如是境界，猛力蹋著無住本，隨機自應有方圜。」復舉：「南泉巡堂次，牽頭水牯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臂一下，泉便休。少頃，趙州將艸二束放於首座面前，座無對。」師云：「南泉異類中人，要渠頭角完備；趙州重添艸料，圖佗氣概驚群。父子首尾相扶，可惜散不著處。若是通方首座，何不對眾表明？且道：表箇甚麼？滿堂雲水俱有分，將來此處作私情。」

除夕，小參。僧問：「上古尊宿至今在甚麼處應現？」師云：「堂堂日月無今古，蕩蕩乾坤絕去來。」進云：「擬欲請益，還應機也無？」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乃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法傳授是外道法，有語相通是凡夫語。何也？道由心悟，不假言傳。然有方便，據有來端，令參學人得正見知。昔有大珠初參馬祖，祖曰：『 從何處來？』珠曰：『 越州大雲寺來。』祖曰：『 來此擬須何事？』珠曰：『 來求佛法。』看佗大珠和尚便不說來此處看門庭、延歲月，

專以究竟此事為本。馬祖見得是條正路上走底人，令佗識取本有之事，唯以直言而相為曰：『 自己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我者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可見馬祖愍物盡於神情。然大珠並不朝思暮想，分外躊躇，擬欲直下便見，遂作禮，又問曰：『 那箇是慧海自家底寶藏？』當時馬祖也不牽經引論、說玅談玄，對佗寶藏庫門首近指云：『 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若是而今，決不可言。何也？斯人尠福德，不堪受是法。大珠於已分上方知埋沒多載，不自覺知，忽然指出現成受用，感恩不已，踊躍禮謝，便不走東去西，事祖六載。後因受業師老，遂歸奉養，晦跡藏用，人莫能識。所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呈馬祖，祖覽訖，告眾曰：『 今越州有大珠，圜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因詢訪依附。一日，謂曰：『 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爾端直樹上不長曲條。僧隨問：『 擬申一問，師還對否？』珠曰：『 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凡聽法者，適來頭上放過，如今又向者裏撮摩。縱然摩得，只是箇弄影漢，喜沒交涉。僧又問：『 如何是佛？』珠曰：『 清談對面，非佛而誰？』所以非父不生其子。當時恁麼得，而今恁麼用，可見正法眼藏上下相承，垂手之際不失宗旨，便是本色宗師為人體裁。可嘆近來馳虛者多，何曾隨得古人腳步聚得？纔有三五眾，並不提起此事，就去奪了鄉學，應赴兩家飯碗。詳此輩人，無非以借祖師門路衒耀出身，今古相並，先後觀來則天淵矣，全不察其古往名宿。然無者番行徑固有，則不須出家，而在家者亦可為也。既爾出家，古人不曾教汝與世間人逞學解、論文章、販經書、圖世利，無非直教脫有漏、出生死、悟正道、明法眼、紹佛種、利人天，以心印心，心心相契，更無少剩，亦復不教學者忘本逐末、背正投邪。內有覺者，但看馬祖、大珠二老因緣，始終不負平生。何也？欲行千里，一步為初。者裏了得淨盡，別有達路出身，打開寶藏，取出家珍，用得恰當，到處相應，非是強為，法應如是。故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既爾了達，又在何處相應？」良久，云：「善財將七日，到此不知蹤，已後誰相會？德雲在別峰。」遂喝一喝，卓杖，下座。

小參。「八字打開，全無向背；當陽點破，迥絕異同。既無向背，又絕異同，不疑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曹溪水不深、石頭路不滑，說甚隔山見煙方知是火、隔牆見角可知是牛？所以道：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落諸數，喻若摩尼；盡意能超，仍歸空界。若也歸得，億劫沉迷，此時透脫；萬載風規，如今整頓。不妨展一事，則萬理全彰；收一理，則萬事俱息。塵塵無拘，全皆道眼；剎剎無礙，盡是心源。方可顯發祖意，吼震地之雷

音；爍破幽關，布彌天之瑞色。如此遞相連輝，因甚杳冥不辨？華鱗弄藻在長波，不別雙清怎奈何？映水往來千古照，金光分布滿江河。」下座。

（菩薩戒弟子如咄號雲嶔，捐貲助刻
密印禪師語錄第四卷。伏願六根清淨，發明正
見之因；一體圓明，顯達真如之理。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　日，楞嚴寺般若坊藏板。）

密印禪師語錄卷四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五

門人如暐等編

開示

壬寅春，國楚陳居士請開示棒喝。師云：「棒頭有眼，須離回互；喝下無私，應絕承當。假使鳳舞鸞飛，不能出頭展翼；龍驤虎驟，難以露爪張牙。何以如斯？蓋為此機出度過量、越見超情，激變化之魚龍，不揚春浪；揭當空之朗耀，不帶秋雲。超出一切有為，始至無功用地。若乃滯溺之流，非堪究竟。豈不聞馬祖一喝，百丈兩耳雙聾；黃檗復聞，不覺舌頭便吐。猶恐靈芽根斷，只得絕後再穌。又如周金剛善評三乘十二分教，走到龍潭，夜裏吹燈得悟，天明把鈔焚卻，單提白棒一條，便至孤峰頂上，佛來亦打、魔來亦打。詳乎此老善能講說，安得如是而行？又如臨濟在其黃檗會下知是法器，遂將此機三度而接，然後指參大愚。譬如真風度籥，一竅虛通，臨機發樞，一撥便轉。後向河北建立宗旨，全機大用，驚穌木塔老婆；智越先賢，羞殺河陽新婦。碎開佛祖滯臼、裂破狐貍肝膽，故此光明大器代代崢嶸、百家冤讎枝枝不墜，名吹海外、道滿寰中。或掃煙城，傾刻寂靜；或擊寒巖，當下回春。分明兔子無角，須直如斯相為。不然，乖諸佛之正見、滯四眾之英賢，理合如是提撕、如是究竟，尚不滿乎願也。怎奈一種撈籃手、裝糟袋，不識者段奇風，謬云破山兒孫，多是一棒頭而已。若是明了高人，何得惜疵作患？因爾習氣不除，此之謂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還識此意麼？送鬼只須連水飯，驅蛇休用打龍鞭。」

開示。僧問：「說破疑情落漸次，單刀匹馬透重關，且道在甚麼處透？」師拈拄杖云：「急急如律令。」進云：「仁義道中事，和尚甚分明。」師云：「將直作曲。」問：「幻化不長久，韶光不待人，隨情逐見，何處薦取？」師云：「求珠不離泥。」進云：「一椎碎了時如何？」師云：「是真難滅。」僧禮拜，師乃云：「夢裏浮生，影中幻化，閃爍變易，劈箭韶光，若圖延緩度日，到底終不能也。具慚愧者，當知佛恩難報，豈不聞大覺世尊為眾生云：『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眾生諸根鈍，著樂痴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如是觀察不得而已，故以種種方便，無非隨順一切眾生，末後云：『始從鹿埜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著一字。』既是未曾說著，且道者一大藏教又從何來？若向者裏有箇推脫處，釋迦老子定不受屈，方知自己終日著衣，未嘗挂著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

說禪，未嘗舉著宗門事，終日看教，未嘗道著元字腳，頭出頭沒，不受客塵所擾，得大無畏，得大安樂。不唯信知一佛出世，當知佛佛出世，離兜率，降皇宮，成正覺，轉法輪，度眾生，入涅槃，分明亦為此事。傳正法眼，授受不絕，亦為此事。達磨面壁，神光斷臂，百丈被喝，臨濟喫棒，亦為此事。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脅尊者永不著席，亦為此事。雲門折足，玄沙築指，亦為此事。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亦為此事。雪峰輥毬，石鞏駕箭，俱胝豎指，祕魔擎杈，亦為此事。天下老宿，逆行順行，倒弄顛拈，亦為此事。歷代衲僧，經霜傲雪，忍冷耐饑，磨肩踵足，毀形割愛，亦為此事。四十九年，巧設殊方，一旦拈花，開顏笑破，亦為此事。所以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終不以小乘，濟度於眾生。』既爾如此，為甚麼又有三乘頓漸之殊？所以菩薩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所以智力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在世間，而常行出世間法。二乘見解，猶如困魚止瀝、病鳥栖蘆。舉步出門，便有兩條岐路：不憎凡，便愛聖；不厭生死，便趣涅槃；不樂天堂，便惡地獄。此輩人雖入聖流，依然凡夫境界，若能揩磨執著心病，自然生死籠罩佗不得，於生死中著著自有出身之分。凡無一物不從清淨智中顯發殊勝玅力，至於經行、坐臥、俯仰、折旋，無一處而非佛事、無一則而非莊嚴。所以，南泉老人道：『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谿東牧，不免犯佗國王水艸；擬向谿西牧，不免犯佗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於此會去，荒田不揀，用得親切，進則逢緣作主，任意而行；退則透出法身，片雲不挂。燦燦一天，歷歷未動，不彰而彰、不現而現，曰賢、曰聖，平等一如，是寒、是暑，隨佗遷變，去住自由，如鳥無異，更有甚麼管帶？更有甚麼根塵？雖然如是，內有箇漢忽性出來，收了止靜牌，推出大眾去，掉臂而行，更不如何若何。我說是人，未曾悟在。莫是山僧屈人麼？」良久，云：「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喝一喝，下座。

佛成道日，為辦供眾檀越等請開示。僧問：「如何是祖師禪？」師云：「抱兒石虎當山吼。」進云：「如何是如來教？」師云：「灌稻水車就岸鳴。」進云：「未否是同？是別？」師云：「直薦取來處。」進云：「可見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師云：「閒言語。」乃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如何是不生底道理？若向者裏放過，百無一返，茫茫苦海，何處消竭？饒佗伎倆搬盡，還如夢裏積金，身處南閻，不知生從何來？百年之後，不知死從何去？故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若乃心地未明，盡是隨風而轉，凡俱一切作善作惡、念佛持經、禮

拜布施，無一不是隨風而轉。現今世間，念佛如河沙之數類，持經似稻麻之有餘，有為生死者、有求解脫者，莫可為喻，如何不見悟去、不見徹去？單單只為者點子不能覷破，假使執持百千萬劫，不能得證無生法忍。出牛胎、入馬腹，不知是苦；生天堂、住人間，不知是樂。譬如苦瓜暗暗而長，不知苦根何處？到者裏，百中難遇一箇下得手人與佗連根拔起，不復再去，七七思惟，如將梵位直授凡庸。若論今日扶藤，明日接架，只向頭上沃水，不知腳下開渠，現成性地，一旦浸沒，無明苦子成熟已就，緣將墜地，隨處發生，一枯一榮，何日是了？所以諸佛悟者，總不出於見色、聞聲、香、味、觸、法等事；眾生迷者，總不出於見色、聞聲、香、味、觸、法等事。既然同一見聞、同一境界，為甚麼則有迷悟差別？眾生執情謂之迷，諸佛離相謂之悟。豈不聞釋迦老子夜半睹明星而出現，乃嘆曰：『 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看佗於此得悟，便有慈雲蔭覆世間之心，然後於生死海中置造法船，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能運載一切眾生者，不是頓空三際，彼我一如，普觀世間，等無有異，乃見色明心也。又如觀世音菩薩云：『 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寂，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試看當時古聖一得悟後，上合故不別有佛，下合故不別有眾生。眾生悲仰，諸佛慈力，平等一如，了無二徑。而今多少瞌睡漢，莫測雲月是同，獨見谿山各異，故以十方圓明，不捨法界，隨類應身，拔惡道苦，同證諸佛本妙覺心。只為眾生不覺，妄有輪轉生死，先聖一覺，便垂手眼之濟者，不是頓空三際，彼我一如，普觀世間，等無有異，乃從聞得悟也。又如大勢至菩薩云：『 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又云：『 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看佗分明道：『 若憶念時，現前定見。』雖去不遠，不假方便，曷得而自開也？毫無執著之心，怎教佗不悟去者？不是頓空三際，彼我一如，普觀世間，等無有異，乃念佛明心也。又如天台智者大師，因看《法華經》至藥王然身處，諸佛讚云：『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忽然大悟，得證法華三昧，便見靈山一會圍繞世尊，乃是徹底窮源，心花發現。後來不昧本有，將此三觀教法漸接群生，以報佛恩者，不是頓空三際，彼我一如，普觀世間，等無有異，乃看經得悟也。而今亦有廣聞一生、誦持一世，不能得悟此事者。為何也？窮其不可數論，略說則有幾種障門，後進不識，

猶如煙寺晚鐘：一者、不審其正理，如盧逐塊，只圖赶得溜、趁得贏，專計數目，不求了知；二者、將來資其口體，當作營生，流轉世情，不求玅悟，遇著好人，不受誡勗，鼓愚癡氣，滅智慧燈，有寶在手，其實未辨，不唯後來苦事現前，冥昧一生；三者、假使不行世利，方能善用其心。或明此事，如隔一紙，遇著盲師，便向佗道：『 即今得遇，以種往因。』未了當人，定然隨佗而轉，如夢中人將至天明纔要醒來，被佗穩定枕子，豈不是障門也？如何得離化城近到寶所？決定埋沒空劫大事。若乃真實達道人，須先會其本，而後不愁其末，本末契合，圜成道用，不妨依然看經、依然念佛，一香一花盡無虛設，舉足動步純是自己家珍。其或未能，只如經中道：『 如人數佗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何足較哉？」下座。

除夕，監院雲嶔請開示。僧問：「佛法本來無多子，誰是一行三眾人？」師拈拄杖，云：「者是第幾眾？」進云：「囫圇尚未曉，儱侗覺難明。」師云：「要明作麼？」進云：「如何是第一眾？」師云：「世界壞時原不動。」進云：「如何是第二眾？」師云：「陽春白雪無人頌。」進云：「如何是第三眾？」師云：「今朝有事來相共。」乃云：「明明大意，原無覆藏，不通有礙，了達無疑。若非頂[寧*頁]具眼，焉能緇素得出？緇素得出，無邊剎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知不離於當念，千源、萬源總是一源，千體、萬體總是一體，方知古人道：『 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雖實不去，便將第三眾移向長松樹下經過一匝，沾點潤氣，前後交合，合來合去，頑石自然點頭，何愁枯枝不茂？舉目無邊世界盡是一人，行履不出半分白毫，十二時中並無虛過，見處周圜則機能活，神悟盡徹則鋒能利，不可於未足中生滿足想，異日蹋翻平地骨堆有箇妥當處。假使一冬燒不盡，彼時改換門庭，不怖黑頭老子打算飯錢，惡類現前作得主宰。何故？仗此般若之力與世不同。譬如天子生於欲界，然未補闕，此界天人無不欽奉，蓋為苗裔之不同也。目前雖有成敗聚散，未曾損著、未曾傷著，然此主者，東西不挂絲毫、南北不沾一物，無來無去、無起無倒，只因未明此道，認奴作郎，歷劫招事帶累主家，一刻發明不受牽連，八識田中種成般若種子，一出頭來自然香從枝放、果結林中，定不虛也。豈不聞昔日趙州曾作沙彌時，同本師到南泉，值泉臥次，本師禮拜了，趙州方禮拜，泉問曰：『 近離甚處？』州云：『 端相。』泉曰：『 還見端相麼？』州云：『 端相即不見，只見臥如來。』南泉遂起，又問：『 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云：『 是有主沙彌。』泉云：『 那箇是你主？』趙州近前云：『 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知是器，許其入室。

看他者箇樣子，若非夙植德本，種就般若種子，千喚不轉、萬呼不回，現今多少髮白齒黃，死到頭來不明此事。且道過在何處？只因向道心輕、趁流意重，教佗參究上單便有瞌睡，腳纔著地不顧溝坑，鬧浩浩地打鬨度日，不往亂艸地裏橫眠側臥，便向荊棘林中走進穿出，教佗操履置待來生，殊不知置待來生愈甚荒矣！儒且尚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此出家人甘作如是見解，惟恐未來千佛出世已盡，依還保汝尚無出期？似一鍼投入大海，萬頃沙泥不知失在何處，焉得豈有今朝？過後，趙州又問南泉：『 如何是道？』泉曰：『 平常心是道。』所以，趙州會得者箇平常心，當下別轉面門，而復又問曰：『 還可趣向也無？』泉曰：『 擬向即乖。』此老人便下揮斤之手，州云：『 不擬，怎知是道？』看佗纔入林下會弄探竿，果然撥著是處。南泉故此不吝為佗透底打開，曰：『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而今人若具透關眼，好向者裏決斷，與佗一阬活埋。又曰：『 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當時，趙州於此言下了了明明，如日正晝，豈不是八識田中種就般若種子？一出頭來，香從枝放，果結林中，輕風動著，馨香播地，本出塵勞，不厭生死。既然如此，且不捨法界一句作麼生道？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下座。

師住東城觀音菴，月朗大德敷座請開示。僧問：「佛佛出世，祖祖相傳，且道傳箇甚麼？」師云：「莫作野狐精見解。」進云：「未審有傳即是？無傳即是？」師云：「一刀兩段。」進云：「豈不滅佛種艸去也？」師云：「天上人間。」僧禮拜，師乃云：「佛佛到頭，圜歸不二；祖祖出興，直露一乘。心病多般，屢設藥方而對治；苦火交煎，大降甘露以消除。執頓執漸，迷頭認影；分教分禪，搖櫓釘椿。把持聖解，令長途人而不歸；斷滅凡情，使近廚人而受餓。故以世尊道：『 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試問諸人：假饒此法信得及，現前有佛必在甚麼處？莫非口耳相習耶？紙墨露布耶？若作恁麼見解，從上宗風幾掃地矣，何得繼於今日？又曰：『 唯有諸佛乃能知之。』且道知箇甚麼？」乃喝一喝，云：「當時有人下得者一喝，免得塞卻鷲嶺一會人天耳目，將楔出楔，遂有三乘之話墮；末後拈花，終成一場之敗闕。幸有迦葉一人略契些子，又作世諦流傳，便云：『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汝當流布，勿令斷絕。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從此傳燈續燄，迦葉流芳。至西天般若多羅尊者二十七代，達磨尊者二十八，正在梁時。尊者觀此東震旦國，法法相似，器器皆同，所有大乘根性，特特航海而來，名稱東土。初祖接至曹谿第六，故以

衣缽為據。祖下所出四十餘人，內有南嶽讓、青原思兩派流行，密有源流為據。南嶽讓下出馬祖，祖出八十四人，內有百丈海、大溈祐、天王悟三人。百丈下出黃檗運，運出臨濟玄，稱為臨濟宗。大溈祐下出仰山寂，稱為溈仰宗。天王悟下出龍潭信，信出德山鑑，鑑出雪峰存，存出雲門偃，稱為雲門宗。又雪峰存下出玄沙備，備出羅漢琛，琛出法眼益，稱為法眼宗。以上四枝，俱在馬祖下分派流傳。上從青原思一派出石頭遷，遷出藥山儼，儼出雲巖晟，晟出洞山价，价出曹山章，稱為曹洞宗。自從五家接續之下，枝葉廣闊，莫可全記。唯臨濟一宗，上從南嶽讓下，以一枝而接一枝，以一器而傳一器，傳至破山師翁三十五，至於本師三十六，承承有據，嗣嗣無虛。有悟而無據，則野狐紊亂於法門；有據而無悟，則影響借勢而詐位。雖然，妄立高幢，只掩世類，一動一靜，具眼難瞞，隨喜者多，詳細者少，一概不分，龍蛇相混，長穢氣之風光，迷者不能覺其非；背淨日之朗耀，悟者不能行其道。達者不顧，祖道稍微，黠鼠得便，野豺翻身，障世人之眼目，捏異論之妖術。或言災難恐怖於人，或將塵勞眼花誑惑於人，或將肉身遷名指示於人，或將長夜夢境解證於人。又言：某佛何處出現？吾乃何人再來？某災何起？某日方見？鼓動盲人，入佗邪網。若跳不出，果在三途，三途報盡，方復人身。雖得人身，生居邊地，仁義罔測，因果何諳？荏苒一生，報盡還來，入諸惡趣，名為厲鬼，年老成魔，惱亂世間，此類是也。豈不別？干戈起倒，古來有之。世間殺業甚重，積在一時，夙報售畢，依然消散，乃人心之所造，非天地殃及於人。若是正道佛法，擊鼓鳴鐘，雲集四眾，高提舉唱，六和同參，旁門小法，背後捏怪，影響訛言，閭巷揚聲，只因心地未明，大齊合眼共跳。山僧並不閒管，無奈數次請出，若不表箇來源，依然真偽不辨。如是觀來，分明刺腦入膠，但能當下了然，方知不在事上。既不在事上，又在何處？」驀拈拄杖，云：「會麼？」喝一喝，下座。

開示。「豎起精進幢，憤發勇猛志，不被境風吹，何愁不到地？從上古人廢寢忘餐立死限者，播世可知也。若有堅固之心，何愁不與古人相似？要且古亦無所增，今亦無所減，會得古今一致，不出日用頭邊。惜乎瞬目蹉過，別處追窮，轉漸而不明也。故此初進步者，不可執定已往常情見解，如靠泰山；不可坐在無事甲裏，閒閒度日；不可趣向黑山鬼窟中，沉沉昏昧；不可前思未散，後想復生；不可執向一邊抱著死話頭，如釘釘木。果乃同作者般去就，不唯虛度歲月，愈甚遲凝，十數之中然無一二，所以病在此也。但能一肩放下，自然洞達，何必獨向口頭索言取句，過後對境熱瞞？所以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

與汝相見了也。』者箇消息便是古人向急水灘頭著力為人處。」豎起拂子云：「還見麼？一波纔動，萬波相隨。果中有箇逆流漢，向未舉已前一截到岸，本無如是絡索。後來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即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到者裏，鶴不停機，龍難湊泊，獨有汾陽知佗落處。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年，惟有鵝湖並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既則解推遷，還你現事在，不勞你去用意思量。既到用意不得處，正好思量。何故？譬如虛空具含萬象，塵塵剎剎全是大解脫門。當知先佛出世、吾祖西來，無一不向此門接物利生，須憑利器為先，非是專一無事而失後人之眼。或關山未透、谿澗未通，點著源頭便是本參，一忙一閒、一動一靜，觸處生疑、疑處必決，如鉤連鎖、如鎖連鉤，此間正是好箇消息，頓在面前精著眼覷。到者裏，山水亦非山水、聲色尚非聲色，且道是箇甚麼？檢點得出，應在此間是條正路。所以高安白水仁禪師上堂云：『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你說、荅你話？若然會得，許你有箇入處。』看者老漢無面見人，便將南山以就北斗，者僧雖未徹底，勘來也合定盤星。舜老夫拈云：『本仁既入荒艸，者僧又落深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唱；村歌社舞，到處與人合得著。』可見舜老夫不擇鞍轡，得馬便騎，爛泥地裏雖有扶人之力，怎奈時人翻身不轉？傳上座即不然，借者僧底定盤星別出鉤頭意，以一重透十重，千重萬重一重透；以一機明十機，千機萬機一機明。明到眼界開廓處、理事相稱時，自然首尾利便，並無阻闌，路徑不澀，何猶障礙？所以從上先賢未見一法而從懈怠中生，皆出本乎精進之力。如此言者，未免各人自去始得。且道去有何故？必到驚嶮處，行來見高低。」下座。

開示。「虛空未透，妄立知見；湖海不通，滯礙殺人。膏肓之病，故不發藥；肯受調理，痛垂一劑。一切眾生因無明本，流入顛倒；因顛倒想，流入諸趣。誰知而今明底便是當時昧底，當時昧底便是而今明底？覷破明昧兩岐，自然生死根斷。只為此根不斷，便有種種差別。獨以壁立萬仞者，純一坐在硬糾糾地，不善圜融，遂成倔強。後學訪問，無言指趣，再假徵之，忿起謓心，使人怖畏，失其善利。又以泯然無聞者，專一坐在死墩墩地，遇著撥火挑燈，有眼而不欲見，縮在人家後頭，長年等箇悟處，謂之無轉智孤魂，空消信施。現有一等梢子，磕破情見，暫得輕安，遇人問著，便云：空非有。此本無言說，一味執無執空，到底不欲繁所，躲向靜處，人來人往，總不相顧，似雞一般。所以古聖訶為落空亡之外道，魂不

散之死人。或以語言變通者，睡在浪滔滔地，一概偏見寡聞，再不受人拏捏，謂之倚艸附木精靈，勾邪引崇鬼子。或以譽世衒聲者，並不忖量紹如來種，達出世法，破世間暗，只想奉上謙下，謾神蓋鬼，無精徹眼，涇渭不分，行事之間，傷鋒犯劍。近來一等飯袋子，莫測如是錯處，一一號為禪病。一箇禪道，何曾得有病來？既爾禪道有病，先佛亦非聖人，豈不知歷代古德無一莫不教人參到絲無過患處，方乃據位為此人天師範，非是根塵未斷、智識未明之者而可承之。須爾勉者甚多，全然不知慚恥，口說空話，行在有中，身承佛業，心行魔事，縱心恣意，顛倒作為，令人侮慢，紿而不從，踐菩提苗，不復發生。可見上古先賢猶慮寂寥而敗種，而今法道落在擾攘以焦芽，不唯光揚聖化，返為開除不得罪人，一期報盡，為魔眷屬。到者般人，十箇有九而易行；本色道者，百中無一而合世。為佗兩下習漏未盡，如火見火，偏想做來，似冰合冰，逗著風力，圜成一塊，遞相捧讚，引人墮佗網中，正眼高觀，一場頑廢，不但阬其自己，亦乃恥辱先宗。殊不知少室門風無秋毫許，便有直截荷負，堪可為佗苗裔。所以，僧問六祖：『 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 會佛法人得。』僧云：『 和尚還得否？』祖云：『 我不得。』僧云：『 為甚麼不得？』祖云：『 我不會佛法。』看佗六祖揭示黃梅意旨，如揮金剛寶劍一般，不獨斷者僧底命根，乃至天下人未了之事到此冰消瓦解。若無恁麼倒斷，則同西天九十六種之數無殊矣。所以，大法明底始得如是說話。然會黃梅意旨麼？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下座。

魯沖高明黃居士、秉孝、儀廷、遂寰、翠寰合族眾居士等請開示。僧問：「次第不勞重指示，一言普利事若何？」師云：「雲散千門月，陽回萬戶春。」進云：「旁開徑路人來往，者段風光那箇知？」師云：「闍黎還知麼？」進云：「不知怎得到者裏？」師云：「賊兒休認為嫡子，破散家緣不可當。」問：「從上因緣還許學人問得否？」師云：「渡頭秋月影，一任浪風翻。」進云：「空生不說說，釋梵不聞聞，此理若何？」師云：「清早起來山寂寂。」進云：「空生已說說，釋梵已聞聞，又作麼生？」師云：「晚間歸去雨濛濛。」進云：「未審其中不聞底是甚麼人？」師云：「赤條條漢。」進云：「古今長篇短句是為阿誰？」師云：「汝等業識未了。」僧隨喝，師便打，乃云：「祖師門下、如來教中長篇短句，只為眾生塵勞業感晝夜不息，從旦至暮如鎖連環，相續不斷如在夢中，故有種種言詞喚醒轉來盡教知非。既知非已，然發一念向此門中從心理會，會到意識安排不得處，不肯放手欲求明白，及至對境逢緣撞在面前，被者明白蓋了，本人便隨佗去，日久不返，孤負初心，故以親處太親、疏處太疏，雖然暫時進步，終是

道力而不能勝業緣。誰是業緣？親處便是；誰是道力？疏處便是。既爾如此，不忙定度，待汝諸人終日去看，自然有勝而不勝者，強過道力。強過道力，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境緣蓋覆；境緣蓋覆，則處處相著；處處相著，則抱苦為樂，風動塵飄，空色未辨，隨順情由，著世間有，便是業緣而不能勝道力。如何是道力而勝業緣？看佗上古先賢，箇箇靡不心地圜明，光成一片，無理不周，無法不貫，所有差別，一道宣述，便是道力而勝業緣。然爾，一有多種，二無兩般，第一義中了不可得。若是棄業緣而趣道力者，我說是人皆與諸佛違背，定不相知，遇著有智之流，權以道力為器仗，必要攘除業緣。業緣既除，道力無住。所以，六祖聞客誦經，悟得無住之心，便乃直造黃梅，參見五祖。祖問曰：『 汝自何來？』曰：『 嶺南。』祖曰：『 欲須何事？』曰：『 唯求作佛。』祖曰：『 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耶？』曰：『 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曰：『 隨眾作務去。』曰：『 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 者獦獠性根太利，隨眾作槽廠去。』六祖作禮而退，負舂數月，後來露出明鏡非臺之語，亦是無住之心。到者裏，望影猶難，追蹤莫及，如水之淨，徹底無痕，是妍是醜，逃之不得，始信無私，圜明周遍，纖影不了，盡是病根。」良久，云：「然覺病根起處麼？若也覺得，一鎚脫去，是賢是愚，同歸一致，真與非真，了無二途。既了二途，作麼生是同歸一致？千里谿山隨指顧，一川風月任逢迎。」下座。

密印禪師語錄卷五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六

門人如暐等編

開示

純修梁居士等請開示。僧問：「古來道：『 五蘊非有，四大皆空。』且道五蘊未空時如何？」師云：「旋山煙蓋頂，繞澗樹遮陰。」進云：「佗日看破四大又作麼生？」師云：潦「停秋水淨，雲破曉山開。」進云：「昨日釣舟隨浪轉，今朝漁網順風牽。」師云：「你還出得也未？」僧無語，師云：「更與一層。」乃云：「捨身受身，為甚形軀遺累不了？從劫至劫，因何困苦連住不休？故有貪愛因緣，展轉成質。所以道：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為本。且道貪箇甚麼？貪著四大浮囊不淨之身為自身者，猶落顛倒。愛箇甚麼？愛著六識緣影為自心者，都成夢幻。故始劫來流浪生死，經百千劫無時休息，積骨如毘富羅山、飲乳如四海水，只為冥無智慧，不能覷破四大本空、六識非有，埋真逐妄，被境所拘，身影相隨，不得自在，四流漂蕩，八苦交煎。故世尊云：『 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是假、幻影非真，異見不生，本自空寂，無我人、無眾生、無壽者，便是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始知虛玄大道，道亦非道；無著真宗，宗亦非宗。微細流注，點點不關，圜滿覺心，俱已周遍。雖然洞明此理，恐情難以足除，前塵妄起，切莫相續。臨終欲得自在，塵境先得自由；塵境若得自由，臨終而得自在。所以道：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不見歐陽文忠公遊嵩山，遇一老僧，問曰：『 古之高僧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 定慧力耳。』公又問：『 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 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忠公大喜，而不知膝自屈也。者箇說話大似攜杖步嶮、把纜放船，令人難以擦手。山僧者裏又且不然，要你諸人必假自覺，覺了無明；必假自照，照空有漏。有漏盡而非照，將何以空？無明盡而非覺，將何以了？到者裏，照亦不可得、覺亦不可得、無明不可得、有漏不可得、生死不可得、涅槃不可得，且道得箇甚麼？揚眉直須便棒、瞬目直須便喝，歷劫根塵當下消除，至今無明一時傾盡，中陰脫落不滯，故名清淨法身。到得者箇田地，出此沒彼，縱橫自在，顯身隱相，任意往還，人間天上隨處寄拓，此界佗方隨機赴感，不愛天堂、不惡地獄，愛惡之情已泯，永無分段之形，事猶己作，廣利群生。既然如此，未審法界還盡得也無？明

明不了一場事，舞到驢年尚未休。」復舉：「雪峰因僧參，峰問曰：『何處來？』僧曰：『覆船來。』峰曰：『生死海未度，如何覆卻船？』僧無語，歸舉似覆船，船曰：『你問我。』僧理前話，船曰：『渠無生死。』」師召大眾，云：「既則無生死，渠在甚麼處？」喝一喝，云：「常光一道無遷改，八萬塵勞本不該。」又喝一喝，下座。

開示。僧問：「無問無荅，已明本分時如何？」師云：「每有目前事，全彰大覺仙。」進云：「雖然，有問有荅，未明本分時如何？」師云：「谿籟和風響，桃花伴雨飛。」進云：「恁麼則隨波逐浪去也。」師云：「岸上底又作麼生？」僧便喝，師云：「未信汝在。」乃云：「凡欲人道之先，莫隨憎愛起倒，而欲隨之，得非礙乎？及其惡之，又成大錯，必在當人一念不著不避，心似湖海，量若山谷，不揀細事，便得平等心也。然爾亦得所入道疾，使其廓蕩不滯於微末之間，故此初祖云：『亦不睹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者箇境界，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不擇優劣，豈別凡聖？故無揀擇心也。然爾亦無如負百斤重物，連繩解下，惟箇空人來到此間，點破則易，靡不如斯，難以措手。假使釋迦出頭，權且作箇無用。事不獲已，但以冷眼觀之，任佗隨波而去，逐浪而行，或依盲人取便，或向墨籍討尋，純一妄自囚執，認指不能見月，只說此事要做方可得成，要作方可得就，隨例倒地，是故如來說為可憐愍者。永嘉所謂：『亦愚癡，亦小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此之謂也。據實而論，但以無心於事上驀直覷破則疾，所將語言裏在意識中間每日思量則遲，抖起憂悶甚不能入，枉施其功返成不驗，年深月久而生退屈。試看法華會上娑竭龍女八歲疾得成佛者，何也？現有偈云：『深達罪福相，遍照於十方，微玅淨法身，具相三十二。』且道：罪福二相在那一相上？深達即便轉女成男，速證無垢世界，箇中人一點謾佗不得，門外打之繞者何嘗夢見？且將棒喝放在一邊，不惜眉毛指條古路而作方便。內有識者，須知古人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到者裏，外不見有做作之事、內不見有取證之心，內不取證則外境幽閒、外不造作則內心寧靜，微玅法身淨盡不隱，三十二相隨形具足。還信得及麼？」乃合掌，云：「伏願家家轉女成男，揩除胭粉氣相，處處無垢世界，不成有漏家風。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且道：為汝保任底是甚麼事？二宗得旨非南北，五派歸根絕異同。」復舉：「趙州問新到僧：『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一僧，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向

後，院主出來問曰：『 為甚麼曾到底也云喫茶去、不曾到底也云喫茶去？』州召院主，主應諾，州云：『 喫茶去。』」師云：「還識趙州落處麼？若也識得，逢金莫點、見玉休琢，無限盲龜並跛鱉，一同出網不張羅。」喝一喝，下座。

開示。僧問：「有問有荅時如何？」師云：「拈起石頭即是玉。」進云：「無問無荅時如何？」師云：「卷起門簾月在堂。」進云：「如何是定中之慧？」師云：「適來放過。」進云：「如何是慧中之定？」師云：「再亂不容。」乃云：「擾擾塵埃，起倒不干於正定；昭昭影象，往來豈礙於空王？非同觀照守默之流，亦非銜言嚼語之類。所以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一切不可，畢竟如何？」遂喝一喝，云：「若也入得，不欠一人；其或未能，只得分名列相去也。六波羅蜜，萬行之本。禪者，六中之一也。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東土華言翻為靜慮，又云思惟修俱已。定慧之稱，明之曰慧，了之曰定，定慧了明，故名曰禪。第恐眾生心識紛紛，墮在散亂，須以禪定而對之。圜頓法門不作對治境界，但看定者何人？亂者何物？一了然不成，二見見不能及，以得正定而達慧命也。若以將心所止為定，靈利辯聰為慧，棄有著空為禪，盡屬小乘、外道、凡夫。但看六祖云：『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意，即是定慧等學。』又曰：『 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諸人於此明得，如前後步，進退之間不勞彈指，同登聖道，三世諸佛不逾此門，歷代祖師皆得功用，故名一行三昧。若能念念熏修、念念觀察，自然漸得百千三昧，一切神通、一切玅用莫不從此三昧而得。又名總持，包含萬象，該括三乘，具出辯才、四無礙智，凡是玅義悉皆具足。既具足已，方知非慧而不能成就佛事，非定而不能頓同佛體，頓同佛體迥異諸門，非禪、非定，非出、非入，非散、非亂，非智、非慧，內無所得之心、外無所失之法，譬如虛空不著空見，能所俱泯、凡聖兩忘，體自空寂，無時不定。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復舉：「世尊因外道問：『 昨日說何法？』世尊曰：『 說定法。』曰：『 今日說何法？』世尊曰：『 不定法。』曰：『 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 昨日定，今日不定。』」師云：「昨日今朝，定與不定，倒握龍泉，必行正令。咦！古今外道與天魔，盡向此間來乞命。」驀拈拄杖，云：「會麼？」一喝，便下座。

開示。僧問：「敵手逢敵手，作家遇作家時如何？」師云：「一竅全通，兩輪並照。」進云：「正打旁敲，有何利益？」師云：「風

前識得月中桂，滿面飄香一路歸。」進云：「直下承當底來，又作麼生？」師云：「小歇曷能通大見？」進云：「何處安置於佗？」師云：「馬廄牛欄。」乃云：「欲入此道，不假思惟，提起放倒，一齊捨卻，直下承當，承當亦捨，是小歇場，復來返觀佛祖玅用，不越此道淨光明中。須知古德云：『 映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又云：『 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是分明，何嘗隱蔽？只為目前放過，茫乎不覺，純向典章裏而求知解，謂我聰利明白，不受人謾。直饒記了一大藏教，如鉼注水，限盡到來，未免忘失本因，隨識漂墮。蓋因已往性地，未曾得明，盡向意根蘊習而所得也。那時節，正如賓主相散，不割捨離，業浪一來，賓不放主，如船未翻，被佗帶下水去。所以道：『 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山僧見沒欲救，是以口業難息，不入深村，何以相為？昔日有箇太史黃山谷，初謁東京法雲秀，不工豔詞，痛戒酒色，日唯朝粥午飯，志銳參求。次依晦堂，得箇省要處。後來復謁死心，隨眾入室，心見問曰：『 心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死心約出曰：『 晦堂處參得底。』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 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了，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尒尋思：被天下老和尚瞞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可羨當時塵勞中人，已事不得了明，更加如是精進，進到不疑之地，始得大休也。』山僧嘗言：今時為學者不重己靈，為師者不體先聖。據論，然不差矣。者箇樣子便是重己靈者，且道為師者體何？先聖有箇兜率悅和尚，乃張無盡之師，室中設三問以勵來學：一曰、撥艸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見？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兜率悅和尚如此為師，謂之救眾生如救頭然，體得先聖之模範；黃山谷居士如是參究，謂之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作得後人之眼目。且世俗中然不忘此段事，況我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一衣一缽不同在家，更有許多障道因緣，豈肯一生空過、荒艸揚身？那時節前路茫茫，莫測何往？正好誠心竭力，不捨寸陰，當究此事。間有智慧者，豈讓古人乎？且道有智出來如何當究？迷悟二途端在我，是非兩字不隨人。」復舉：「湛堂初謁真淨和尚，淨問：『 近離甚處？』曰：『 大仰。』淨曰：『 夏在甚處過？』曰：『 大溈。』淨云：『 甚處人？』曰：『 興元府。』淨展手，曰：『 我手何似佛手？』堂罔措。淨曰：『 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麼處？』堂曰：『 不會。』淨曰：『 一切現成，更教誰

會？』」師云：「不出舊時行履，等閒舉著便有淆訛。可憐生！何不待他云：『病在甚麼處？』直向他道：『無端新戒入荒艸，因何老大落深村？』」下座。

開示。僧問：「囊錐未露時如何？」師云：「人天莫測。」進云：「囊錐已露時如何？」師云：「知疼方可刺，無血不須劗。」問：「道泰時清即不問，埜老謳歌事如何？」師云：「幾句還鄉曲，無猶接拍人。」進云：「如此拍拍相接，為甚麼前日不許問話？」師云：「言須見道方開口，句不投機枉用心。」進云：「且道知心達本底來又作麼生相見？」師云：「併作一阬。」乃云：「知心合體，達本情忘，無礙真身，湛然發現，如斯境界，方得大事了然。」豎起拂子云：「者箇當途作麼生避？既避不得，情且未忘，如何達本？若也達得，不妨擺手出章江；若達不得，正好七尺單前豎起脊梁，所將未釋疑團貼在額頭上，無急著急，無忙著忙，異日方有趣向分，方有了達分。若道開口處我能知，提起處我能會，自不覺知之一字，正是障閉魔王隱在六根門頭，任佗行事，蹭蹬之間豁隨佗去，蹉跎之際又入風塵。此人決定不知被魔所攝，不久則倚倒作顛，隨狂發亂，有過不肯自省，無事愛疑佗人。身居眾中，如油入水，兩不相生，避喧求靜，自作妄想，履不上路，一氣悄然，為佗眷屬，豈不令人悲哉？然肯洗心育德，止絕慢心，求人決擇，尚不遲在。所以道：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久久從佗撥正，方知已往前非，今時欠緣，不能利生；種得根苗穩當，異世出來，更省心力，常逢正見，不落邪途，遇有道人，滿盤拓出。譬如虎生三日，便有食牛之氣，揭開毘盧頂門，便向化佛門前經過，一一於報身中涌出，大用全機拯濟一切，無不充之，件件始得相應，方與佛祖為師，坐得曲彔木床，受得人天禮拜。若也未到恁麼田地，一向虛頭進退，不知佗日閻羅老子未肯放在。且知進退又是何人？當日佛眼會中有箇世奇首座，瞌睡中聞蛙鳴，誤聽為板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板也。』奇恍然，詣方丈披露，佛眼曰：『不見羅睺羅。』奇遂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板響，覺來蝦蟆啼，蝦蟆與板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遵玄奧。眼命分座，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鍼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有暮年學者力請，以偈辭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直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眾罔措，奇喝一喝而終。試看當時古人到此地步，尚且不敢麤心善縱，而今多少燈影之下坐底不等天明，眼前未諳三尺之光，並不知非出來欺謾後進，今日較來，看與世奇首座猶隔多少？」以拂子拂一拂云：「超宗無異見，影響隔千岐。」遂擲下云：「放過

一著。」復舉：「五祖演垂語曰：『 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云：「古往今來鈍置多少好人。」乃召大眾曰：「如何是佗鈍置處？不愁劍戟從空下，獨懼藕絲絞殺人。」下座。

開示。僧問：「經題八字，云：『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云：「篇頭亦不載。」進云：「何所檢討？」師云：「無處不切著。」進云：「昔日有僧問地藏，藏云：『 看取下頭註腳。』且道腳註何處？」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徹底無物徹底盡。」進云：「已出世後。」師云：「幾處隨方幾處圜？」進云：「凡聖到此，是同是別？」師云：「谷口蘭兮岸上菊，風來都是一般香。」進云：「既然如斯，因甚心中不了而求解脫？」師云：「水中獸戀水中樂，樹上禽思樹上歡。」進云：「未審何日纔得覷破？」師拈杖云：「此間不得了，敢保到驢年。」乃云：「一切眾生往還三界、旅泊四生，因不信了自心而求解脫，隨識漂轉，無有出期。故以諸佛愍念眾生難出之苦，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令諸眾生隨類各解，猶如春雷一震，百蟄皆驚。承斯恩力，或得四果、或登十地、或證三賢、或生天上、或在人間、或發清淨願力，不圖福報紹隆正宗，乘般若船於劫海中往來周濟。奈乎末法將至，減劫時來，眾生垢重，貪著眼前沫泡以為真實，固執現行無明難調難治，順其情習則生歡喜，逆其情習則懷惱恨。雖然依附良朋，未能決擇深奧，縱遇明眼，何得啟悟真源？無非上下相瞞，一概打哄度日。試看當時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本分未明、機緣未契，與巖頭到鼇山不肯休志，危坐終日，幸得巖頭與佗屏去從前知解，方得心地開通、窒塞不滯。巖頭云：『 佗日播揚大教，須是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始得蓋天蓋地，便是丈夫可為。』既然如此，要且山河萬象、日月星辰、情與無情尚非分外之物，一一別轉面門，但看落於何處？如斯明得，正不外於此也。及至未涉典章，先達理路，今古一貫，兩不參差，旁於稽古，無不諦當，隨人取用，可謂快活。若論終日喫餅而不知是麵做，以為流出之法，如此見解，佗日被人問著，定然目盹口啞，饒有祇對，大似抵水撮沙，雖拈古人語句，如將方榫以投圜竅，故斯之與胸襟流出不相類也。實乃胸襟流出者，則力量勝；佗門而入者，則力量微。力量微者，只可平地推車，難過嶮徑；力量勝者，入得惡道，進得魔宮。欲到古人地步，必看來處為先，未得自己心開，權且放下，已往領覽，知解素性，做箇百不知、百不會，向那不知、不會處一會。會得，管取雀飛窠墮、樹倒藤折，那時節三世諸佛不敢將片言與汝理論。何也？腳跟點地還隨步，腦頂門開不讓情。」復舉：「谷泉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明問曰：『 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

來？』泉曰：『 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喝曰：『 未在，更道！』泉便作虎聲，明以坐具摵之，泉接住，推明至禪床上，明又作虎聲，泉笑曰：『 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云：「玲瓏巖峻，古策風高，一抑一揚，真顯臨濟無礙之道。若是裁長補短、較重論輕，實管中窺豹矣。還與商量處麼？飛星爆竹難留意，裂石崩崖豈縱情？」下座。

開示。僧問：「如何是前三三？」師云：「燈籠跨馬山中出。」進云：「如何是後三三？」師云：「露柱騎牛水上來。」進云：「未審從上宗旨還借問得也無？」師云：「徹底碧潭月，從君任意摝。」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轟雷掣電驚天地。」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鷺入蘆花一樣同。」進云：「如何是正位中事？」師云：「歷歷黃金殿，堂堂不敢窺。」進云：「如何是偏位中事？」師云：「門門青瑣對，躋躋玉階朝。」進云：「如何是君視臣？」師云：「一輪秋月鑑，四海映波心。」進云：「如何是臣向君？」師云：「盡知黃屋貴，齊聽靜鞭聲。」進云：「君臣道合時如何？」師云：「偏圜常呼喚，上下每交參。」進云：「幸得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師云：「大家出隻手，齊賀太平春。」僧禮拜，師乃云：「靈山拈出，無法可傳；少室得來，無禪可授。接正續者，奮雄音絕唱於國中；除偏見者，振大機普應於天下。正眼觀來，諸佛諸祖無顯無示，是賢是聖無說無聞。不見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嘆，者曰：『 空中雨華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 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 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嘆？』天曰：『 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者箇消息非是豆從冷灰爆出之者難得少分相應，若得相應果，乃其中實不見有授法者、亦不見有領法者、亦不見有說法者、亦不見有聽法者。既已俱不曾有，且道臨濟三玄要、曹洞五君臣、雲門顧鑑咦、溈山三種生、法眼六相義又從何來？」良久，云：「風過魚磯冷，霜來月棹寒。但恁麼喻，須知無意之間別有好事到來，自然全彰顯現。無舌人偏不費力，無手人善能舉措，須落見聞覺知，佗有出身道路。等閒出一語，神鬼莫能測；尋常退一步，人天莫能至。到者裏，雖知人天有為幻化，而莫輕其小善；雖達自己罪性空寂，而莫縱其小過。縱其小過，則同污染不淨中人；輕其小善，則墮撥無因果數類。諸佛尚無護念，神鬼豈有欽崇？所以六祖問讓和尚曰：『 甚處來？』曰：『 嵩山來。』祖曰：『 什麼物恁麼來？』曰：『 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 還假修證否？』曰：『 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 即此不污染，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便是者箇道理。恁麼酬酢，謂之迴超位次，不落階級。理

絕修證，本自現成。縱然無病，須當忌口，不使污染入心，免受雜毒之害，的的保養聖胎，直待霜露果熟，堪為弘佛道化。且佗時播地馨香一句作麼生道？萬象森羅皆喜慶，龍天八部盡葵傾。」復舉：「天衣懷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言語，忽遇無手人打無舌人，且道無舌人道箇甚麼？』」師云：「只恐不是無舌人。果然是佗，非只一口，八萬四千毛端都會現身說法。且道說箇甚麼法？爐中飛雪揚三界，碓觜生花遍大千。」

開示。僧問：「孤峰垂手即不問，移嶮就平事若何？」師云：「雷霆收號令，星斗現文章。」進云：「恁麼則周天俱顯露，點點盡皆圜。」師云：「若明失卻眼，不語落沉平。」進云：「怎奈背向不同何？」師云：「你在甚處見得？」進云：「松高經歲久，花疲怯春寒。」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惺悟覺來知義墮，沉淪轉去理如何？」師云：「休隨瀾影動，面水看空輪。」進云：「且道本合清虛，還分方向也無？」師云：「巴山無殊理，楚水一江天。」乃云：「沉淪界內，惑苦紛紛；惺悟場中，靈明寂寂。惺悟覺來，慧日不沉於有地；沉淪轉去，昏雲掩蔽於空門。昏雲掩蔽，則觸事憒憒；觸事憒憒，則我見重增；我見重增，直曉佗人過失，自己不能退顧，逐日上單下單，自不返省，離塵脫俗，所為何事？割愛辭親，圖些甚麼？若不報國資親，難酬水土；若不導利檀那，枉披法服。況且心頭未悟，道眼未明，我且尚不能了，將何利益於佗？尋常如是，自策為之。有智慧者，無奈近來愚頑不肖，懶求深進，兀兀度時，取性隨緣，輕師慢法，身如僧相，心似俗流，徒消信施，並負四恩。知慚愧者，須當退顧，向自己腳跟下默默推窮，能知佗人好惡底，能辯佗人是非底，從何而起？是箇甚麼？因何我自不知？推窮來，推窮去，不可怠惰，如救頭然，推到無可推窮處，內外中間了不可得，全然不費毫力，管取人我山崩，愛欲水枯，瞋恚火滅，無明殼破，前無遮障，後無壅塞，六窗悠蕩，一室清明，量同法界，體合真空。方知今日說出者般語話，於了事分上，半似掬水澆瘡，內有決斷之流，和盆打潑，不為性燥。今既無人，復向泥裏再洗土塊。何以如此？蓋為泥不知土本，土不知泥原，隨逐愚見，妄取分別。阿誰有世法，又不通佛法？阿誰通佛法，又無有世法？且道世法、佛法，是一是二？是有是無？到者裏，不得說一，不得說二，不得說有，不得說無。然且佛法、世法，一二、有無之義，亦如毒藥，亦如甘露。落在有智人前，毒藥化為甘露；落在無智人前，甘露化為毒藥。亦能益人，亦能損人。昔日樓子和尚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有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豈不是落在有智人前，毒藥化為甘露，可以定作世法，得麼？昔日盤山和尚因於市井行，見一客人

買肉，語屠家云：『 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 那箇不是精底？』盤山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舁喪而出，歌郎振鈴云：『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一齊作哀，盤山當時身心踊躍，舉似馬祖，祖印可之。豈不是落在有智人前，毒藥化為甘露，可以定作世法，得麼？有一座主到南泉，泉便問：『 近日座主講甚麼經？』曰：『 《彌勒下生經》。』泉曰：『 彌勒幾時下生？』曰：『 還在天宮未來。』看此見解，莫是佛法中人因何下落？不省南泉老婆心切，與佗上下按定，活捉中間云：『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座主無對。儻有衲僧見識，者兩句下正好回身掉戰，安得氣息不通？豈不是落在無智人前，甘露化為毒藥？又可以定作佛法，得麼？若定作得，六祖不合云乎：『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你若直下緣起無生之旨，者箇甘露、毒藥俱是當人受用；你若強勉執定，妄去分別，三十夜來定然撞向閻羅老子面前，領鐵棒、吞鐵丸，便是者等說佛法、世法底，更不是別人。近時已來，數十人中覓箇無此病者，果亦難得，為佗往昔不能圜歸理地，干被此等見解趣向兩排，中乖聖道、障自悟門。若肯一路回觀，但向日用應緣處恒常不昧間，則日侵月久，聖諦、俗諦，佛法、世法圜成一道，更無別矣。既至此已，有話只對家裏人說，艸地無人，切忌不可放箭。何也？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復舉：「五祖演示眾曰：『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腳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花開結果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師云：「地頭貨省了多少心力，不歷程途便得無限受用。試問大眾：如何是佗所出處？」眾無語，師指案上云：「香爐銅鑄就，硯本石磨成。」下座。

開示。僧問：「空劫薦得猶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境界？」師云：「出匣太阿截礙見，入門辣棒破疑情。」進云：「學人只得斂衽而退。」師云：「萬劫千生。」問：「不涉彎環路，切徑事若何？」師云：「水裏失物水裏摝。」進云：「也是上大人，喚作丘乙己。」師云：「若不得後語，前話也難圜。」僧禮拜，師乃云：「頓悟同如來，議思總是礙，連思所議心，颺在佗方界。所以道：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除得淨盡，不許絲毫蘊向中間。然將議思不到底、妄想不及底更進一步，者一步而雖險，然且易進，只是無人拌命捨身。儻若一捨捨了，便是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方知如是功德不思議解脫境界，非隱非顯，朗朗如日之明；無句無言，歷歷如雷之震。故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以四祖一到如是功德不思議解脫境界，謂嬾融曰：『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心若不強名，妄情何所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者箇境界，莫道群狐腦裂，獅子須要腰折，便是頓超無學而出有漏也。昔日龐老一到如是功德不思議解脫境界，便云：『 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直者是，何慮菩提道不成？』者箇境界，莫道閻羅一老，千聖奈佗不何，便是頓超無學而出有漏也。昔日，大溈禪師一到如是功德不思議解脫境界，便云：『 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佗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者箇境界，莫道波旬覷見，千眼大悲觀佗不著，便是頓超無學而出有漏也。奈乎去聖時遙，人增上慢，認虛為實，狐疑未了，愈追愈遠，不能取證，遂將三老徹證因緣與汝煉成一柄斷命刀子，置向面前，教伊觸之不得、背之不是，觸則喪身失命，背則萬劫千生。既到者裏，如何展脫得去？」驀拈拄杖，喝一喝，云：「還見麼？適來華嚴會上所有無數七地菩薩聚向拄杖頭上，中有一上首為你諸人道：『 我今住此地中，單只求佛智心未了，尚有法塵煩惱。然後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至第八不動地。既至此地已，即捨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被佗一喝，齊證如是功德不思議解脫境界。』未審大眾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更不長問、短問，如何、若何？脫或未能，先須觸瞎孃生眼，然後挑燈看古人。」復舉：「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復有僧來，濟亦舉起拂子，僧不顧，濟亦打；又有僧來，濟又舉起拂子，僧云：『 謝和尚指示。』濟又打。」師云：「到者裏，然無偏黨，莫論親疏，野鬼閒神俱殄滅，不煩咒水與書符。」喝一喝，下座。

（菩薩戒弟子如明號雲徹、照慈號穎微，助刻密印禪師語錄第六卷。伏願道德永固，世世流通法寶；般若常明，生生繼續宗乘。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歲季秋月，板入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坊附藏流通。本郡信士謝穎仙書，梓士倪天章刊。）

密印禪師語錄卷六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七

門人如暐等編

法語

示了凡大德

九旬一休凍，天地廓然春，光明無向背，全是法王身。具眼者見此法身光明，一色清淨，無有壞雜、無有錯亂、無有分別。在家菩薩雖則不能契合，全憑依此一段光明操家治業，林下衲子依此一段光明究古窮今，歷代祖師依此一段光明傳佛心印，十聖三賢依此一段光明接物利生。既然一色清淨，無有壞雜，因甚麼十個有九不知落處？為佗隨相而轉，故生分別，棄塵勞，覓佛事，翻本子，便有法無言說亦非道，皆然一義認為兩則也。所以先賢明知後人錯處，謂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若是達道高人，不住岐路之上，直下覷破，憎愛雙忘，連此光明起處了不可得，遇人逼到無吐氣處，方知老拳一起，喝下翻騰；其或未能，莽鹵不得。

示谷穎禪人

上古尊宿以有矜式，凡欲出來整頓頹綱、扶持末運者，每常見人墮在知解網中，舉步不能出得，臨時故有勦絕，方成利器。現今尚有隨言逐句者，就將心意識來領會，蘊在其中，如傷食人未能消化，日久成疾。不若常存一口寶劍，休問佛來魔來，抽出便斬。向這裏擦手不疑者，任佗宇宙橫行，不被風隔雨阻，遇著皮下無血之流、眼內無珠之輩，貴乎者直下承當，不貴乎者一任推脫，豈在敲磚打瓦、祭鬼燒錢？所以圜悟老人道：「如引上萬丈懸巖上，打一推令佗命斷。你若在平地上推到彌勒下生，也只不解命斷，如人在夢，欲覺不覺是也。」而今人下得這番惡手腳，不獨令佗漆桶子破，要且不失住持大柄，方可提得古人心印，揭露今時向上一著，豈能令人住在智識裏面？只恐多多和和、將將就就，縱歷金鎖玄關，終是返成滯殢，莫道與他開通正路，累得個個東倚西立，日久則長途路上難覓一個不落佛後之人也。凡據此位者，先須己眼自正，不被妖異以塗糊。何也？譬如碧海而相似，萬象到此，影質莫能所逃也。豈不見臨濟侍立德山次，山云：「困。」濟云：「老漢寱語作麼？」山便打，濟掀倒禪床，山便休。看佗二老用處，迅如閃、速

如風，若非頂[寧*頁]破裂、眼光脫落、障礙消融，見佗古人猶如紗羅帳裏觀月，到得這般田地，如獅子王得大無畏，然不避忌碩大光明，真丈夫也，豈徒然哉？

示出凡王居士

個中事不假造作成、不假安排就，先從自己了得妥當，始識不受人謾。所以上古先賢未獲妥當處，終日怕怖生死，如救倒懸，不惟現世無常，回觀無量劫來受盡多少苦楚、多少煎心，為甚麼跳不出這個網子？故佗先有如是知非、如是厭患，然後純一向道，不逐多言，就將這個知非底心當下頓除，便至如來不動之地，那其間方知此道坦然，會得不曾增、蹉過不曾減，從前妄想顛倒、流轉生死底事，如空中花及第二月。試問賢公王居士：這個知非底心即今向甚麼處頓除？舉起筆云：試道看。須向這裏進得一步，驀直到地，穩坐長安，更不疑也，何足論哉？

示斷崖禪人

迦葉印心已前，達磨直指已後，西域的的相承，東震密密符契。事不獲已，道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殊不知這一句子，令人提起也求生不得，放下也求死不得，是佗屋裏人方知落處。若是汾陽道底，定如掉棒打月。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貴在當人捨卻荷負，跳出支離，到那赤條條地，不挂一絲一毫，千人羅籠不住，萬人呼喚不回，方向那邊履踐過來，覿面驅耕夫之牛、奪虎口之食。正眼觀來，都是奴兒婢子邊事，亦非大善知識可為。到此境界，做佗兒孫，決不謬矣。奈何一種強癡兒，不受師教、不依古行，不肯上前、不自了卻，隨佗性去策子裏逐日尋討，謂之學事。背地下三三兩兩，亂將古人直切公案委曲議論，如個論主相似。殊不知這分人最難，盡未來劫不成大器。所以神鼎諲和尚憐愍此輩，道箇「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而今說箇悟之一字，亦是為拔沉淪之語。蓋為眾生無始以來，不能覷破五蘊，隨順三毒，捉水中影以為實事，流入諸趣不能了休，教佗捨迷向悟。若是夙植德本，一出頭來，落在真善知識座前，境風搖佗不動、煩惱礙佗不著，如個死了一般相似，輕輕撥動，心地開通，軸軸展開，性天朗耀，謂之向悟捨迷。既然迷悟了不可得，頓徹達磨心髓，亦無心髓形段。到這裏，從前一切五蘊三毒煩惱境風，猶如空中片雲相似，來無所黏，去無所綴，佛法世法打成一片，菩提煩惱放下兩頭，謂之不疑之地。近來也有一類半醒

半醉底，方解道個本來不迷，有何所悟，逼著問佗無迷悟處，依然退身不得，現出醜來。似這等人，便是塗達磨之眼目、壞釋迦之慧命，安可同日而語哉？參學人須要大徹法眼。何故？明鏡當臺，妍醜自分耳。

示湛輝大德

圜頓法門，量如虛空，非論佛之與祖、凡之與聖，並及六道四生，本來具此一段大事因緣，故以諸佛諸祖出現世間，為佗了卻頭頭法法盡是一雲，所出一味之水，為諸艸木而有差別，隨佗根器受潤，故有三乘漸次之說。果有悟入佛之知見者，其實皆一道也。蓋為眾生多劫不能悟入，落在迷真逐妄；此時或聞是語，不能透徹，落在捨妄尋真。所以道：「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又云：「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正好在此一刀兩段，真妄情消，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小出大遇，受用現前，應物邊事，恰如掌中拈出，亦非外法。或時放下，凝然湛湛，寂爾無痕，如座須彌山相似。而欲報佗深恩，唯有南泉臨教銜艸一則始得。

示淨然徐居士

習世間藝，精世間業，梢子用心不到處，則不能成。求出世間道，達出世間法，無你用心處，無你計較處，人多於此蹉過，專向情見日長縈纏，把捉空花，認為實事。故爾先聖愍之，權將金彈子而博泥彈子，誰知後來人吞在肚裏，不能消化。若是決定人，不拘是泥是金，連膽一齊嘔出，個裏一點然著不得，廓蕩蕩，寂靈靈，道眼無礙，佛境現前，凡皆風吹樹動，雨灑花飛，塵塵剎剎，無一不從本地而彰。若到此間，分明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也。

示古風禪人

學道心直如弦，透關眼明似鏡，非是張乖賣俏而可得成，必須珍重一番，透到無有纖毫所礙處，堪以出頭利人，非是偶然得個豁蕩蕩地，管取艸艸匆匆就教行得，具眼宗師難以相保，藻鑑之家求其不上，若不急早覺察，必成過患矣。所以永嘉道：「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此即是也。試看當時香林和尚在雲門作侍者十八年，凡得一機半語錄於紙衣而下，方知古人不獨重法，久久熏成大器，透出表裏之外，始得八面通霄，乃獅子窟中真獅子也，莫不上從德山、雪峰老人一脈源深之所流長歟！故所是大根器必經

晚成。昔日雲門一宗當代行道，只有香林一派最勝，香林後來接得智門，智門下復出雪竇，轉見不同，愈和愈峻、愈唱愈高，卓然孤絕天下無雙，自古傳於至今，至今淺見之流擬欲履佗行徑而不能下，足已退矣。又如此庵和尚首參圜悟老人，深藏眾中，未嘗露出絲言片語求人所知，縱有許多龍象不能深辨得出，為佗眼闊似海、量如虛空，劃破銀山鐵壁，會盡物我一如，故爾不肯將將就就，便去羅張裏李，終日窮究腳跟下事，只待時緣一至，天龍捧出，著著拈來，貫通今古，能令遙聞近瞻傾心歸伏。嘆近來佯佯之類，善不存誠立志，折伏身心，逐日炮焦火燎，未見一星涼氣。雖然作詩做偈，盡是一味熱烝，擦向明眼人前，大似七顛八倒。或時說話有始，過後立志無終，專檢別人長短，不覺自己香臭，返道人不合我。假使這些毛病不除，莫道一人二人，盡世間人總合不得。合與不合，還量得過。又將昔日古德林下作務行由，喚作瞞人，喚作虛事，喚作無益。惜哉！到這裏甚可悲矣！不忖良心傾喪，更擬破敗別人，可見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又為破和合僧，使聖道不行。似這般人，千佛出世，難以懺悔，還想甚麼出世因緣？今我古風禪者，勘破如是薄德之徒，來到此間，堪為大量。從此已後，明說一丈，不如密行一尺，不待汝去表揚，自然吹出林外。一動一靜，人皆信受；一勞一苦，莫挂口頭；一言一語，出乎實地；一願一力，終歸到底；一是一非，拋出門外。看惜叢林，如自眼目；慕念勤勞，如作依怙。道行若高，龍虎自伏；德澤若重，鬼神自欽。不在安心用意，施計行權，如龍行處，自有雲隨；穩重如山，風吹不動。欲求出世，並無紆曲者哉！

示淨凡張居士

凡上進人，一起一止，定不隨情牽引；頭出頭沒，定不被境遮瞞。若乃隨佗而去，轉見相違，遂不能入。須當發大勇猛，必欲截斷生死路頭，了達未生一著。到此田地，五欲八風撼搖不動，人我是非收攝不得，彌天雲盡，至道全彰。猶如星中皓月，照耀世間，不擇淨、不擇穢，不分高、不分下，無所不周、無所不普，無邊世界總在光中發現。所以盤山道：「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直在這兩句下，須是臨機不滯者，始得截斷生死根塵，了達未生一著。若復擬議思量，則天地懸隔矣。

示明然大德

入門棒與喝，承當者亦非；開口談玅義，領會者便錯。何況就地翻藤、隔山呼喚以為究竟者？殊不知送入深宅遠窟裏。所以玄沙道：「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設使恁麼道底，免得生死也無？既免不得，合喫迴龍手裏棒。若乃頓超方便者，始獲傾盡無餘。當知佛未出世已前一段大事，原非修證耳，何干伎倆哉？

示泯凡李居士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要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若向這裏會得，當時祇園一會，儼然未散，便是達磨直指心宗，衲僧放身命處，並無兩般矣。從來傳授不得，惟獨自契自悟。悟到無虛妄所，一咬便斷。擦手歸來，依然山又是山，水又是水。且道這個傳授不得底，在甚麼處？到此逢人，不得錯舉。纔涉路徑，總不可得。

示雪峒禪人

夙有般若、近善知識，實非細事，縱然深達此道，開言進語不得妄談，微露手眼要有來歷，非是倚艸附木之輩，無主孤魂專在第六識裏，得水便弄泥團塞人耳目，引得盲人猶如夜裏持物相似，雖然在手不辨赤黃，上下渾然遞相鈍置，故有習氣深入，難改舊時行履。且道錯在何處？蓋為從前自己了不徹底，昔時遇人來處不清，復到明眼人前，如鏡照妖近旁不得，或經一年半載忽起煩惱，依然走向背地捏怪，效設師位欺誑盲俗，有始無終遭人貶剝。試看當時高峰和尚，忽被雪巖老人一句逼得口啞，自發誓云：「我拌一生作個癡獃，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寓菴宿睡覺，正疑之間，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羅網中跳出。自古迄今不獨高峰和尚，前輩仰山、香嚴相見為山並無兩般矣。可見他是真法王子，善不小小便了，焉敢造次承當？怎似這般瞎見人，妄披獅子皮就作野豺鳴，只圖說得快便是禪，打得贏便是道，也學棒下翻身，不脫口裏水漉漉地，為佗當時初得見處，著向見邊，見邊不脫，專愛說玄說玅，賣弄蹤跡，謂之為人事業，殊不知正是障蔽黃面底魔子也。所以雲門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而然是也。假使黃粱夢斷，閨閤情忘，尚與古人徹證無別，依還不得強作主宰。不見白雲老人道：「悟了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只是個無尾巴猢猻，纔弄出來，有人便笑。」

近時看來，覓個別有長處底人，正如天上擇月，諦觀此道，愈漸可憐。近日雪峒禪者，昔在融徹處來，經及數載，不憚勞倦，誠肯用意。殊不知我儂門下，並無甚麼奇特，直將這個千聖近旁不得底，萬靈景仰無門底，速捨身命，便與從前古人併作一阬，後來有人向汝手中乞命，那時節方知此話實不誣矣。脫或未能，從前有箇撞死老鼠瞎貓，切莫效樣。

示全一禪人

當明此事，不假多程，一念纔興，關山萬里，故不能合佛知見，達祖心源。所以道：「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從上歷代先賢總不出這一見下，頓忘所知，方與諸佛同孔出氣，始獲無二也。奈何靈利者多有蹉過，樸實者多有難入，難入者必生退屈，蹉過者必生矯亂，未嘗不有也。雖有言句，概是胡卜 亂度得來，將去瞞神蓋鬼，吐向無眼人前，不辨來風，方道祖師門下不過如斯也。遇著明眼作家，輕輕挑動，猶如醬缸蟲子相似。所以教中道：「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上根之人見月忘指，中下之人依語作務。凡看佛教覽群書者，先明其本，然後則有少分相應也。

示省凡羅居士

直心向道，不假佗力，須要當人有大信根。但於二六時中裏，行住坐臥處，時時返照、切切提撕，看是甚麼道理，豁向一毛端頭覷得徹去。在聖位中亦如是，凡夫地中也亦然。所以道：「三世諸佛共法界眾生，盡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到這裏，有心莫能測，有語莫能宣，正宣雖不得，觸著又現前，管取一動一靜，便與先佛世尊圜一受用也。

示越為禪人

徹明此事，非在捨鬧而趣靜，背境以觀心。若作如是見解，則成大病也。舉世莫能醫，但看觸境逢緣，覿面放過，當知落在第二義邊。驀直拈來，舉向山僧，無藥對治，定然一棒打折你腰，教你伸也不可得，縮也不可得，痛也不可得，癢也不可得，病然出體，絲點無存，通身暢快，本不相干。設若未能，又成毛病矣。毛病既不除，一味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專在意識裏卜 度，情解中思想，朝吟暮詠，不生厭繁，無有收拾，無有斷絕，一生至老，總不得力，

返被一切善惡境界包含，順逆因緣籠罩，欲逃無所逃，欲避無所避，過在這一點子了不乾淨，未達罪福本空一著，正在此也。復拈法語云：「空得這個麼？」越無語。師云：「若向這裏倒斷出來，方為獅子吼；其或未能，依舊野豺鳴。」

示眾法語，維那融通請

然未入湖海，必先通澗谿，出言須穩當，得語見端倪。起首先明目，頌中要合題，事存堪借境，理極莫黏泥。通達理相應，圜融事並齊，理偏事未正，縱悟返成迷。雖是無文印，莫將容易提，預申玄學士，高步必從低。欲作人天眼，嶮中更架梯，松門須應過，竹徑要常棲。信步行將去，無闌阻玉騠，追風千里勢，出眾越群黎。嬾出茅簷矣，何霑雨露兮？披雲斑起豹，翫月文生犀。憤起凌雲志，猶如貫日霓，橫空色相壯，不被矮人擠。

牧牛頌古(原頌只一，因後屢而誘之，故以成三。予得之，並錄補入於此也)

撥艸尋牛

彷彿林中逐日攀，奔波那討片時閒。困來臥向青莎裏，醒後依然隔萬山。
天將日暮鳥歸啼，尋出山林竟過谿。只聽聲聲頻噪晚，茫然不覺又沉西。
埜牛豈受直繩牽？專在沙阬艸裏眠，兩兩三三翻不見，一齊孤負艸鞋錢。

驀然見跡

寒雲日布鎖山階，蔭蔽難尋去又來。幸遇微風輕掃蕩，端然遺跡印蒼苔。
瞻風撥艸過山巔，行到谿邊甚皎然，便把狂情一歇下，不隨流水過前川。
雲外山高水又深，披星戴月少追尋。無風若見垂楊舞，莫向前村問信音。

捕步見牛

舉目相逢覿面觀，朗然越格出幽巒。明明蹄角全彰露，水繞山旋受曲盤。
紅日方中一見清，眼非色相耳非聲。頻呼幽谷連相應，愧殺當初涉遠程。
捕影描蹤甚日休？岥山曠路使人愁，而今退到無攀處，囚地一聲迸出頭。

得牛貫鼻

信手曳來把鼻穿，尋常緊著過山田。疏狂謬道吾拘束，體性柔和豈用鞭。
翠擁嵐光映水流，一谿兩岸好田疇。初回恐犯人苗稼，驀直收來不外遊。
全身現在錦江邊，得意童兒自儼然。兩孔分明一白練，何勞分外把繩牽。

牧護調馴

百花香噴染深雲，青艸池塘漸漸溫，不負家山時節至，每餐直到日斜曛。
牧久純時不待牽，白雲影裏任從眠。年年山下出頭放，一度春來一度鮮。
谷暖陽和解歲寒，靈芽芳遍水漫漫。何方不是東君道，一味無餘任飽餐。

騎牛歸家

形儀脆美笑呵呵，並不違時豈用拖。意欲騎來先有趣，一聲麥笛過煙蘿。
回頭穩步出雲霞，詣路歌歡興轉奢。重疊關山留不住，昂然迅步直歸家。
水艸均充俊不饑，日斜倒影慕歸時，揚鞭詠動還鄉曲，到跨牛兒恨步遲。

忘牛存人

遂把鞭繩放下時，俄然擦手便如癡。有人問道牛何在，對面忘形總不知。

無影山前獨自閒，和雲一片白其間。於今頓脫皮毛外，俗眼何曾識故顏。
笠蓑高挂兩相違，無事童兒絕是非。啼鳥新催花滿地，恬然不展俏巍巍。

人牛雙忘

金井梧桐一葉飄，停雲卷盡便青霄。冰輪移過西峰去，不見秋光水面搖。
一不存兮二不容，虛無一點甚難窮。凄凄一陣金風起，帶水拖泥盡絕蹤。
葉落秋來萬樹空，普天匝地起清風。寥寥碧漢廓無際，非是馴調作用功。

返本還原

萬象森羅一鑑周，全彰過後影何留？隨情逐見如毛者，聚首紛紛喚作牛。
嗥吼一聲出外緣，愧乎巴掌浪為拳。來朝更有山前事，正眼何曾認得牷。
不分異類復原由，非是童兒非是牛。到此分中無向背，白雲明月兩悠悠。

入鄽垂手

了此無疑罷問程，問時隨指落深阬。其中有個知歸者，不待揚眉掉臂行。
鹿隊羊群莫亂猜，非甘力壯會能開。各人一片閒田地，據在威音分付來。
凡聖同圜一路休，丙丁尋火不須求。春來處處花開苑，夜靜家家月滿樓。

十無語頌

無為國

涉罷長安路，歸來出正躔。谿山情坦蕩，雲月炳皆然。道泰不傳令，時清豈用權。涼回一葉落，三島共壺天。

無星秤

衡上無錙銖，權邊有重輕。任持千兩至，移就一般平。不較泥團子，惟稱耀日晶。定盤原分外，相混實難明。

無根樹

蕭疏標地錦，秀麗壯嘉猷。若過三冬雪，能成萬古幽。輕煙垂玉帶，新月挂銀鉤。滴露含圜相，通明一概秋。

無底缽

宛然一缽用，分外轉求何，但只隨豐儉，曷須苦恁麼？德山拓不到，臨濟太行過，拈卻匙頭看，還嫌一味多。

無底船

休逐東流去，優游撥轉行，煙綸結網篆，風鼓助潮聲。野渡同秋碧，蘆花共雪明，和光常得玅，無底沒深阬。

無絃琴

執玅猶天遠，捐功就位操，無絃超異見，有用辨秋毫。展拓家風俊，平彈格調高，山寒雲斷處，此義在甄陶。

無鬚鎖

鎖斷人天戶，禁封佛祖喉。聖凡無出路，報化有來由。得遇方能透，難逢必定愁。昭然通此竅，寶藏一時周。

無孔笛

非在聲中巧，當風一曲親。洞明三際旨，調轉萬家春。吹入水窮處，坐觀雲起辰。未聞聞聽得，抖出耳中塵。

無孔鎚

信手拈來用，蛟龍不敢吞，敲穿潭底月，粉碎鏡中痕。若乃除心病，自然徹頂門，水雲思湊泊，到此實難論。

無縫塔

物我無殊境，自佗總一般，窗開常寂照，戶閉永沉謾。周匝一光耀，玲瓏八面寬，當階擦手進，豈礙一毫端。

無底籃

工夫圜得到，提出定光輝，能納四天下，不差半粒微。摝浮浮趣向，救溺溺來歸，魚鱉翻身過，成龍帶霧飛。

(菩薩戒弟子如聆號月菴、廓耀號法藏，元見捐刻密印禪師語錄第七卷。伏願苦海浪裏，共遇直截舟航；暗昧林中，同睹皎潔慧燄。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歲季秋月，板入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坊附藏流通。本郡信士吳知先書，梓士倪天章刊。)

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八

門人如暐等編

機緣

僧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據虎頭？」師云：「八面全威。」進云：「如何是收虎尾？」師云：「一毛不讓。」進云：「只如空劫那畔將甚麼施設？」師云：「你到得空劫那畔也未？」進云：「分明提不起，擬議即乖真。」師云：「也是鄭州出曹門。」

僧問：「仰山以夢為覺，南泉以覺為夢，且道古人具甚麼眼目？」師云：「二俱是個瞎漢。」進云：「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師打云：「是夢？是覺？」僧擬議，師連棒打出。

僧問：「蹋翻須彌頂，坐斷碧落雲時如何？」師云：「入地獄有分。」進云：「為甚如此？」師云：「拂開金世界，劈破鬼門關。」

僧問：「如何是威音王已前自己？」師云：「橫身當宇宙。」進云：「威音王已後？」師云：「一句定乾坤。」進云：「且道是那一句？」師便打，僧禮拜，師又打。

僧問：「相見不恁麼，恁麼不相見。」師云：「當中不肯斷，誰赴兩頭機？」進云：「在甚麼處斷？」師豎拂子云：「試道看。」僧擬議，師便喝。

僧問：「靈鷲拈花，果結何處？」師云：「不萌枝上。」進云：「未審滋味如何？」師云：「還我核來。」僧無語。

僧問：「雲接水送，有辱宗風；口乾舌結，方負自己。正在二途時如何？」師云：「一椎便透。」進云：「當下了然能有幾？」師云：「薄處先穿。」

士問：「今日有話相問，得否？」師云：「我不會答。」士云：「未審誰人答得？」師云：「三生六十劫。」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是何意旨？」師云：「祖師門下卻較些子」。進云：「大有人喚作布袋老鴉。」師云：「笑破乞兒口。」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內無心，外無目。」進云：「如何是法？」師云：「痛處鍼，眼底沙。」進云：「如何是僧？」師云：「五湖四海月，千嶺萬山雲。」

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云：「身在海中莫尋水。」僧禮拜，師豎拂子云：「透得這箇麼？」僧無語，師云：「將謂赤梢

鯉，又是癩頭黿。」
僧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云：「斬斷靈龜尾。」進云：「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驚退野狐群。」進云：「如何是探竿影艸？」師云：「開口則勘破。」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喝用？」師云：「你又作個甚麼？」僧便喝，師則打。
僧問：「昔日僧參仰山，便問：『和尚識字否？』山云：『隨分。』且道是何分曉？」師云：「此處不言權在手。」進云：「僧右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山於地上書個十字酬佗，此意若何？」師云：「天回地轉。」進云：「僧左旋一匝，云：『是甚麼字？』仰山就改十字為卍字。」師云：「武就文成。」進云：「僧畫一圜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云：『是甚麼字？』未審有甚奇特？」師云：「魚龍得變化，蝦蟹枉遭殃。」進云：「仰山又畫圜相圍卻卍字，是何道理？」師云：「闍黎咬定牙關跳不出去。」進云：「為甚麼僧便作樓至擎拳？」師云：「聲聞、辟支所不能及。」進云：「仰山道：『如是！如是！汝善護持。』便就肯佗。」師云：「始終事盡共在其中。」僧禮拜，師云：「無限仰山都被這漢鈍置不少。」僧展手，師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不許浪捏拳。」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雲散月當天。」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到處總方圜。」僧禮拜起，師云：「這是那一玄？」僧罔措，師云：「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糢糊放過關。」
僧問：「如何是涅槃心？」師云：「青山一片雲。」進云：「如何是差別智？」師云：「上苑幾團雪。」進云：「雲散雪消時如何？」師云：「今日不曾天晴。」僧無語，師呵呵大笑。
僧問：「近日佛法如何？」師云：「兩山合掌，一谿行道。」進云：「且道為甚麼如此？」師云：「覓個不會佛法底人。」進云：「適來一眾從山後下來，和尚還見麼？」師云：「觀音玅智力，能救世間苦。」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云：「虧你開臭口。」進云：「口有甚麼過？」師與一掌，云：「離四句，絕百非。」
僧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杜絕口頭玅。」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萬象分明道。」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天空任鳥飛，水闊從魚躍。」
師一日宴坐，有僧來參，師拈拄杖，僧便喝，師下來令僧就座，僧不肯，師即打出。時有僧云：「適來這上座過在甚麼處？」師云：「鼠偷雞蛋，莫認獅子輥毬。」
僧問：「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不知是何消息？」師云：「烏龜臂上無毛。」

僧問：「離言說、絕議論時如何？」師云：「放下著。」僧佇思，師云：「酬衣去。」
僧求開示，師云：「且去，明日來。」忽聞板響，旁僧云：「喫飯去。」師與一掌，云：「是何所在？指東說西。」僧便喝，師又打，復示偈云：「一聲相應炳無私，歷歷分明說向誰？忝桶豁然箍爆斷，方知過用苦鉗鎚。」
僧問：「古人道：『有時奪人不奪境。』那個是人？」師云：「截斷來時意。」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摧倒案前山。」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摧倒案前山，有甚來時意？」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追風天馬戴麒麟。」復拈拄杖云：「這是境，那個是人？」僧擬議，師便喝。
僧出，師問：「何處去？」僧云：「隨眾作務去。」師云：「一堂人汝隨那一眾？」僧罔措，師便打。
僧問：「住世脫塵埃，何處最潔？」師云：「爛泥腳底。」進云：「行道涉嶇崎，何處最平？」師云：「尖峰頂上。」僧禮拜，師攙住云：「這是甚麼處？」僧無語，師云：「只說是個人。」
僧歸，夜坐次，云：「某甲有一偈不敢舉出。」師云：「放汝命，通汝氣。」僧云：「對境無心蕩蕩清。」師云：「已濁了也。」僧云：「透出關闌沒化城。」師拈茶杯云：「透得這個麼？」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且證一半著。」
士問：「如何是超宗異目？」師云：「三頭六臂。」士云：「如何是齊眉共躅？」師云：「不高不低。」士云：「如何是影響音聞？」師云：「閉眼說夢。」士禮拜，師云：「汝是閉眼來問？開眼來問？」士便喝，師對眾云：「記取這漢。」
僧至，師云：「這幾久在何處來？」僧云：「溈山。」師云：「水牯牛在甚麼處放？」僧無語。師云：「汝不在溈山來。」
僧問：「寸絲不挂時如何？」師云：「裸形外道。」進云：「千補萬衲時如何？」師云：「惹火燒身。」進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師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進云：「門外人來，如何相見？」師云：「或時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雲行雨到。」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雷轟電掣。」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三山齊粉碎，六鼇盡絕蹤。」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月明初夜後，雞叫五更前。」
僧到，師問：「上座今日在何處來？」僧便喝，師云：「善來佛子，何得惡發？」僧無語，師打云：「已後不得亂做。」
僧辭行，師云：「何處去？」僧云：「穿山透海去。」師云：「這隻眼尚未明。」僧云：「是那一隻？」師便打。僧云：「未曾拈

棒，已會了也。」師云：「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又打。
僧侍立，師豎起拄杖云：「癡狂外邊走，不識拄杖子，招劍自傷身，喚作拄杖子。到汝分上又作麼生？」僧無語，師與一棒，歸方丈。
僧歸，師問：「你從那幾處來？」僧敘，師云：「還是在那一處得力？」僧復敘，師劈口便拳。次日討單，師云：「汝擬進堂，切忌瞌睡。」僧應諾，師云：「浩浩之中如何辨主？」僧禮拜，師云：「到底皮下無血。」
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一椎粉碎。」進云：「坦然無礙去也。」師云：「又添旛上風。」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空無一點聚。」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分明難吐露。」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垂慈相濟度。」
二僧到，師云：「何處來？」僧云：「船上。」師云：「船在何處？」僧無語，師便打。次問一僧：「這一眾聱？」僧作把橈勢，師亦打，遂後不伏。有僧出云：「昨日公案，會也打、不會也打，成何宗旨？」聲未絕，師又打，云：「任從舉向諸方去。」
僧問：「寒泉蛟龍還有變化時節也無？」師云：「無時節也有時節。」進云：「若到大禹門下，有何方便？」師云：「搖頭是雲，擺尾是雨。」
僧問：「一塵不立時如何？」師云：「足下泥深三尺。」進云：「如何是意中句？」師云：「頭抵威音前。」進云：「如何是句中意？」師云：「尾掃空劫後。」進云：「句意不立時如何？」師云：「洗足來與你道。」僧擬議，師便喝。
僧問：「默時雖無語，明頭豈覆藏？彷彿多蹉過，請師為舉揚。」師云：「朝朝雞向五更啼，歲歲春來山色秀。」
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如何是個個學無為？」師云：「現成底事，學佗作麼？」進云：「如何是此是選佛場？」師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拈拄杖云：「空得這個麼？」僧便喝，師則打。
僧問：「家家有路透長安，何處是長安大路？」師云：「出門便蹋著。」進云：「不顧腳下時如何？」師云：「痛與三十棒。」進云：「已今到了又作麼生？」師云：「食艸飲水，曳耙拖犁。」
僧問：「泥牛石虎對面相見時如何？」師云：「一喝無蹤跡，潛身北斗藏。」
僧問：「了無一法，和尚說箇甚麼？」師云：「今日送供底甚多。」進云：「本無一物，學人參個甚麼？」師云：「自領出

去。」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不在眉毛下。」進云：「必在何處？」師云：「張三一對，李四一雙。」
僧問：「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云：「通身是病通身藥。」進云：「如何是玅玄無私句？」師云：「遍界全真遍界塵。」
僧問：「學人近前，擬欲禮拜則是？不禮拜則是？」師和聲便打。進云：「一氣不來，又向甚麼處去？」師云：「鑊湯爐炭裏，驢胎馬腹中。」
僧問：「法門大闡，廣集四來，如何是衲僧入門句？」師云：「穩坐從天命。」進云：「如何是衲僧出門句？」師云：「常沾雨露恩。」進云：「出入不虛常運步，一行蹋破嶺頭雲。」師云：「何處不光輝？」
僧問：「如何是大鞴爐內底消息？」師云：「烈火不留礦，分金豈讓情？」
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冷靜光生。」進云：「已出匣後。」師云：「煙塵氣斂。」進云：「今得呈劍手，一任定乾坤。」師云：「將來驗看。」僧便喝。師對眾云：「來日東廊相會。」
僧問：「此處得水金鱗，後來如何變化？」師云：「揚身拋玉尺，戲碧欲騰雲。」
僧問：「如何是山中境？」師云：「曲曲彎彎逼直路。」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輕輕巧巧過山雲。」僧次日相會，師云：「昨日問底甚麼話頭？」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時如何？」師云：「浪展千條縷，潭收一洞春。」
僧問：「得何神通，有此大用？」師云：「不是借來底。」進云：「十二處忘閒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師云：「你底光明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云：「可惜許。」
僧問：「如何是衲僧出身處？」師云：「特地秋風至，不涼人自涼。」進云：「頭頭舉起承佗力，步步相隨是故人。」師云：「出身放過，說甚故人？」
僧問：「父母未生即是？已生即是？」師打云：「你道是已生未生？」僧擬議，師又打。
僧問：「久雨不晴，淹殺狐兔；久晴不雨，渴死魚龍。如何是久晴境界？」師云：「霜月到頭藏不住。」進云：「如何是久雨時節？」師云：「谷雲覆頂出頭來。」進云：「且道不雨不晴時如何？」師云：「來日天晴又向汝道。」僧無語，師云：「通身泥水也不知。」

僧問：「拄杖子年多少？」師云：「又被閣黎添一歲。」進云：「壽同天地久，結果有餘春。」師云：「家無小兒，有甚用處？」
僧問：「古人道：『 虛空為鼓，須彌為椎。』且道這鼓用甚皮鞔？」師云：「現成兩片。」進云：「誰人打得？」師云：「獨讓闍黎。」
僧問：「木人每唱無生曲，石女常撫沒絃琴，如何是木人曲？」師云：「單為作家談。」進云：「如何是石女琴？」師云：「專等知音聽。」
僧問：「獅子吼時，狐兔絕蹤，假若棒如雨點，喝似雷鳴，作麼回避？」師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進云：「這是古人底。」師云：「尋常借路過，不向臼中藏。」
僧問：「即今佛法遍地，人為甚麼不省？」師云：「直觀眼前境，忘卻嶺後人。」進云：「何不與佗點破？」師云：「既已遍地，用點作麼？」
僧問：「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回。如何是泥牛？」師云：「耕破波心月，吼通劫外風。」進云：「如何是木馬？」師云：「蹋翻栗棘地，跳出金剛圈。」
僧問：「世尊拈花示眾，和尚將何為人？」師云：「清早起來，不曾有利市。」進云：「謝師餘惠。」師云：「既不曾有，謝個甚麼？」進云：「雲向山中騰出巧，月從林外過來新。」師云：「你又向何處過來？」進云：「請師下棒。」師云：「道破不靈。」
僧問：「學人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打云：「是偏？是正？」僧擬議，師連棒打出。
僧問：「古來有個十無語，諄諄有語是何緣？」師云：「門外山階是誰砌？」進云：「不識。」師云：「慚惶有負行人心。」進云：「師意若何？」師云：「有處問將來。」進云：「如何是無為國？」師云：「聖凡不在裏頭歇。」進云：「如何是無星秤？師」云：「撥兩分星成滯鈍。」進云：「如何是無根樹？」師云：「百鳥從來栖不住。」進云：「如何是無底缽？」師云：「一來一往是誰拓？」進云：「如何是無絃琴？」師云：「天真嘹喨少知音。」
進云：「如何是無底船？」師云：「這邊蹋著那邊掀。」進云：「如何是無孔笛？」師云：「一曲當風明歷歷。」進云：「如何是無鬚鎖？」師云：「香廚封禁無煙火。」進云：「如何是無孔鎚？」師云：「八部天龍盡帶悲。」進云：「如何是無底籃？」師云：「不放魚龍到長江。」進云：「如何是無縫塔？」師云：「聚塵飛塵點不納。」進云：「有語得明無語義，不知無處義如何？」師云：「今日客繁且去著。」僧果行，師云：「何曾得明？」

僧問：「賓主到來，如何相見？」師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
僧問：「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云：「有個靈利道者，不覺放過。」僧進語，師便喝。
僧問：「學人一寶，請師酬價。」師云：「將來驗看。」僧作拓盤勢，云：「請師鑑納。」師云：「無處收藏。」
僧出打圜相云：「是佛是祖俱在這裏，未審和尚出得這裏麼？」師打云：「鬼眼睛來這裏賣弄。」進云：「毘嵐風動，何處安身？」師又打。
僧問：「諸佛未出身時如何？」師云：「凍雲彌四埜，寒雨滴千峰。」進云：「已出身後為個甚麼？」師云：「鄂杜月頻滿，瀟湘人未歸。」
僧問：「釋迦老子鼻孔在甚麼處？」師云：「已被迦葉穿卻。」進云：「坐斷千差，將何化為百億身？」師云：「禍不單行。」
僧問：「曾思明珠欲來獻上，正覓不可得時如何？」師云：「好箇消息。」
僧問：「如何是金剛寶劍？」師云：「一揮無滯礙，當下絕煙塵。」進云：「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同類增威勢，群狐喪膽魂。」進云：「如何是探竿影艸？」師云：「有語不須辯，抬頭見假真。」進云：「如何是不作喝用？」師云：「休設安邦計，端然享太平。」進云：「假使戰將臨機又作麼生？」師云：「不知是何武藝？」進云：「適來奪得寶劍在此。」師云：「把出來看。」僧擬議，師云：「生鐵難瞞。」
僧問：「鐘鼓交加是何玅音？」師云：「聾著兩耳纔堪聽。」進云：「龍象相會是何面目？」師云：「瞎似眉毛方可窺。」進云：「只如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又作麼生？」師云：「須得一半，未足可觀。」
僧問：「未出方丈時如何？」師云：「四眾莫測。」進云：「已出方丈後？」師云：「知音方可問，無解不須言。」進云：「學人擬欲奪卻拄杖，得麼？」師云：「具何作略？」僧云：「梢具衲僧手，當機不讓情。」師云：「如何是不讓處？」僧便喝，師打云：「人人有分，莫道私行。」

勘辨

師問僧：「按吹毛劍，截斷根塵；提迅雷機，打徹正眼。只如兆未分時，動著也無？」僧云：「不曾動。」師云：「這箇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底？」僧擬議，師喝出云：「莫道奴郎不辨。」

問僧：「跳出生死關頭，如何又要披毛戴角？」僧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莫謗他好。」僧云：「此意若何？」師云：「莫道不了，自愧始得。」
僧進，將禮拜，師以杖頭抵住，云：「道！道！」僧便喝，師便打；僧連喝，師連打。
問僧：「看佗適來喝個甚麼？」僧云：「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云：「一阬埋卻。」
問僧：「古人見花悟道，擊竹明心，且道明底是那一個心？」僧豎一拳。師云：「這個為復本有，借事而生？」僧無語。師云：「來朝更獻楚王看。」
問僧：「如人數佗寶，自無半錢分，將你分中道來看。」僧進語，師打云：「再露不堪。」
問僧：「生死交謝，寒暑相遷，唯有甚麼人不被佗轉？」僧近前，師云：「火上更添油。」僧不動，師云：「瞎漢！歸堂去。」
庫頭進，師云：「汝不是堂裏人，到此作甚麼？」頭云：「和尚莫錯認。」師卓拄杖，云：「你作麼生抵敵？」頭便喝，師打，云：「同寮無別殿。」
問僧：「我這裏一無禪參、二無道學，你在此間圖些甚麼？」僧云：「飽餐饡飯。」師云：「只是你不會洗缽。」僧無語。
問僧：「一個無意味底消息，他便喚作饡飯，你又喚作甚麼？」僧擬議，師一並打出。
問僧：「一語不疑，是為大病。疑情頓破，別有何物？」僧亂道，師便打，僧不覺坐具落地。師云：「好個消息。」
問僧：「門外描蹤捕影，不如直下承當，此意如何？」僧云：「即心即佛。」師便打。
問僧：「佗道：『即心即佛。』合皆喫棒。你今又作麼生？」僧云：「非心非佛。」師云：「馬大師將甚麼面目見人？」僧彈指一下，師打云：「也要賞罰分明。」
問僧：「適來二人答處，山僧一機定度。且道賞底是？罰底是？」僧擬議，師云：「放過不打，要你領出。」
問僧：「現成公案不用別參，正與麼時如何折合？」僧滯立，師云：「去。」僧纔行，師云：「且來著。」僧回首，師便喝。
問僧：「佛未出世，你在何處安身？」僧云：「口小道不出。」遂問一僧：「祖已西來，何處薦取？」僧舉起坐具，師云：「佗行不到，你又太過。」
問士：「南泉老師斬貓，佛日和尚喂貓，這兩個老漢那一個是？」士云：「二邊不立。」師云：「三世諸佛再來，出佗圈外不得。」士無語。師云：「今日失利。」

問僧：「未曾出堂，腳下蹉過。而今覿面，何處相通？」僧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師微笑。
問僧：「這個上座來得路遠，便道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我這裏也不擔泉，也不覓火，且道月在何處？」僧茫然，師一共打出。
僧進云：「某甲初入，乞師指示。」師云：「翌日又來。」僧出，師召云：「且來著。」僧近前，師云：「是甚麼？」僧擬測，師便打。
問僧：「碧天孤月朗，滄海驪珠明。在甚處相映？」僧云：「不出這段真風。」師云：「是那一段？」僧擬議，師與一棒便行。

拈問代頌

師居山暇之時，然不絕往來者，匙值中正諦當之緇，嘗曰：「像季佛法果爾如斯也。」故拈數問以激來學，間有著語並頌，尚未扣其機耳。故師慼之不已，感嘆自代而頌之。

謂眾曰：「古人聞聲悟道，時時有聲。今人因甚不悟？」師代云：「迷流別影響，達者不聞聞。」頌：
靜夜鐘聲徹四鄰，擬心相聽已乖真。時人欲證三摩地，休向耳邊認識神。

「古人見色明心，處處是色，今人因甚不明？」代云：「觸目無分別，清光一道齊。」
萬古明星燦碧天，原從雪嶺至今傳。如何不合瞿曇意，瞬目揚眉落見邊。

「直饒不是聲，不是色，不是心，不是道，又作麼生？」代云：「雲收天本淨，風恬海自清。」頌：
綏靖華夷意若何，太平時境息干戈。不勞定國平天下，現位王登埜老歌。

「佛出世，祖西來，有禪參，有教誦。未出世時，且道誦甚麼？參甚麼？」代云：「直下翻筋斗，活機遍大千。」頌：
眉間現有白毫光，出格男兒豈傍牆？一色山川俱道眼，分輝艸木盡文章。

「三乘教典俱是後人徑路，如何又是教外別傳？」代云：「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頌：
蜂蠅交舞共窗遊，紙上尋光豈出頭？忽遇其人輕搯破，百千劫用一時酬。

「古人道：『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誰是不咬著底？」代云：「天堂收不得，地獄孰能該？」頌：

無影山前竟未深，何須著意遠推尋。三禪風卷原非動，越出春秋更古今。

「三世諸佛俱成正覺，為甚又云上無佛道可成？」代云：「折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頌：

等閒覷破鏡中花，彈指圓成共一家。此際若隨名相轉，真金依舊混泥沙。

「歷劫眾生俱淪苦海，為甚又云下無眾生可度？」代云：「既化山頭雪，難停砌下冰。」頌：

癡心戀著艸頭霜，夢裏登臺作戲場，大夜翻身一覺醒，天明便是普光堂。

「緣覺、聲聞皆得道果，為甚麼不到這裏？」代云：「毫氂有差，天地懸隔。」頌：

欲避難逃景在先，日光朝與水光連。只須看破其中影，始信前潭非是天。

「大乘菩薩已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代云：「蹋破須彌頂，縱橫非是虛。」頌：

不立峰頭別有程，雲巒海島任佗行。一朝拄杖成龍去，遇旱為霖濟有情。

「三世諸佛之玄微，為甚麼口說如啞？」代云：「暗裏抽橫骨，明中墮舌頭。」頌：

禾苗卉木枯森森，一動天心便轉陰。甘雨悠悠然未降，雲鋪五嶽半天沉。

「歷代祖師之玅道，為甚麼無心乃證？」代云：「放彩霞收盡，懸鉤月在巔。」頌：

晴空朗朗正青天，風卷殘雲點不連。萬戶千門澄似水，杜鵑啼在月明前。

(菩薩戒弟子如惺號明慧、如暟號雪澗、廓學號了見，捐刻密印禪師語錄第八卷。伏願解如來義，同明出世之因；悟祖師機，共入無生之旨。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歲季秋月，板入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坊附藏流通。本郡信士吳知先書，梓士倪天章刊。)

密印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九

門人如暐等編

頌古

法華眉間現瑞。

遍界為身不覆藏，本無留礙露堂堂，三千行布憑斯鑑，百億法門在此彰。濁水波中浮桂影，清風座上擁爐香，白毫半分含沙界，莫教扶牆走路旁。

安詳而起。

唯此無餘直頓超，思量滯見隔天遙，開舟猶為風江淺，拂霧只因月漢高。少向劫前達本旨，多隨句後擇靈苗，聚沙童子皆成道，響水關山落斷橋。

譬喻品。

苦火循環曉夜然，揚聲高叫為誰顛？排珍置寶俱皆計，駕鹿乘羊總是權。稚子心開欲海盡，白牛蹄破慢山穿，更於何處出三界？把斷前峰一帶煙。

窮子喻。

餘年漂蕩枉奔波，今契家懷意不蹉。富到猶嫌千口少，貧來獨恨一身多。博財置業將垂地，枯骨還魂便肯佗。老朽年高無力伎，得兒軒下理機梭。

藥艸喻。

蠲除熱惱洗霾塵，萬類同沾愈色新，在地根莖分小大，從雲雨露勿疏親。高山艸木頻頻秀，淺水池塘漸漸均，埜外林中枯槁者，雷音轉震又回春。

化城喻。

至寶難通設化城，誰知中道入常阬。月巢鶴執千秋夢，雪徑人忘一色程。拆錦還須織錦剖，抽橋依舊架橋平。自扶自倒何堪任，可見當時沒俊英。

繫珠喻。

曠劫圜成衣下珠，云何辛苦涉程途。离婁浪隔因存意，象罔光通貴絕謨。欲向金臺越寶器，但將銀縷貫璣圖。層層縫露休勞指，曷到遠方把自孤。

鑿井喻。

滿軸霖漓正不偏，秋風卷處落誰邊。滄溟普納無殊理，細澗分流有別緣。船壓海中休問水，日銜嶺上免窺天。等閒識得源頭處，何必深穿費力堅。

髻珠喻。

塵塵盡是聖輪宮，豈在當人用力充。戰敗魔軍憑那用，掀翻窩臼顯誰功。王珍加賞防柔病，梵語重安畏境風。本自不從佗處得，天然貴賤一般同。

父少喻。

大夢覺來管自明，不分老少論枯榮。撥開天竅識真境，裂破香囊見假名。皓月無心圜淨器，清風有意掃疑情。纖毫不立殘年盡，柳岸鶯啼共日生。

良藥喻。

解脫珍衣披垢來，三祇返復為塵埃，良方用盡堆山艸，生界依然滿地災。此土久留生厭退，佗鄉遠囑送音回，誰知著藥翻成病，累及兒孫墮惡胎。

三句頌。

第一句，鐵眼銅睛不敢覷，忙忙欲近前，直取喪身去。
第二句，夜半星辰皆拱聚，寥寥徹正時，有眼莫能遇。
第三句，兩[必-心]分明一、具，堂堂動用中，到處咸周備。

總頌。

同天共地一輪孤，運照山川落二途，喝退浮雲空劫外，原無半句立規模。

三玄

第一玄，千聖從來不肯傳，樹撼皆風動，煙飛是火然。
第二玄，出海銀蟾耀碧天，清光成一片，未見白雲連。
第三玄，千峰相對一谿前，多年桃李樹，春到一回鮮。

總頌。

觸目三玄理事彰，前明後暗莫思量。普觀落塹陰彌處，麗日騰消大夜霜。

三要。

第一要，兩鏡交輝明白道，擬言更若何，不覺熏身尿。
第二要，魚到龍門絕計較，掣電兩分身，雲開星月耀。
第三要，荒田瘦地一光照，未曾下手敲，溼豆當陽爆。

總頌。

三要同開選佛場，了無一要絕承當。不能就體裁衣式，萬象森羅日播揚。

奪人不奪境。

毛端把斷絕知音，萬里無煙碧洞深。月白風清當五夜，山河純是一團金。

奪境不奪人。

捉霧飛龍出海淵，翻身磕破釣魚船。生涯了當人無路，直得歸來坐岸邊。

人境兩俱奪。

疾雷急電兩相逢，倒嶽傾湫世界空。莫道張良多巧計，河沙諸佛也難窮。

人境俱不奪。

雲起南山雨北村，牧童鼓舞過柴門，一聲嘹喨東風裏，不遇時人枉自奔。

總頌。

先賢愍物太叮嚀，水內影須岸上形。聖解凡情皆幻事，癡人著眼似流星。

金剛寶劍。

龍蛇陣上直相衝，落艸沉潭總不容，及盡氛埃清四海，了然獨坐大雄峰。

踞地獅子。

金毛氣象迥非同，踞地全威八面風。百獸遠聞皆伏竄，那堪狐兔隱其中。

探竿影艸。

辨偽不妨探一竿，調胭弄粉實難瞞。旁邊有個掠虛者，快教盲涎徹底乾。

不作喝用。

一喝雙分殺活齊，無邊境界絕高低。可憐翠竹黃花類，飄向當鋒染血泥。

總頌。

大用全施，聖凡難並。異類逃亡，乾坤肅靜。

四賓主頌。

賓中賓，歷劫沉埋在苦淪，相逢便問衣中寶，帶水連泥辯不真。
賓中主，月下端然等十五，桂轂飄香撲面來，便如狂蝶亂飛舞。
主中賓，春萌秋落未同倫，騰今耀古多龍聚，少有盲龜到此親。
主中主，高提祖印光輝普，大器分金不吝鎚，一花五葉綿千古。

總頌。

分賓分主，驗龍驗蛇。當陽一喝，萬無兩家。

先照後用。

閃爍光中欲辨魔，那容展演更如何？直明未語出身意，匹馬單刀不用多。

先用後照。

活捉生擒把用施，將軍令到豈容遲。不逢生死同條輩，此處徒勞定業基。

照用同時。
塞海填河少聚堆，棒如雨點喝如雷，人亡家破無依倚，曠埜精靈當下灰。
照用不同。
有時照用不同時，分付燈籠少自癡。要會箇中端的旨，日間曲唱五更詞。
總頌。
照用雙行，摘虎金鈴，敲枷打鎖，痛處插鍼。
五位君臣頌
君位。
天然正位坐皇都，別有功高用力扶。慧眼精明何莫測，從來玉院勿瑕模。
臣位。
萬古同天共國齊，明彰聖代覺群黎。百花叢裏纔開盡，又到子規月下啼。
君視臣。
織就玄文錦對天，龍顏獨露在其前。青雲路廓堯風轉，朕兆分輝化日綿。
臣向君。
天開文運出來香，金牓題名百世芳。荷國忠心恒不倦，威揚海外佐朝綱。
君臣道合。
金鐘扣罷月明樓，槩院瓊宮夜色悠。偏去正忘功用盡，無情卉木總低頭。
總頌。
空劫寥寥有甚傳，璣珠簾外轉身玄。龍樓到影方圜備，玉鏡交輝理事全。夜靜霜飄黃葉老，天明日照碧潭穿。不能勘破清波影，一塢雲遮十里前。

續集頌古

世尊初生。
步步泥蹤點赤金，當時未契老婆心。從新泛起無邊浪，就水淘沙漸漸深。忿性截流兮氣沖霄漢，隨機設化兮平露胸襟。初出眼睛空四海，依然末後有知音。
東印請祖。
國筵座上愍癡頑，緯武經文列滿班。更向威音前一棒，昂然擊碎兩重關。

達磨廓然。

廓然無聖盡虛玄，教外一花果別傳。下載清風徹不透，到頭霜月過江前。獨坐超諸有，銀山一貫穿。伎倆搬空得半個，原來不在止啼錢。

鏡清出身。

風搖嫩柳窗中畫，雨滴蒼苔石上琴，圜頓法門難得會，皮膚脫盡見人心。見也未，削追尋，雨湊長江水(更深)。

慈明銀蟾。

薄花隨水莫能看，這個家風下手難。最好晚秋霜五夜，一聲新鴈灼天寒。

趙州問二菴主。

自稚破家與佛齊，為誰經繞翠林西？佗方有月烏雲蔽，此界無春白鳥凄。雙放雙收分照用，半開半掩共拈提，臨機一箭穿心過，兩個猢猻血染泥。

溈山水牯牛。

不懷就市有生緣，涵秋河目近通天。航旛掉轉清風起，兩兩船歸一岸邊。

少室分骨分髓。

水月鏡花如意珍，隨來映現一般均。得魚掉臂忘筌去，兩岸蘆花莫認真。

馬大師黑白。

離波別浪覓源頭，不覺漂漂水上浮。咫尺關山隔萬里，被佗輥出混天毬。白頭會得，大畿已定。黑頭了當，干戈便休。復持首尾來相告，爛鐵無鋼真個愁。

世尊指地。

清秋一色照寒松，莫把糟糠晝夜舂。鑑處生緣皆有分，何愁變化不成龍。

馬大師不安。

日面月面，朝輝暮鑑。八節更而歷歷當空，四時遷而灼灼未變。得山水之同秋，合君臣之運遍。含紫光也，斂霧收霞；發玄樞也，拏雲捉電。

六祖不會佛法。

徹底追來沒半灰，隨機赴感動春雷。道人不會單傳旨，世計難分墨裏煤。

趙州狗子有無？

才高智大會鋪張，似鶻提鳩孰敢當。有翅不能飛出去，任佗舌上擺旗槍。英雄客，在那廂，莫待西峰影漸長。或有或無聲未絕，還佗一掌又何妨。

盤山心月。
昭昭顯露照無窮，鱗甲羽毛徹正通。莫道端居明白裏，端居明白被雲籠。
金牛飯桶。
笑裏悲風二十秋，落花流水莫能酬。當時有個知歸者，連席掀翻一旦休。
藥山陞座。
昨夜三更過急灘，流沙滾滾最為難，莫云老漢生慳吝，揚起眉毛各自看。眾集下座兮不辭道破，一語不施兮望梅止乾，饒將枝葉齊搬盡，塞斷煙腸不到寒。
文公訪大巔。
動容非外，靜涵則彌，撥亂之節，太平之時。發機不把千鈞用，這個春秋無了期。咄！莫待遲，真誠不是小(兒嬉)。
臨濟大悟。
晴空霹靂正無私，為破鴻濛恨命施，極則難容無說處，危亡不顧望前吹。星風輕一颯，摧破頂[寧*頁]皮，無依徹底行寬步，平捋虎鬚便不疑。
鹽官犀牛。
藏鋒就事辨端由，驚出頭來少欠收。落得閒蹤卓在地，賊人看見好成頭。
乾峰舉一。
寢堂門外艸茸茸，剖得分明付與儂，非是韶陽來辨出，髑髏倒地不知蹤。
香嚴擊竹。
捷辯難詶無下落，白巖灰志便如癡。冰盤秋露無心戀，玉樹春霜豈意思。劫石消完否極盡，芥城空罷泰生時。臨機自有合投語，幾辨方知是出奇。
嚴陽一物。
一鶚飛來過九天，昂然已落正中偏。斯時不遇開弓手，貼肉皮毛怎得穿。
阿難遣二比丘。
那個出頭這個招，兩成一過不相饒。莫能覷破鞦韆影，單愛東風把樹搖。
雲門拄杖。
化龍拄杖吞乾坤，格外全提覓正貞。鼓動風雷看變化，錦鱗得當不虛名。頭也正，尾也精，非同擾擾競頭爭。殺人放火還皆恕，理極情窮讓不成。
世尊陞座。

霖雨將垂遇大風，和雲送去杳無蹤。良天至意紅輪轉，乾斷長江渴壞龍。

寶壽開堂。

縱處超奇奪者強，頂門有眼辨秋光，俄然非是真獅子，遺累人間作棒瘡。

玄沙三病。

翳空片盡出情塵，天上人間絕四鄰。宴坐空生無說說，散花梵眾不聞聞。灰光巖畔覺猶錯，活眼寰中見未真。三種人歸一處了，千門綠柳萬家春。

慈明提不起。

提不起，不動尊，雲居羅漢怎披襟。崑崙頂上無棲處，竹徑松門有梵音。

鐵磨到溈山。

披毛同類有家傳，體段風流格外玄。雪盡雲蹄疾似箭，臨機全不費心堅。

無位真人。

明明空界鳥難栖，是地荒來作鷓啼，天曉不知何處去，時人望樹走前谿。一放過，萬劫迷，直下連根一(手提)。

臨濟拓缽。

以憑一口劍，天下任橫遊。乞兒圖小利，猶落下風頭。獨惟末後較些子，欲得不能正好休。

女子出定。

雲挂青山玉片浮，蟬鳴深樹不知秋。今朝已散天空廓，萬籟全彰盡喪謀。寂然不動兮明明相映，感而遂通兮歷歷方周。若於此處輕留意，孤鶩落霞一箭收。

臺山婆子。

已定寰中又出邊，何緣不契老婆禪？觸傷多少賢良客，勘破分明不偶然。

趙州打毬。

鏡本無痕不用謨，當臺遇境見根由，毛毬碌碌是誰打？念念滔滔那個流？咄！

麻谷持錫。

殘歲盡，便逢春，端然不是兩家人，黑白分明何向背？偏圜合就好時辰。那八兩，這半斤，打成一片也驚群，灰飛燄滅然非動，雪上加霜太殺勤。　次頌：谷暖春回，一是一非。咄！平地骨堆。

靈雲得悟。

一覺翻身見曉明，便張旗鼓振家聲。遠風送出林間去，惑亂時人耳不清。

玄沙不肯。

雪心為人一片忠，何妨特地鼓春風。寒山不借陽和力，怎得桃花滿地紅。

德山大悟。

跨鶴單言靈鶴俊，乘船獨道木船強。一風送到東洋海，把著篙竿沒處量。佛來〇難較，魔來〇難張。巍巍坐向孤峰頂，罵雨訶風壓諸方。

趙州四門。

大方不擇荒田地，馬到功成用得親。若向空花研色相，當門蹉過趙州人。

雲門餬餅。

蒼蠅覓縫枉紛紛，如印印空豈有痕。滯句乘言猶昧己，投機展事見雲門。

黃檗噇糟。

眼清似海量同空，威凜堂堂出大雄。變化魚龍燒電火，掃除狐兔露金風。拂開毘盧頂，不存報化功。此處分明難湊泊，連雲際斷月如弓。

高峰枕墮。

日間浩浩，春暖鶯叫。無夢無想，椎到鐘響。枕子墮地，啞巴便掌。休將鈍置五年看，千里之駒無鹵莽。

次頌

頓破沉齁不可孤，夢中顛倒夢中扶。夢來枕上和衣覺，帶雨芭蕉入畫圖。

鏡清啐啄。

萬世權衡定不公，迷雲蕩盡有奇風，石頭火濺分緇素，閃電光飛列異同。母棄能懷日正晝，子離滯殼月當空，諸天捧獻無窺處，出沒同輪映海中。

南泉住菴。

水不成茶要人煎，隨佗起倒就佗眠。傾間不止還來犯，拔出吹毛列半肩。

外道問佛。

劍匣光生難近旁，爍迦羅眼不能張，堂堂坐斷舌頭路，外道天魔息戰場。同寶所，合一方，將謂追風自(有良)。

僊天埜狐。

埜狐兒逆風鷂子，老禿奴順水葫蘆。見個甚麼意？二俱莫含胡。忘前失後兮南敲北動，謂失不補兮滴乳成酥。強不甘心我便犯，僊天笑過一輪孤。四隅不昧空王殿，珠走盤兮盤走珠。

九峰不肯首座。

一輪煦日映槫桑，非比人迷雪屋場，變化飛龍猶夾帶，錐錐點著見行囊。守家當，失威光，時緣未遇返魂香，當時不是九峰老，師丈爐中徹底涼。

七斤布衫。

水冷天秋一色圜，分珠帝網自綿綿。知音莫去酬斤兩，正用將來遮半邊。

世尊拈花。

分付原來在劫前，那堪拈笑便流傳。換花無限盲聾眼，不信壺中別有天。

百丈埜狐。

一重煙水一重關，五百生來非等閒。不落脫皮燒化去，當來不昧帶毛還。撞入裏，不是頑，休言非跡在其間。試看東風隨律轉，依然舞翠不離山。

傅大士講經。

不會灼然穩當當，拈沙攪污一鍋湯，若非海納真天子，兩個一齊擯出方。

長沙進步。

撲破琉璃碗，艸堂夜不關，始從綠水去，又逐白雲還。怪鳥吟喬木，狂猿嘯岌山，春回無限意，靡不到其間。

臨濟擒定上座。

大展全機接待人，孰容胸次作情塵。九牛一挽隨收放，列土分茅見主賓。

法眼行腳。

東土西天沒兩途，玅門撼脫有何孤？再將知解投明鏡，事到臨臺列象殊。

南泉斬貓。

煙塵擾擾動高尊，一舉齊來斷命根，滿院驚惶失大利，通身暢快報深恩。艸鞋頭上堪求路，狼藉堆邊休染痕，真是死中得活者，銜刀直顧進吾門。

佛日喂貓。

頻頻喂養莫拘功，精壯威獰轉漸雄，老鼠出頭纔定動，全身喪在爪牙中。

迦葉擯文殊。

當陽舉起聚來忙，無劍分身豈散場。鈍置當時猶百億，至今誰肯一棺裝。

陸亙養鵝。

損不壞，長何存？狎開異路別乾坤。出鉼不出擎來問，一掌和聲休謂疼。須勦絕，莫囫圇，共入維摩不二門。

世尊涅槃。

報化非真總是權，執持四大落攀緣。兩頭不著中開眼，百億金容一相圓。

異學問佛。

拈除戲論亦非誠，常與無常二間阬。鸚鵡雖學人語句，不知人事作麼行。

船子接夾山。

清廉之節，將相之英，不圖牽伴，獨釣鼇鯨。垂絲千尺還易展，離鉤三寸實難爭。老華亭，老華亭，電光出手使人驚。輸卻前身也船篙傾盡，贏得後山也花果(結成)。

石鞏架箭。

原是深山畋獵漢，偶除鬚髮見超情。飛潛到此難逃避，只有當鋒少斷魂。人孤峻，道愈尊，不是垛生不(上門)。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賴有摩尼無價珠，生涯轉盼盡何殊？家山綠水光天德，埜艸黃花壯帝都。

僧掀夾山禪床。

賊兒攻打富家珍，命未逢時依舊貧。佛祖位中留不住，翻回地軸轉天輪。

雲門一寶。

片雲風卷盡，萬里絕遮闌。把定乾坤肅，放開體用寬。南星對北斗，洞達是誰觀。不待金烏催玉兔，門開直下嘯澄團。

甘贄接待。

連鐺拓出又何妨，縱奪臨時任主張，兩個古錐齊捉敗，勝如百味巧盛莊。

臨濟囑三聖。

皎然一喝播宗風，血脈無涯盡界充。破膽瞎驢成隊去，天關撞碎地皮通。

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鯉魚帝釋常相會，休執多年骨董禪。靜夜銀蟾初出海，人間天上兩昭然。

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卻是饅頭。

綠水青山更古悠，有錢莫用冷饅頭。霸王未到烏江畔，一到甘心便肯休。

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頌：

識得韶陽對一說，答從問處合時節。脫籠靈翮便翀霄，望樹獼猴盡失穴。

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倒一說。」頌：

識得韶陽倒一說，日輪耀化萬山雪，不須爐燄起光輝，盡界冰河一路徹。

宋時兜率悅和尚住龍安室中，垂此三問，一曰：撥艸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見？頌：

雲水茫茫四海賓，將心用意總非真。一朝參到無參處，幾點梅花天下春。

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

迷去雲開六不收，涅槃生死兩無憂。寒光徹地金風起，一葉落時天下秋。

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時，向甚處去？

梯山航海路高低，退步長安一理齊。大寂定中原不住，黎明天曉鳳凰啼。

總頌。

了了了時無可了，休休休處未能休。當時欠下嵩山債，不作驢兮便作牛。

密印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十

門人如暐等編

山居

古木交環隱處深，嵥天嶂外月來侵。影旋丹桂經宵久，露滴庭蘭坐夜沉。白石雲壟居靜境，綠崖煙樹樂閒林。垂陰托動微風起，撲面清香染素襟。

十里嶸山傍水涼，不同世燄倚風狂，屈原被譖投江死，介子因焚抱樹亡。蹋碎行雲撥埜徑，掃開積雪住山房，柴扉晝夜無關閉，坐看升山月轉廊。

塌地爐邊架一鐺，每餐飯後緩經行，遙觀玉練飛泉舞，近聽金鏘溜石鳴。雲幕揭開山露頂，雨簾卷罷筧停聲，玅明盡在重巖裏，勝出乘槎萬里情。

芟出巖深古靜基，何嘗樂意得便宜。迎賓石徑和雲掃，煮芋松枝帶雪炊。池窄猶嫌谿水湊，山高獨怨筍園遲。到來幾處難周備，異念同消莫自欺。

由來得意住山巔，古澗寒松話此禪。細雨纔休風鼓竁，殘雲將破月臨泉。天明鳥出雛隨後，日暮猿歸母向前。萬點岩花從下墜，般般佳趣果奇然。

幽林鳥語噪高枝，人謂深山春到遲。吐玉白梅開五瓣，拖金綠柳散千絲。莓苔鬱鬱蓊新砌，藤蔓蕭蕭長舊籬。莫測東君行令早，渾然放過許多時。

萬壑林中居上嶸，紙窗吹破一時明。山花織地呈新錦，社燕喧巢語故情。芹蓂有泥憑雨洗，茶爐無扇待風生。其間但得相宜事，縱不方圜也現成。

山一重兮水一重，瀾狂嶺峻勢如龍，鳥啼春晝百般語，雲伴曉峰幾樣容。斜竹生斑橫古徑，曲藤起蔓挂幽松，苔封嶮巇橋難度，未免頻頻倚竹笻。

暮見朝聞仔細詳，一聲鶯囀達心光。蘿懸峭壁拖雲亂，花落澄池戀水香。彎澗泥深鰍鱔喜，平原日暖蝶蜂狂。等閒識得維摩意，香積從來出上方。

時來和煦物皆通，滿目遙看見未蒙。麥浪風翻千頃綠，桃霞日映一坪紅。龍吟志涌山頭霧，虎嘯威生月下風。是處暖來多境致，超群拔萃有奇功。

世事渾忘意不專，山居有趣最蕭然。淺谿低步逢新月，危磴高觀見遠天。風拂綠煙幾樹柳，水浸白雪一池蓮。縈縈火宅一生者，

讓我深山樂晚年。
缽囊久挂在崧寮，德合乾坤義自昭。雷迸山頭聲震地，雲橫谷口氣吞霄。彎藤倚樹如龍繞，敧石居巔似虎朝。現境生成觀不盡，誰知春去落花飄。
艸堂壁破脫泥沙，暮見山間別是家；風動階前竹掃地，水流澗下浪推花。吞鉤弄影思幽灩，舞拍偷香望早霞；近抵非唯通埜趣，遠觀目極翫無涯。
林下柴門竟未開，寥觀晚寂嬾徘徊，金烏低降銜山去，玉兔高懸映水來。新採香芸安睡褥，久收曲梘煖爐灰，枕頭方木拓圜相，一覺橫眠樂俊哉。
一帶煙嵐簇錦文，曉峰深處鶴為群，花開藥圃泥沙潤，雨過芝田艸木芬。翠柏蒼蒼逢趙老，紅桃爍爍遇靈雲，圜明一鑑通今古，好向谿山共採芹。
清居無伎罣心田，樹有松花石有泉。榻臥深雲多快樂，廚烹淡飯少交煎。閒行林下身輕健，獨坐水邊意皎然。近道榮場煙境好，怎如一屋隱山前。
未入崚嶒世念休，林間不了第相酬。慚將兔角敲空月，愧把龜毛繫水鷗。柳巷花街人慣住，鶴林鹿徑我能修。娛山樂水誰堪對，獨有華亭坐釣舟。
萬緣消向此高巔，斷岸分崖別是天。對境雲開山見面，當門雨過柳抬肩。幽林果實春風靜，湛水光生夜月圜。鶴作寒巢清夜夢，覺來一唳出巖前。
瞻風翫月出幽層，風滿山川月滿陵。月下煮茗風作扇，風前指韻月為燈。窗銜月影通三際，鐘應風聲演一乘。皓月清風常助興，吟風嘯月有誰能。
抹月批風娛埜層，風儔月侶共丘陵，月升霧斂風和籟，風卷簾開月伴燈。挂月松纓拭玉鏡，梳風竹韻點真乘，因風指月全佗意，風月雙忘我未能。
傍水依山度歲華，山為根業水為家。水邊趺坐山陳供，山外經行水獻花。水似玻璃彰用處，山如圖畫起生涯。青山綠水常相伴，詠水題山豈外誇。
水闊山高對日華，山嶸水灩助詩家。水舒白練山拋玉，山疊青嬴水噴花。近水謐觀心地印，遠山懸望海天涯。將山就水全彰道，離水忘山尚未誇。
曠埜林中萬木森，黃鸝隔葉弄玄音。迎風梔子齊梢玉，吐火榴花滿樹金。山峭懸枝愈挺秀，天晴染露更顏深。清光六合開幽面，意氣盈懷下翠岑。

巍巍接漢靜居堂，四顧雲依別有常。一夏清涼門近柳，三冬暖暖戶當陽。不貪塵世風光美，只喜山林菜飯香。每日如愚隨分過，並無外計落思量。
繁華愁見隱山中，送往迎來久不逢。心淨常懷明月共，身輕每憶白雲同。才能蓋世登臺劇，氣節驚人過樹風。正嘆之間時不待，夕陽西去水流東。
雨過山間錦自鋪，何須策杖繞程途。谿含白水一彎玉，樹帶黃梅萬顆珠。霧卷雲飛即意旨，鳥鳴花笑是工夫。清晨未覽長篇上，起篆香煙預出爐。
一枕波濤幾樹風，不翻貝葉也相同。朝煙錦布層林外，暮水歌流洞壑中。平地承雷龍骨換，深山披霧豹文通。往來背道區區者，莫測雲巒有靜功。
松嶺門高竹徑深，一菴長掩亂雲岑。穿櫺玉色輝寢案，拂翠金聲動寶林。碧嶂丹崖懸古幀，清泉白瀑演幽琴。更沉意欲登階聽，月過山頭樹轉陰。
山階月落影離池，閉眼鼾沉夢未知。身後輪迴蠶作繭，目前光景燕銜泥。黃金累石有期盡，白髮堆霜無藥醫。一陣西風空似洗，然而不醒待何時。
雲布嶺頭意不偏，其間是事偶將圜，乘涼果木秋來實，淘米谿泉雨到穿。汲水煮茶歌樹下，敲松撥子種山前，靈苗但看生時穩，日久成林蓋屋邊。
萬類光生一月連，悠悠朗發過山前。青雲影裏鳴秋鴈，綠樹陰中噪晚蟬。岦岌峰巒同斂霧，潺湲谿澗共收煙。有人得義忘知見，始信山家不夜天。
白雲堆裏一居安，不識人間住世繁。藤綑竹寮一榻坐，煙熏瓦缽二時餐。濤聲出遠朝風聽，日色升高對壁觀。無限生涯隨分足，山中豈得受貧寒。
從來應用有乘時，但得時乘不遠思。灌芋隨分山峽水，烹羹任採埜蹊藜。廠煎茶灶當風置，露坐蒲團對月移。遙望當山先有兆，清光影到歲寒枝。
寄住巖阿已數年，衲衣磨破一條肩，燈油暮拾松生乳，餅水朝提石涌泉。有物現前堪應用，無心過後取方圜，隨拈黃葉朝陽補，誤落谿頭過百川。
風鳴葉落雨絲絲，淚想塵勞一局棋。千載蟠桃不種子，一宵月桂要攀枝。瞻天俯地真堪愧，望影謀香果太癡。天上五衰猶未免，人間何事遠相宜。
徹底覺無應世能，眼空蕩蕩隱深嶒。水清行潦千岐盡，山紫滯煙萬疊凝。飄葉隨流流那住，浮雲橫谷谷何升。一番雨過將纔了，

風到其間又放騰。
涼回溢目見秋光，廓爾圜明映八荒。耀破昏沉中夜月，洗清天地五更霜。杳無煙篆籠峰頂，未見苔文繡石床。數日不逢風餞雨，山泉潔似白銀漿。
無人厭患苦娑婆，三分光陰已二過，昨夜金風拂埜磴，今朝木葉掩山坡。菩提結果無心種，劍戟埋光有意磨，特地悲秋思近日，貪榮甘忍受奔波。
高峻閒居得近霄，煙崖碌岸莫能超。集霞現起齊天繡，堆雪鋪成滿地瑤。樹穩不妨鸚鵡跳，山寬豈礙霽雲飄。曉風相送出東嶺，池沼流泉一色昭。
高枕雲巒一夢中，覺來大地迥皆同。三家村對千丘水，兩舍寮開萬里風。占隴梅翹春色老，積墀雪瀉日輪充。目前不省尋常過，廛市山林盡失功。
殘冰釋盡有餘曛，正好回光識見聞。插漢峰巒彰美畫，抱林谿水展佳文。推沙浪暖魚分隊，拂柳風和鳥喚群。新景時來關不住，聲聲噪向嶺頭雲。
錫挂青山綠水涯，敲風笑日兩無差。春雷驚竹園添筍，夜雨打梨澗出花。落蕊翻波迷去蝶，幽林舞翠召歸鴉。天然不擇重巖下，均布空山物外家。
端坐幽居悅興來，紅輪赫赫照高臺。逢春柳絮千枝秀，出雪松花萬樹開。山境依時增艷麗，靈光失度混塵埃。臨風撼動濤聲吼，不覺清音過九垓。
林深若不正當春，怎得寒巖萬物新？入水山光消白晝，迎人埜色賞清晨。峰頭戴日懸天鏡，艸尾垂珠獻地珍；了念安然同運轉，一般風率漢來雲。
一目山河境界寬，不能見道受欺謾。茫茫水驟朝東澗，靄靄雲行向北巒。風振松濤呼鳥韻，池留竹影釣魚竿。俄然勁節從茲顯，須要時人肯自觀。
嘯月吟風幾度春，隨方樂道不愁貧。熬羹灶內燒黃栗，待客盤中剪綠蘋。一圃茶椿春復舊，半瓢豆種晚成新。方原雨足十分美，廩貯林間待上賓。

雪谷

誰把瓊瑤擲向空？削成片片落無窮；情非埜谷傳時冷，意為家山報歲豐。玉壁岩前松髮亂，銀岩嶺畔竹腰躬；蒙頭艸木今休怨，自有來朝日出東。

月梅

幹柢堅榮勢不灰，時逢六九占春來。寒山受淡標魁首，冷地經霜立上臺。蕊放時驚千鳥囀，香飄處動百花開。天間甚物同知己，玉影輝兮月步哉。

除夕旗山題

煙水茫茫莫問舟，年窮且住碧雲頭。爍天電勢情俱斂，震地雷音量已收。放彩星疏光萬丈，含元殿古壯千秋。殘更一盡東山曉，不異前賢剖白牛。

其二(勝覺作)

林中瑞氣靜邊生，勝似歌歡樂錦城。世暖羅幃塵意縱，山寒紙帳道心清。風翻岸上雲千丈，鐘醒船頭夢五更。靜夜聲聲出漢外，阿誰向此悟圜明。

其三(迴龍題)

遠眺山光近抵幽，嬾從浩浪泛輕舟，催年爆竹節前放，占隴梅花雨後收。揮麈拂開兩岸錦，拈藤點破一江漚，煥然天意春回首，雲水滔滔孰共流？

元旦

紛紛賞樂歲中華，不省浮生甚可嗟。晚出纔圜仍復缺，朝升將正又偏斜。行觀醉舞當風蝶，坐聽酣歌伴水蛙。本有未明隨景轉，迎新改換舊時家。

秋菊

百卉紛芬志不忙，任佗凋謝我纔芳。花簪秀杪黃金煉，葉佩蒼條綠翠妝。數浹階前承雨露，一秋月後戰風霜。千紅萬紫空爭鬥，待此時來放晚香。

喜晴

一榻昭然枕上明，曉山窗白日初晴。四維錦繡胸中起，六合風光足下生。皎皎禪心如玉潔，醇醇道念若冰清。抬眸局外無雲蔽，秋水長天一色迎。

晚景

度嶺夕斜漸漸昏，卷簾待月不關門。爐中火煖香浮座，簷外風生葉落盆。幾片白雲橫谷口，一彎綠水抱山跟。前行舉步壟岡望，長笑一聲獨自焞。

山行

暫息山亭望埜方，風從葉裏過來涼。苔生曲徑沿途秀，薰出斜坡滿路香。柳陌鋪綿春日盡，竹林解袒夏天長。晴川蕩蕩翻銀浪，喜映高輝一段光。

船行

長江拖練嶂堆瓊，繞嶂成紋徹底清。岸上崖懸花到長，籬邊石壓筍斜生。香飄戲蝶風中舞，餌動遊魚浪裏爭。入水天光紅日麗，影端相對伴舟行。

次儀廷林公韻

曾聞才茂與名芳，起鳳丹丘得正陽。秉就文雄開泮水，生成志銳紹書香。墨池宜點山河翠，翰海能淘日月光。不待臚傳聲已唱，猶觀預兆五雲祥。

春日

陽回禹甸十分嘉，映日春山放彩霞。乍暖鳥噓煙裏韻，初晴魚泛水中花。發宣美景毫非錯，運轉良辰點不差。幽谷舊來多雅趣，重添埜色壯山家。

住耕廣福山堂六首

翫月

誰向海門拋玉毬，浮波萬頃盡瑩周。清宮有影獰龍躍，暗闕無光狡兔愁。天際星辰同晚現，人間煙景共時收。重門若閉昏沉裏，即負長空一色秋。

竹笋

未曾作就已先嘉，能戰清霜拂晚霞。秀杪插天搖鳳尾，靈根竄地長龍牙。無心出土超塵輩，有節成林蔭物家。倚過中庭門外看，皎然紅日上山茶。

芒鞋

玉粒晚齊秋月天，空梢擇去與人編，入泥出水無嫌怨，值雨逢陰有價錢。久凍偏坡稱作首，新苔滑石讓為先，著來若向深山走，先是跟頭透底穿。

蓑衣

不合公卿並宰僚，長年山水伴漁樵。春時綴雨瓊珠滾，冬候凝冰玉片飄。度嶺拂開苔上露，穿雲絆斷萼中條。遊蜂惱悶皆能解，恐挂垂楊墜折腰。

紙帳

碎許熱烹不動情，直圖潔徹透天明。一池死水相扶出，數縷輕絲貫合成。冷叟逢冬誇暖氣，餓蚊遇夏諗饑聲。恬然一覺將回醒，恰在白雲洞口橫。

耕犢

骨骼生來健力多，曾憐火宅把車拖，鼻中貫就香繩練，足下蹋穿碧鏡波。帶水連開三疊畝，隨童常聽四時歌，助持埜老家豐稔，滿案盈樽對月和。

山居五言(十首)

春歸青嶂裏，無曆甚知時。庭竹抽新筍，陵花發舊枝。原高風到早，山峻月來遲。舉步登階望，悠悠向上移。
重林幽谷下，無客可相親。點秀山為伴，涵清水作鄰。月明天不夜，壑潤石長春。靜處彌佳景，拈來意轉新。
天色連山秀，幽懷一旦開，日臨松影到，風轉浪聲回。春艸生圜砌，山花發滿臺，鶯吟還未盡，又聽杜鵑來。

安居丘壑下，節至不虛傳。蘭放碧巖畔，柳榮綠岸邊。風來聞鶴唳，雨過見山鮮。每借目前境，常消粥飯錢。

平明開半戶，清興已同時。報曙鴉聲況，侵窗日影彌。紅霞襯屋角，白露綴松枝。一色渾無異，不吟甚有奇。

風動雲將盡，涼回夜漸長。一天星現斗，滿地菊經霜。淑氣籠仙剎，祥煙起御香。東林竹與樹，倒影在池塘。

霜飛林葉老，片片落高臺。掃石留雲住，洗池待月來。清風搖古樹，薄霧染蒼苔。塋徑無人種，黃花自晚開。

世塵谿隔斷，終日自安然。風到竹鳴籟，晴來松帶煙。山空雲作伴，夜靜月孤圓。宴坐虛窗下，寧同化樂天。

片雲消點盡，一月映山光。甚處秋花放，滿庭夜氣香。廣寒宮未遠，蓬島路何長。握轉當風桂，天然異世芳。

塋老棲閒處，天成豈自誇？樹風喧樹唄，山水繞山家。歲盡春回艸，夜沉燈吐花，竹籬隔外月，移影上窗紗。

楪榆美爾李先生別號省省道人，至安江臨勝覺訪師之三韻附此

古寺棲名宿，宗風已煥然，偶從方丈室，閒覷雨花天。識面余無解，忘言別有禪，暫時餐法乳，何日得還錢？

師次韻

曾坐三生石，今逢不偶然。訪僧輝塋院，扶日麗中天。林鳥鳴俱道，庭花笑有禪。西來無別意，正用不須錢。

顧余公署

山門常不出，今日為余來，影拂霜前葉，痕穿露後苔。谿山隨顧盼，風日趁徘徊，應有三生約，重逢絕點埃。

次韻

移舟泊塋渡，獲晤轉歸來，兩岸飛黃葉，一江長綠苔。曙光遙映照，雲影近徘徊，喜證無生忍，居塵不染埃。

夜讀師之語錄

通身渾是法，滿口滴醍醐，只就現前喻，何曾象外拘？野干應震慴，古佛任訶呼，指出西來意，聞人識得無？

次韻

清光無向背，吹照作醍醐。谿淺足何論，山容盡不拘。水澄秋月鑑，浪震曉風呼。若到聲窮處，歸源字字無。

山居絕句

鐺煮三餐瓔珞飯，身披百結斷雲衣。恰如蓬島鶴形像，得到鶴形真可希。
激源落曰吟寒韻，藜杖出山撥埜聯，巖畔春光傳信早，今朝不倦到谿前。
天意回兮一概平，高原低阜總增榮。新櫻長滿山風亂，舊雪消完谿水清。
屋伴青山竹一臺，人間名利不相催。常時趺坐磐陀上，閒看春花謝又開。
雲到嶺頭屋接天，更緣何意聽谿前。夜來水漲魚翻浪，節至花開鳥噪玄。
瞬息韶光不待饒，逢時作務要同條。倚山休種空花樹，傍水還栽結子苗。
古木林中秀色蒼，出山經過一冬霜。峰高莫謂無人往，遠看風吹百世芳。
息下雲鋤嬾種田，聲聲布穀報林泉，懸梁雨笠言無用，春到深巖也直錢。
塵非到地以何窮？絕頂無攀有處通，一揭柴扉山下望，綠茸芳艸對春風。
筍未出頭節已先，竿竿不與艸同連，雖然傲出東籬外，根本依然在石邊。
鬱鬱喬松耐得貧，能生鳳羽長龍鱗。山花簇錦須然俊，何得一年四季新。
杜語聲聲叫杏花，諍濃鬥淡枉徒誇。既然不出春山外，淺白深紅共一家。
山非色相浪非音，轉首披沙便得金。欲聽流鶯聲詠巧，春光一道落幽林。
山河瀑浪響滔滔，歸到池塘未見嘈。四面雲收光照近，一堤柳動影涵高。
寒來煨火暑披襟，有杖何勞探淺深。寂爾夜來攲枕臥，瀰漫山水對君吟。
炊火煙煙滿灶堂，柴抽火滅自清涼。而今揭去昏窗紙，明月清風露兩廊。

夕斜影艸弄黃昏，彷彿之人畏虎蹲，頃刻嬋娟一色照，千山對望總消魂。
擢秀芳松品不同，揚聲里外吼清風。根莖自歷誰能比，勝出林泉萬木中。
速把塵緣在此休，晚山帶露莫惟愁。風煙擾擾何時盡，寒鴈一聲滿地秋。
平徑旋歸多去就，嶮山嵎[山/畾]少人登。寒廚舊日無佳饌，紫芋將來帶葉烝。
嶺頭客到好商量，松自高兮葛自長。豈待凌雲一樹桂，風前陣陣吐秋香。
晚景關山障落暉，寥寥孤鴈影偏飛。牧童直就原牛臂，撫掌呵呵一路歸。
夜翻貝葉揚銀缸，便見飛蛾共一雙。不忍猶傷吹息後，滿廊秋月進書窗。
含秋月窟淨無塵，岫嶺雲歸暫作賓。不掩廬門深夜看，菊梢帶露長精神。
月移松影到禪龕，那聽寒蛩永夜談。一宿天明遼四顧，好山青勢在晴嵐。
一室幽哉夜正清，天然分外有奇聲。石橫谿口鳴山籟，露滴蘿梢挂月晶。
宴息恬然屋一間，裏無堆障外無關。玲瓏壁破光前境，巉崒雲開顯後山。
玉露垂松義可周，一輪月色萬枝頭。入林晚客輝開眼，失穴獼猴止斷愁。
高低雲散山原在，凸凹情忘境自分。鹿鳥銜花無覓處，神光一道不同群。
每憑一钁到曛斜，翻轉雲堆見月華。對月薅藤留石竹，就巖燒土種山茶。
日久長晴物不堪，松枝色燥菜生蠶。澆提拗在雲肩上，明月清泉一杖擔。
卜築當峰多向陽，三間茅屋正中央。巖前樹結千枚果，雲外風傳一段香。
寒霜摧茂已秋深，撩亂飄飄落滿林。有菊不隨楓葉墜，獨留盞子送黃金。
徐行步步下高岑，藥採靈根涉險深。一帶青煙藏獸貌，半崖黃葉露禽音。
破屋不瞞錦自彰，席簾掩壁露斜陽。祥雲擁日一天紫，埜菊扶籬遍地黃。

艸頭珠露遇冬凝，感得清風一陣興，蕩盡遊雲紅日現，不能倚地結成冰。
樹繞茅廬谿繞山，閒來無事境難關。雪眠澗底瓊花片，苔卸石頭碧落斑。
松門須靜景無窮，曉發菴前眼界通。繞樹雲開千屹翠，升山日出一簾紅。
水滿谿頭月滿天，純清靜夜體如然，寥寥獨向山前坐，倒挂懸蘿舞翠煙。
帶瑞靈芝標埜畫，沾風淨水起池漣。來人若到山中頂，一到山中息萬緣。
得意遊山山境好，投言問路路方周。坦然信步行將去，蘚石文章看不休。
山高異氣染蒼苔，陣陣盤旋撥不開。頂笠擔柴隨霧去，披蓑負米帶雲來。
長年守出歲寒心，至道全彰勿遠尋。雲宕江山穿珞線，松飛堤磴貫衣鍼。
一疊三旋路不多，登山日暮影猶過。來人莫畏嶇中嶮，直透方知接漢峨。

宿沚水題新月

金風獨露楚天秋，暑氣騰騰萬里收。無事倚樓窗外望，一鉤挂向碧雲頭。

響山月照雪樓

紛紛攲竹縱橫該，殿閣重重盡粉開。照夜蟾蜍出嶺上，光含一色玉樓臺。

久雨忽晴

高山漸次得陽和，夜雨催詩漏洩多。黯黯濃雲天外去，空如洗淨月如磨。

長嶺之柳池

湛滿幽然一鑑清，涵天光景甚分明。春殘樹動因風鼓，舞落楊花不見聲。

福山詠紅梅

休勞遠步出山階，近看春從何處來。雪未化時先有信，庭前獨放一枝開。

茶谿隔渡桃花

雲收雨住喜相逢，倒影桃花映水中。未度江頭隔岸看，一山分作兩山紅。

旗山詠秋菊

秋深露滴冷山房，萬木林中葉已黃。幸有階前菊兩序，金杯捧起接清霜。

雄谿之碧巖峰

超出群峰卓在前，丹青縱巧也徒然。雷驚秀出春萌動，連接青霄一洞天。

松林題網形山

逐浪生來在碧滄，因何不展曬高岡？無心下水撈蝦蟹，挂向山前網鳳凰。

迴龍和舒居士

日融雪化水通淮，非是谿山透淺湝。春到巫峰逢雅峻，月臨三峽見詩懷。

其二

昨夜寒山放月毫，窗櫺射透不須逃。明明千里同風事，豈在撥雲現手招。

水居

綠水同天景未曚，煙霾卷盡影涵空。一輪淨面千秋照，四季幽清萬古通。獨耀無私觀嶺上，對揚有準看波中。流金簸動帆飄轉，滿載船歸一岸風。

苔封石砌枕高龐，現境分明在曉窗。雨點沙磯遺落籍，雲行蓼岸展飛幢。風颺鐘響千山社，水笑波騰萬里邦。日暮漁舟歸古岸，微煙一抱起長江。

一派彎流一曲峽，彎旋曲繞共奇哉。石銜倒樹朝風長，崖覆懸花對水開。吹笛迎涼牧埜苑，垂絲避暑釣陰槐。幽深境界無船過，多少行人立渡臺。

回風曳雨在雲頭，洗罷巒峰一陣休。鼓落殘花生陋巷，推來翠葉出山溝。黃沙浪裏驚魚躍，白石灘前趁鶖游。映水星輝龍獻寶，明珠搬出夜無收。

千谿萬壑會平川，透石靈源志力堅。堤闊柳蒼煙繞岸，流清光湛水浮天。烏輪有意睖開眼，沙渡無人撥轉船。為與紅鱗通漢徑，一升巖谷照江邊。

汀邊散步看行藏，暗去明來各有方。朗朗長天風月窟，攸攸近岸水雲鄉。翻金落鴨投寒浪，放火流螢恨夕陽。今古不齊多少事，融消一念得平常。

日出浮金布滿河，人從此際認真多。當陽見影招狂病，對岸忘形墮寂魔。水色原來空裏印，漁音本是浪中歌。一聲送去風纔了，未盡長流又泛波。

出粼蟹子過芳洲，低處橫行罔測由，曳伴離鄉沙上鴈，漂生浪死水中鷗。江邊雲網隨風挂，空界虹橋順雨收，記取渙公千里目，必須更上一層樓。

節逢秋後漸生涼，光景逼人似水忙。江上蘆分兩岸白，隴邊菊綻一籬黃。遊蜂戀蕊終須弱，良驥追風始到強。休謂此間無活計，曹山有酒賀重陽。

五言

馳舟江上客，逍灑有奇緣。空運雲騰雨，山移水送船。來鶖千點墨，去浪一堆綿。取性推篷看，隨流得自然。

其二

往來同一派，天水共雙清。舟擺龍形壯，濤翻虎勢聲。平觀高浪涌，近照倒山橫。化出金鱗去，拏雲四海驚。

絕句

朔風颯颯轉花梢，凍徹寒潭未見蛟。逐浪遊魚空戲水，夜來桹板不須敲。

天邊雲晦雨淋淋，對對鴛鴦戲淺深，昨日飛來方艸渡，今朝又在綠楊陰。
北風吹動斂春熅，依舊[雨/漫]天日色昏。得錦老漁不就市，一籃提進落花村。
得魚償卻酒家錢，綠樹陰邊繫釣船。不管鉤頭香餌盡，滿江風月正安眠。
綿綿柳線任風拖，驚起魚兒亂織梭。影子當時窺得破，成龍不住浪沙波。
昨宵甘露勝醍醐，紅蓼白蘋不受枯。復感來雲一宿雨，千谿盡合滿江湖。
天邊未契水中投，何必登橋又步樓。白鷺飛來煙鳥去，交然直在一江秋。
移舟諳水在江濱，萬頃風濤鼓動人。先有斑鬚騰碧漢，而今纔有化龍津。
時光不覺近清明，灑落桃花滿[石*親]盈。半逐東風隨水去，隔江啼鳥喚流情。
潦倒漁翁望店廛，安心沽酒在魚船。迴然遇著卒風雨，斜挂蓑衣側岸邊。
每憶長江直至今，終歸必到海中心。泓流因甚無窮盡，一過澄潭滯住深。
一灣涂水向東行，兩岸蒼山列樹榮。休謂此間無法說，深藏鳥語佛千聲。
風塵浪艇醉如泥，順水東歸不復西。臥到五更天未曉，金雞兩岸為誰啼。
瀑歸滄海一江靜，煙出高叢四顧寬。不待曉風重拂拭，純清相契有何[雨/漫]。
晚霞散盡月升東，滿目澄淵現碧空。順水客舟歸似箭，宿林鷺序轉如風。
秋江澄徹似琉璃，佩網漁人趁夜時，幾度水寒摝不得，扁舟只在月中移。
陰連柳渡雲穿網，風拂沙汀水泛舟。夜宿蘆花不著岸，日行滄浪豈隨流。
瑞雲含雪灑江湖，靉靉乘風萬里鋪。鄰近江邊開牖看，轉成玉岸白銀途。

(弟子曾如度號勝甫，捐刻
密印禪師語錄第十卷。伏願世世熏修，不迷正路；
生生覺悟，得遇真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歲季秋月，板入浙江嘉興府楞

嚴寺般若坊附藏流通。本郡信士吳知先書，梓士倪天章刊。)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門人如暐等編

雜偈

住勝覺旗山隨處示眾共二十首

當機貴在力逢緣，一任雲興問上前，千澗水流必到海，萬山月落不離天。兩頭擔出攔中斷，格外呈來對面穿，中得雪峰鱉鼻口，悉從方外打鞦韆。

行一香完坐一香，本來無礙也相防。千生有漏情難盡，萬劫無明影未忘。非止閒行消白晝，豈甘空坐守清堂。忽然迸破孃生面，不負林間走一場。

天長地久總相然，一色光含億萬年，烈日如爐烝豹髓，飛泉似劍觸龍淵。電光豁閃穿鍼眇，雲貌纔興轉臂玄，無數能仁今古共，一回拈出一回鮮。

白晝雷鳴聲震空，知音聞聽耳雙聾。勾神快向聲前薦，引祟休於電後通。仙侶浮槎逢漢月，商人採寶遇時風。入流亡所同歸處，渴飲曹谿水一鍾。

從來大道絕疏親，臂腕相攙掖後人。水底金虯呼獬廌，空中玉兔照星辰。一來一往千年燦，或缺或圜萬載新。上下高低同隻眼，風飄香桂遠傳因。

百川湛合理何窮，光接澄淵上界通。急浪灘頭休探影，寧波岸畔且收篷。龍藏東海登天勢，鯤化北溟掩日雄。香水重重來集會，恢張法性任圜融。

無端向外憶生緣，滿目家山轉棄捐。延客馬師仍合醬，祈賢讓祖故磨磚。薪山雪禁無人採，花圃風搖有蝶穿。枯木龍吟無所礙，遊人盡被葛藤纏。

相逢不滯有無機，一蹶翻身到翠微。獨我宮中光曒曒，從佗山外雨霏霏。龍天捧足祥雲粹，玉獸銜花瑞相希。初吼一聲狐氣盡，人傳獅子奮全威。

皚皚雪月未嘗昏，休把安心斷臂論。一色無餘欽慧命，纖塵有動觸慈尊。掀翻法座仍扶几，寒透肝腸復轉熅。一印不疑須了當，太鵬出現取龍吞。

玲瓏無礙若虛庭，雲散窗前月滿櫺。帶露喬松常拂翠，當風蘭卉遠飄馨。三明普照六塵淨，九竅全通萬慮停。到此聖凡情共盡，何分劣相與殊形。

標出奇峰撐碧寥，埜雲蕩盡色連霄，曾經慧鑑雙輪照，那懼寒風五夜飄？德忝光輝舒秀氣，恩沾雨露長靈苗，分明不假神通力，法爾如然本自高。
深深綠艸起東皋，長養烏駒得俊毛；蹋透玄關知地穩，瞠開慧眼見天高。扭回埜鴨權為伴，呼轉魔軍且代勞；玅用今騰何處息？一江風靜斂波濤。
單著一邊只謂無，無錐卓地有通衢，鳳凰山下收金粟，翡翠谿邊摘玉蘆。海寶千般還易負，摩尼一顆最難孤，隨心滿愿皆如意，應物場中不墮枯。
有漏身藏無價珠，遂忘故此涉長途，逢人指出其中寶，信手擎來獻老夫。爍爍走盤光不減，堂堂映物燄何孤？功歸續向如來藏，耀遍叢林義不殊。
祥雲作蓋本非根，豁尒因風又現存，伴鶴飛來旋鶴樹，從龍行去繞龍門。有收有放非閒走，無束無拘豈亂奔？運向林中枯槁處，平常帶雨灑乾坤。
騰今耀古露真常，祖剎何曾夜寂涼？開眼明知燈是火，歸家始覺殿為堂。金鋮玉線條條彩，鐵壁銀山座座光，截鶴續鳧俱勘破，高低相應廣流芳。
祖庭秋晚賴誰能，一道圜光觸處興，茶熟地爐無客待，芹生水際有雲烝。隨緣放下何曾減，信手拈來尚未增，百尺鳥窠能作主，布毛吹起續傳燈。
波瀾深處泛輕舟，一曲漁歌泊渡頭，芳艸堤邊堪曬網，疏蘆岸畔好垂鉤。始知影到人非到，方信橋流水不流，復問其中端的旨，滿船風伴一輪秋。
真誠烏弋產獅兒，百獸群中孰敢欺。嗥吼斡回天際月，蹲踞坐斷嶺頭岐。獨行獨步人難並，為瑞為祥自不疑。出窟若無聲震地，萬峰深處有誰知。
尺璧寸陰殖價難，披衣得坐靜時看。然無法鼓當風奏，現有瑤琴對月彈。雲帳揭開天眼淨，墨花飛遍硯池乾。更沉漏永將休下，燦燦銀河斗柄寒。

居山示眾四首

戀著空花受往還，徒勞披霧隱深山。執情漂墮長江浪，背境沉埋永夜關。穿徑竹邊和鳥噪，過霜橙裏效猿攀。真然巨量吞舟者，不作潛萍合水灣。
為人憤志莫辭艱，直下迸開五蘊山。露地玉毫輝萬象，遼天金鏃破三關。居榮豈被榮場礙，處辱何妨辱境攀。一片閒雲留不住，

行通鳥道接流灣。
知歸休用管窺斑，當下無心盡此山；芳艸馬嘶回地軸，綠楊牛吼轉天關。通津春浪隨消長，拂樹秋風絕仰攀；黃葉從來猶分外，何妨飄蕩落泥灣？
頃盡微寒無兩般，鷓鴣啼在月當山，塵塵朗耀通天際，剎剎圜明透海關。灰志難逃落見障，存緣未免受魔攀，獨行窄路無寬見，那覺滄溟納眾灣。

示病者

觸著鋒鋩便捨頭，無明大症一時休，依方揀藥來療治，烈燄阬中又潑油。
即時氣斷樂無疆，莫教來年返禍殃。埜祟相牽容易解，家親作耗卒難禳。

春耕示眾

急箭韶光實可哀，田園休待艸深來，古今養子不如父，無限家門一世灰。

贈雲嶔禪人

二暑一休遍界秋，孤光越出萬山頭。神仙不貴封官職，穩坐蓬萊樂自由。

贈雲嶽禪人

此寺荒涼久，硜心欲播揚。誰知今日意，還是舊時光。果滿迴龍院，花開勝覺場。風雲相聚會，終有一番香。

贈雲徹禪人

倒卻竿頭誓不栽，苦心常要一肩抬。廝兒境界非能小，樓至擎拳再後來。

懷雲岩禪人

倚天照雪利無私，殺活全彰在一時。離相絕名人不會，臨將短笛隔山吹。

贈雲岸禪人

長年瀝膽為林泉，引水開池應有緣。一任魚龍生誹謗，何曾枉使昧心錢。

贈雲岫禪人

心無礙處若晴空，朗朗端然在個中。上下圜明左右看，並無南北與西東。

贈古風掩關

獨向峰頭頂上行，須知卓處要超情，一朝跳出牢關外，始見曹源正脈清。

贈全一禪人

知恩相報苦難休，絕後鑊湯走一頭。無影林中懸日月，不萌枝上辨春秋。

贈雲崢禪人

歸來不昧已當時，作棟為梁在此基。古寺頹零三六載，今朝又仗汝撐持。

贈雲嶸禪人

大富門風家最貧，時來節至換衣巾。一年一度山前看，谷暖陽回自有春。

贈斷崖禪人

迸破疑團當下休，莫將山水再惟惆。頂門自有通霄氣，包裹乾坤在裏頭。

贈雲崇禪人

靈苗穩當出頭來，豈被風霜陣陣摧。植在林中不妄動，有時也作棟梁材。

示雲峰禪者

殿後藏身虛歲月，門前側足誤平生，艸頭珠露休貪戀，坐斷峰雲頂上行。

贈養忠禪人

一列青山一派谿，迢迢曲徑使人迷，今來收足單前坐，無耳聞鐘箇箇齊。

贈雲瑞禪人

冰情化盡雪心融，眼面浮塵漸漸空。好出松門旋一匝，時常觸動有真風。

贈雲埜禪人

千山疊疊渺難窮，直在當然一鑑通。應化隨方雖有異，無錐卓地又相同。

贈雲亭禪人

不攀月桂不尋枝，光景何曾欠一時。落在掌中隨取用，休將意馬走多岐。

送純修王大德

新成舊歲歲成新，目下難忘一段春。谷口停猿驚坐客，松枝待鳥喚行人。

贈雲崑禪人

春到鉤簾歸乳燕，秋來穴紙出蒼蠅。林間休了這場事，餘外清閒不過僧。

贈雲祥大德

雲耕月種不差時，盡在把鋤見處宜。博飯開田林下務，家常能有幾人知。

示惟菴大德

水從大海月從天，湛則清兮淨則圜。水湛月圜情坐斷，出頭分外獨超然。

贈廓然大德

珍囊不惜念常存，擬向何方助法門。[、/(、*、)]點一〇全信受，雷音未震已叨恩。

贈歸元禪人

揚起孤燈少睡眠，撥前看後是何緣？影光脫落眼空廓，一覺天明正不偏。

贈簡心王居士

一折了然便到家，交光雪月定無差。寒情化盡東風轉，結實還培五葉花。

贈雲覺禪人

求智不若了無明，了得無明快一生。智慧無明俱了了，魔宮虎穴任橫行。

贈雲貫禪人

門外炎天似火燒，誰人不愛雪花飄。一朝頓入空王殿，寒暑不干本寂寥。

贈法海禪人

僧祇不歷便稱尊，掘棘分明要斷根。根斷力微鋤柄折，十方一路涅槃門。

贈法藏禪人

誓入當來駕此舟，怎離兩岸與中流？夜深不向蘆灣宿，一色圜明正九秋。

贈超凡陳居士

寂寞門庭冷似冰，長年自憶百無能。東君德布叢林下，吹徹寒梅樹樹興。

贈陳門蕭居士

喻若池中朵朵蓮，淤泥不染自新鮮，覺除淨穢無分別，東土西方一坦然。

示端石禪人

寂寂靈靈莫放憨，有何禪道與君參？吹毛劍下分身去，仰望商量落二三。

示融通禪人

天魔相近不知蹤，坐斷當央第一峰。到此了時無可了，高人豈肯便疏慵。

贈寶峰大德

凡聖同居個個圜，目前轉變隔重煙，毘嵐風卷無高下，市井林泉月一天。

贈月朗大德

人誇了當只除心，無燄明珠易得沉，更進龍門行一匝，方知滄海幾何深。

贈越凡賀居士

寒山枯木黃昏際，古殿殘燈夜靜時。撐出瞎驢正法眼，流傳千載鑑愚癡。

贈賀門陳居士

生死輪迴是妄招，心光未燦障難消。秋江白霧齊收盡，一刻圜明當下超。

示開照大德

佛祖本無一物傳，拂牛劍氣為愚賢，堯天境界無征戰，不令而行樂化年。

示如心禪者

清光滿眼照無邊，只為瞳兒被物遷，非是物兮非是眼，當陽一棒脫縈纏。

贈開凡饒居士

靈根夙種果非差，把斷長江直到家。煙盡晚來窗外看，一輪明月映天涯。

贈漢卿馬居士

無限迷頭入苦哉，谿山磨盡幾英才？知歸達士常如是，步步蓮花火裏開。

贈盛我鑄鐘

純鋼煉就甚堪誇，須是當爐遇作家。一火鑄成真法器，洪音千古震中華。

示雪崏禪人

夜水金波少去翻，必須先要頂[寧*頁]端，返身踢倒楊花岸，方效漁人把釣竿。

寄雲山謝居士

藥囊空盡就抽頭，幾個男兒得便休。不涉波瀾歸故里，任佗門外逞風流。

贈明鑑周居士

非是物兮非是心，從空放下絕追尋。彌雲喝退沒來往，露出青天蓋古今。

贈明輝羅居士

長河浪靜涵新月，枯木花開露早春。拈卻聖凡無二路，通天徹地一時均。

贈君召賀居士

進步如登萬里山，須當著力莫回還，緉鞋踏破峰頭止，越出人間非等閒。

贈賀門金居士

努力參禪休畏崎，當軒直露不移時，人間到此推無分，處處風清月滿池。

贈瑞雪禪人

直切分明指示君，〇中無點不須分。此間莫待脣皮動，啐啄同時便出群。

示月來大德

要絕根塵第一株，休隨浪蕊涉程途。先須勘破浮生事，始信閒名播五湖。

示繼武梁居士

故園結果滿其枝，惱亂猿情未了時。酷暑今從秋晚斷，一鉤新月上峨嵋。

贈達心大德

大事難明路徑多，不能折合便成魔。果然達得無心處，百億修羅盡罷戈。

贈覺凡胡居士

水上浮漚夢裏花，終朝使我日偏斜。萬緣一目輕窺破，擦手歸來是故家。

示應天大德

未曾跳出刺中欄，不歷栴檀到底難，假使一爐燒化盡，年終依舊孟春寒。

贈元見大德

雨過雲開曉半明，天邊一發盡圜成。清光耀出乾坤外，非是依山傍水行。

示忠和禪者

巖頭佛法從胸涌，摩詰香饘在上方，會得古人出辦處，一時周備萬年糧。

示悟一大德

見道從教眼似眉，迥然越出路中岐。客常來往無留礙，本住長安不用思。

示明一大德

一光東照應皆全，萬法同彰在此圜。次第觀來窮不盡，何勞別外轉求玄。

贈秉然賀居士

為人在世莫同癡，火宅交煎仔細思，思到無思安穩處，雲開山舊不曾移。

贈恒融大德

欲離有漏出凡籠，念念猶如救火同，異日煙消灰冷盡，分明別是一家風。

贈恒通大德

處處桃花三月放，家家雞向五更啼。能藏不住非聲色，覺了所知盡不迷。

壽彭居士

九品蓮臺萬朵香，七重行樹千枝秀。速將情見盡揩磨，同證金剛無量壽。

贈應祿彭居士

水中顧影枉勞神，雖現其中未是真。淡淡秋雲無點蔽，舊時風月卻從新。

示寂定大德

合水和泥須換步，平田淺艸要翻身，頂[寧*頁]若具通方眼，一陌花開萬里春。

贈雪谷大德

諸行無常總是空，浮生夢穩被他籠。幻緣不著出情量，蕩蕩無雲天地通。

示息塵大德

昔年一別至今來，心地方知尚未開。莫謂無人重指示，夜猿啼在月當臺。

贈無玷楊居士

樹逢秋老難留艷，水向東流無復波。莫把光陰容易過，靈臺一點要揩磨。

贈本淨楊居士

青山屹屹水茫茫，會得猶如在故鄉。舉目相親親切處，休生惆悵望斜陽。

示無著大德

毛端放過有千差，得本何愁聚海沙？若要不經閻老案，滅除陽燄與空花。

示含藏大德

行盡千山在那方，牛欄馬廄普光堂。不翻貝葉文相現，一度門開義兩行。

示不二大德

這段因緣會也麼？滔天浪是湛澄波。有時把斷源頭路，苦海全超一剎那。

示得元大德

燦燦明珠晝夜光，親逢實得卻相當。若然見理不圓處，縱尾金鱗易落湯。

示悟見大德

誰是如來正法輪，江山色秀洞中春。炳然離此尋方便，海外求珠非是珍。

示悟旨大德

杜絕言詞不在音，作家有甚芥投鍼。就中一點齊拈卻，正晝晴陽一色金。

贈無塵大德

父母未生一著前，智如鶖子亦難宣。世人不識入頭處，喚作將心直指傳。

贈明覺向居士

這點靈光不可輕，沉埋未悟沒深阬。回頭勘破孃生面，鋒鏑林中任縱橫。

示從修楊菴主

眼前有事要人知，垢盡明來處處宜。識得蒼蒼眉兩道，不同情境外邊馳。

示重修楊居士

風飄雲練出危壑，雨灑山谿漫古臺。莫道不逢天意轉，春光動地一時來。

示思修易居士

頓破胸中一點疑，猶如空界越須彌，白雲若向黑山走，不被彎藤怪石欺。

贈靈冶禪人

艸裏不馳器易成，久經大冶見靈明，清音鑄出何方扣？埜店黃昏喚有情。

示華峰禪者

晚上無燈月現瑞，風前有路桂生香，回光頓入圜通裏，不枉旗峰住一場。

贈了為大德

遠觀近聽有奇緣，寶劍一揮定正偏。到此水窮山也盡，中天直露一輪圜。

贈脫凡王居士

凡情迴脫事非常，應念沉淪在苦鄉。了已若還不濟物，誰來海內作慈航。

示本然大德

念佛參禪須到家，不然還是守空花。眼前把捉消時歲，失主臨危甚可嗟。

示惺知向居士

眼觀莫及耳何聞，山月一彎正不分。人謂此間消息斷，秋風動處水成紋。

示了見禪者

出家正路別無求，只要堅心看白牛，春艸萌芽若不顧，枉來林下剃光頭。

示惺然鄧菴主

為僧非是樂便宜，生死循環要出離，杳杳冥冥消日過，眼光落地苦難辭。

示惺見張居士

朝朝谿澗順江流，泛起漂舟要轉頭，滿載月明若薦得，不虛此岸度春秋。

示明達楊大德

滅卻心猿絕細詳，不明明處好承當。山前鳥語聲聲噪，道破元初一段光。

示明覺大德

暑往寒來苦不休，退身一步孰能酬？斯時不辨賓中主，滯到當來佛也愁。

示明輝楊居士

昨夜東風吹滿林，松濤落澗是何音。不疑一念光通達，五百年前在此今。

示明燦居士

河沙玅用一微塵，理有來源事有因，莫道無波龍變化，朝陽乾地盡沉人。

示明俊楊居士

隔谿樹動有西風，一物明時萬物同。何必香煙從獸口，端端只望出爐中。

示楊門聶居士

曹谿一派理無多，攪則差兮泛則訛，活水山前若未契，綠楊橋下望長波。

示明本大德

寒蟬勸織鳥催耕，豈待鐘敲月下聲？聞所覺空空覺滿，回頭返顧一般平。

示明德范居士

少室玄微不較多，岐分絲染太淆訛。當陽劃斷分賓主，莫教將身湊網羅。

示惟闊大德

一處了然六不存，全無障礙普稱尊。隨將寶劍一時按，盡教天魔喪膽魂。

示惟現大德

證道人人事可能，只緣撥火要挑燈。昏昏一盡天明曉，照化千山萬水冰。

示佩玄楊居士

參禪似種朝陽地，照著耕牛在面前，頓斷繩頭無管帶，綠楊兩岸任從眠。

示秀川楊居士

受戒殺生勿兩岐，是誰犯了是誰持？返觀本自無來處，當下雲開月正時。

示國甫楊居士

不惜途勞勝覺來，當陽一喝破塵埃。了知幻化非干己，一道清風送月回。

答德公劉居士次韻

棟梁近日少人為，君向南方擇異木，用在一毛端上頭，轉新架個獅兒窟。端居吼退野干群，續燄傳燈上正錄，不獨旗山觀皓月，紫雲佗日呼幽谷。芬芬水艸納金牛，郁郁藤蘿調玉鹿，弄巧以成

拙未拙，削尖而作禿非禿。一鎚擊碎琉璃缾，共與維摩把口杜，幻境有凋亦有成，性天無罪亦無福。清波弄影不堪傳，石火翻身方可續，接物並無水和泥，利生豈用皮黏骨？閻街市上有忙忙，常寂光中何碌碌？越出世間天莫測，別傳教外人難卜 ，往來三界任為賓，果是瞿(曇真種族)。

初祖贊

一葦浪裏度娑婆，若遇知歸不較多，影落寒潭人不會，將來紙上起風波。

再贊

來不喜，去不憂。一輪月，萬載秋。無心映入長江裏，魚龍認影幾時休。咄！

呂巖真人贊劉居士請題

始會鍾離醉漢，受渠仙術之功，後將一粟問黃龍，開眼依然似夢。叱云守屍鬼子，未免到頭落空，怒將飛劍觸高宗，怎奈一毫不動。再拜復求指示，覺知漏盡非終，靈明一點近相通，不把琴囊撥弄。君來欲我書贊，山事猶忙不恭，春時放過等秋風，吹出西江月頌。

自贊月菴請題

處世一生，全勿含養。截佛正偏，斷人伎倆。理極情窮，攔腮便掌。這般惡僧，誰肯瞻仰。

勝覺監院請

破山續派，靈隱傳芳。握臨濟之寶劍，剖衲僧之錦囊。貧者即與肩擔臂荷，富者便教家破人亡。非是平地波浪，從來萬古綱常。

嘯峰禪人請

看這一慵僧，半喜半不喜。已生有此憑，未生無可比。用意即不中，誰人畫得你。畫得你，具眼兒孫明的旨。

雲覺大德請

旁觀略可憑，正覷沒交涉。幻像隨人看，真心難辨別。難辨別，雲過山頭覺有月。

旗山監院請

不覺來楚地，迄今數十年，心直遭人怨，口快被人嫌。問道不許喚作道，參禪不許喚作禪，灼然撥去眼中屑，更要如何便動拳？想起這般惡辣漢，兒孫不把當為然。

頂目禪人請

百戰功成，一時卸下，佛來亦打，魔來亦罵。尚非粗心，何曾膽大？有據可憑，無人著價。然尒較些，不妨張挂。

融通維那請

衲僧林下禍害，佛祖位中冤家。有時訶風罵雨，有時擦土拋沙。打穿無限汞桶，不知那箇堪誇。返身都歸正位，勝過五葉一華。

法派

真如廓際悟心宗，繼祖聯芳道裔隆。正照靈明開慧鑑，一光普映達圓通。

聯芳偈

樵山如奐

脈發川黔到楚天，單提祖印授高賢。時來休挂寒巖上，據令當行續正傳。

雲嶸如晥

紹隆佛祖意若何？橫按莫邪不較多，覿面一揮傳正眼，人間天上本無佗。

月菴如肹

地轉天回一陣風，長空皓月出雲籠。前賢不昧今相照，光透圓明映楚中。

德嶠如奕

越出描蹤捕影門，英雄堪是濟兒孫。眉間帶印出頭去，萬古提持共報恩。

雪澗如暟

先聖己靈概莫孤，曹谿嫡派滿江湖，只須蹋破沉潭月，遞接高人上祖圖。

嘯峰如暐

翼展摩天氣象殊，新羅岸畔那能拘？有時金翅入滄海，奪盡獰龍頂上珠。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門人如暐等編

雜偈

隨處安居示眾二十首

滔滔巨浪覓魚蹤，杜絕根塵許進功。識得去來無去者，不妨泥水污英雄。
人言宴坐已心休，雨到泉通水又流。淺壑深谿無滯礙，同歸大海漾天秋。
龍門透出是豪英，平地一聲萬里驚。六合風雲相聚會，自然頭角便崢嶸。
機輪轉處不差移，明暗交參要合時，只在工夫圜得到，黃花晚放未為遲。
疑團既破已超情，豈在如棋局局爭？一著之先如會得，不勞起手定輸贏。
無棹呈橈在水中，現前舟穩又無風。尋常不用人拖撦，伴月和流處處通。
兩無著岸一舟輕，懼甚中流有浪驚。不捨光陰還進步，為人豈負一平生。
對境情忘一旦休，生來死去海中漚。度人悲願無餘事，萬頃滄溟一葉舟。
無根樹子與天齊，只見鶴眠鳥不栖。靜夢穌回一覺醒，規成萬古作標題。
一光景過一光鮮，寶鏡家家似月圜。白髮老人羞見面，不慚落醜在人前。
漏滴銅壺永夜長，到頭霜月莫倉忙。從前任運行將去，古木林中盡是光。
我王庫內勿干戈，正用將來著力磨。佐國安邦猶在後，先看演武事如何。
初晴乍暖遇奇場，切莫學顰去點妝。試看古來操進者，甘嘗上味必經霜。
人間有雨上方晴，直達虛玄格外明。霧卷星飛如彈射，林中宿鳥一齊驚。
曲水成灣雨不調，難通海嶼未能消。禹王見得無何計，獨把獰龍尾後燒。

轟雷掣電兩開張，逆者聞之尚未詳。落葉從容鋪滿地，歸鴉點點噪斜陽。
為人休效井中蛙，見未寬時莫浪誇，一跳出頭開眼看，青天無際海無涯。
靈貓捕鼠待深更，不被寒風永夜生。此物況能當仔細，啗龍金翅莫非輕。
一任佗喧我不囂，休隨世類當逍遙。排身直到青松嶺，鶴唳方知片月高。
迷流不省甚堪憐，兩袱一擔到處旋。失業拋家全不愧，傳言送語當新鮮。

贈明旨胡居士

虛靈不昧轉身酬，凡聖同圜一貫周。蹋雪尋梅山外取，披雲擇玉石中求。明窗入定寒庭冷，暖閣傳聲夜漏幽。欲見如來真實相，一谿兩岸展雙眸。

昭然朱居士

春回幽谷一聲雷，震動青山發秀開，起霧興雲沖碧漢，插天卓地賽崔嵬。曾經劫火終非壞，縱遇嵐風定未摧，便是玅高難覓處，善財相見別峰來。

廣智胡居士

昭然大道絕攀求，纔涉思惟過九州，喪盡目前黃檗棒，爰通肋下大愚鉤。梁王西慕情愈遠，童子南詢路轉幽，彈指門開彌勒院，河沙玅用一時周。

贈越凡徐居士

居廛寶殿住山堂，萬象當軒豈覆藏。夜雪藍關長客路，秋風蓬島遠仙鄉。三乘有辯千差起，四果無修萬法忘。直切若能明祖意，門開一見悟心王。

六明劉居士

浪中別寶識源由，識得源由入聖流。紙黑燈籠防露柱，水清月影占鼇頭。逢緣照著通身顯，對境掀翻徹底休。體性光明原不減，平常一味絕馳求。

廣福徐居士

懸岩絕磴少人知，不屬陰陽運變時，那有毛端吞巨海，然無芥子納須彌。春回埜甸花纔放，風到長江舶自移，頓破凡情非聖解，空投空處沒多岐。

贈明皓尹居士

碧嶂生輝翠不昏，舒光照處有誰論？道超物外離言徑，用向軌邊啟玅門。鸞鳳聲聲鳴造化，麒麟步步動乾坤，清音詠出東風轉，歷歷千年此道存。

贈曹居士

四大滄溟一月連，同交共映總相然。翳除可見光生普，障盡方知影現全。事合目前圜覺海，理歸腦後夜摩天。桂輪更有青霄外，單許盲人達此禪。

贈梁居士

胸中文彩沒毫絲，雲在天邊水在池。萬里同風離覺鑑，一塵有滯落情疑。求珍必假從斯岸，採寶何須論渺瀰。吸盡西江還教吐，現成底事絕言詞。

廣榮曹居士

孤光無際有誰談，錦未出懷早已含，塞斷識流忘幻夢，熏開心地長優曇。千年桂轂然輝世，萬里天青現指南，共顯一如高著眼，梳通門外請相參。

贈明湛陳居士

幾點明星對月邊，風搖不動映山川。一聲嘯矣藥山震，三嘆奇哉雪嶺傳。亂石和泥堆埜徑，紛沙合水混清源。若然浩浩隨流去，

恩負當時大覺仙。

贈明和孫居士

海底明珠燦白毫，龜浮木孔未曾遭。懸思鳥道千旬霧，深想魚蹤萬頃濤。皎皎靈光侵海岸，團團慧燄爍塵勞。位登無垢成男子，果感文殊萬古標。

贈明晶楊居士

試問何時會合頭，夢中做夢夢無憂。人間花暖三春樂，嶺上風寒萬古愁。初祖真機依髓盡，大梅密語至心休。怎如臨濟吹毛利，四海煙雲一劍收。

贈化清瞿居士

徑逢嶮處愈能通，通得精明孰與同。焚鈔德山情已盡，推門偃老路先窮。方懸照膽光明器，正運司南造化功。擎罷蚩尤無轍跡，當知意氣是豪雄。

贈明瑩馬居士

玅湛靈源洞本然，一波纔動萬波漩，金沙混合休隨浪，雲水依俙莫認禪。江岸二途如是度，明珠九曲作麼穿？搬窮伎倆復來問，笑指澄潭月在天。

如壽王居士

寶明空海闊無邊，只為風來有浪漩，韓信囊沙終是計，秦皇鞭石盡為權。瀝乾浩若超生死，纔動毫茫落正偏，湛寂凝然何處住？洛伽依舊向西天。

如福何居士

頻頻拈出自家珍，立意推窮便不親，死水藏龍珠作伴，陰山覆玉石為鄰。輪王頂上慈光現，良友懷中慧燄伸，歷劫應機無向背，塵泥揩盡依然新。

贈碩雲禪人

物得先天雨露恩，風雲聚會在龍門。星明海底珠千顆，春到園中錦一村。寶藏俱交娑竭老，家常盡付飲光尊。當時處處垂方便，末後如空點不存。

贈默定禪人

作雨為雲事不愁，威音那畔有來由。周遊梵位三千界，旋繞仙臺十二樓。慧日當階微有影，心風拂社盡無酬。一聲霹靂除高下，潤葉滋花當下收。

贈暹月大德

虛堂寂靜本悠悠，體露常光豈用謀。日出黃鸝吹玉管，夜來白月挂銀鉤。侵庭色相門前現，匝地清陰樹下留。舉目能知時節至，家山穩坐不須遊。

贈法脈大德

春暖陽和淡蕩風，晴霞殘日映山紅。幽瀾滾滾歸滄海，翠嶺巍巍襯碧空。白雪消瓊心便了，清冰化玉意方窮。雲屏近日無遮礙，四智三明一竅通。

贈指月堂監院

南城北郭一般春，得意參玄道日新。禁夜樓臺鐘扣緩，催年閭巷鼓吹頻。千門燈火分光彩，萬戶笙歌露法身。莫逐時情作境會，拈來都是自家珍。

贈爍吼法侄

細煉精磨覺有神，將來載道遠相陳。黃金果熟風雲暖，白玉花開雨露新。滄海岸頭常有潤，藍田地裏自生春。時來用在目前取，應物無虧現彩彬。

懷美爾李先生

重重雨露接江城，浴日功深兩岸迎。碧洞興雲山岳秀，滄溟涌月鏡臺清。洗心屢看前賢義，觀世常懷濟物情。莫是靈山親有愿，護持此道秉權衡。

贈國楚陳居士

瞬目相逢一切逢，塵塵無礙露全容，返身就位明斯旨，轉步投機達此宗。走霧天邊呼玉鴈，飛雲海上釣金龍，竿頭放下端然靜，撐月珊瑚一色同。

贈君選賀居士

升空耀宇照疏簾，一片光瑩萬法全。寶鼎香飄參玉篆，洪鐘聲應悟金仙。智源永作曹谿浪，慧燄長煇舍衛天。冉冉祥雲猶未蔽，群星拱在月明前。

贈勝甫曾居士

閒向波瀾深處遊，慈心不倦泛輕舟。懸篷把舵觀風動，探浪諳波看影浮。兩岸無依同碧眼，中流不住合黃頭。一旛倒卓安然坐，雲自高飛水自流。

贈覺圜上座

長江月映斂秋嵐，朗耀無私信水涵，香象度河截巨浪，蒼龍鬥影臥沉潭。兩輪普照原非二，六合齊明只有三，識得其中光遍布，了無禪道可交參。

贈大用大德

猛力乘船出愛河，滿江風順片帆多，久垂細雨空如漏，忽散輕煙月似磨。祇樹休推賢長者，毘耶莫問老維摩，逆流撥轉回光照，共岸同登一剎那。

贈雲量禪人

雲彌敷布量無涯，繞遍閻浮覆萬家。自去自來隨變化，相牽相伴任周遮。迎蟾出海彰瓊幔，送日歸山放彩霞。江國春風吹不散，

迴文高挂映中華。

贈頂目大德

闔國安寧四海清，霜迎甲冑為誰爭。全提石鞏單弓箭，射退魔王八洞兵。華藏雲開星現彩，黑山風動雨傳聲。邪機搜盡分賓主，一片寒光萬里晴。

贈破浪大德

秀麗陰濃正不蒙，因心是境在其中。枝聯翠葉含春色，花噴清香露曉風。龍象相參觀上下，天人往返問西東。若然到此親分析，便與庭前柏子同。

贈伯聯蔣居士

饒有修行未脫空，目前有礙被情蒙。浮雲岫出山頭白，落日穿霞海面紅。就岸寒蟬能飲露，出群駿馬慣追風。然俱一到天明曉，直在前潭一鑑中。

贈慧達大德

漪紋海漫徹清淵，藏滿龍宮莫外旋。浩浪俄澄舟穩當，浮煙乍散水新鮮。相持鷸蚌都皆醜，飛躍鳶魚總是偏。觸目無疑明此事，塵埃半點不相連。

贈玉成大德

玅明空際展濃雲，彌布山川卉木欣，伏虎岩前風颯颯，降龍座下雨紛紛。見圜必假從初地，理極何勞守大勳？黃葉枝頭猶未謝，青苔石上偶成文。

贈純和大德

頓忘所知未生前，無玷白圭有玅傳；象骨輥毬聲播世，祇林舞劍氣沖天。承當一路歸家舍，擬去千方涉外廛；佗日話頭今日意，相逢莫道我重宣。

贈圜明蔣居士

莫將學海較江河，達本逢源豈自佗，慧日初升彰淨影，心風纔動發狂波。收來一缽乾坤窄，放出千谿路徑多，頓徹百川清見底，交參上下照娑婆。

示月菴禪人

虎驟龍驤一喝擎，磨光直射斗牛京。飛星爆竹難留意，裂石崩岩豈縱情。霞老骨寒燒木像，盧陂話墮展降旌。蛟龍不怖吹毛劍，嶮處翻身任縱行。

示穎微禪人

四維古樹立山岡，風撼濤聲震大荒，開卷焚香雲掩砌，迎賓卷箔月臨堂。迢迢埜色鶴歸隴，浩浩晚風燕歇梁，共看當階然各惺，那堪詩偈落禪房。

示惠林禪人

勘破浮生一幻休，孤村無客夜堂幽，硃沙寶石千家兆，玉露金風萬里秋。舉首當天休動步，抬眸對月免登樓，晨鐘擊破佗鄉夢，開眼依然在此州。

示德嶠禪人

吹毛鈍了急須磨，見不平時也用佗。無影山前截爛蔓，不萌枝上斬煙蘿。勦除魔黨功猶勝，斷滅邪群智轉過。輔弼法王行正令，一人有道萬人歌。

贈純賦大德

天鼓洪音驀地撾，驚開蟄戶睹光華。穿山透海遵神禹，煉石補天讓女媧。白浪滔滔翻日影，洪波滾滾蕩河沙。歸東不礙承渠力，闢就通淮共一家。

示月輝大德

圜明心寶即摩尼，妍醜分明未有私，對物應形無隱也，隨方現相任周之。沒之又沒經多劫，迷所以迷到此時，障蔽苟非親見者，萬般施設總非宜。

示正照禪人

雲覆青山見者希，平中有嶮更巍巍。不同百鳥調音唱，豈作孤鴻帶影飛。兩盞清燈燭夜暗，一聲靜磬發天機。人來欲覓菴中主，難免將身步翠微。

示應法禪人

不用安心心自安，安然林下靜中看。世情名利輸佗分，山色煙嵐讓汝觀。嶺上松青經歲久，途中蘭翠待時難。少林別有真消息，只要時人不自謾。

示光輝禪人

活計從來隨分定，清貧常樂道人風。堪憐西徑無賢往，卻笑南岩有物同。側耳方聞鶯與燕，抬眸難辨色和空。心心湛寂澄如水，任爾操戈何處攻。

示智目大德

萬別千差一道圜，出雲杲日麗長天。觀山翫水分濃淡，逐妄迷真論後先。休縱情緣依世境，常回智水濯心煙。併除一念同真際，正好開池去種蓮。

示本淨禪人

古人為道入林中，一片虛無達者同，碧落空中消影相，珠璣簾外闡家風。波騰闊海千層白，日運高山萬頂紅，燦爛烝霞皆佛事，隨機應遍轉靈通。

示慧峰禪人

滯霧凌霄少見晴，涉山多謂路非平。千巖豈獨分高下，萬木何猶論豎橫。有體虛空須應證，無門道路莫剛行。風馳宇淨蟾光現，

巧手尖新畫不成。

示靈益禪人

搏風九萬化鵬鯤，會合川流一口吞。每視金輪旋海藏，常觀玉鑑繞崑崙。禾山打鼓驚沉夢，破嶺栽松作徑門。非古非今然薦得，明明有眼未曾昏。

示空石禪人

同光一寶定中原，興化投機逗此緣；有漏河中安鐵舵，無為國內涌金蓮。陳年故物渾非用，今日新條一頓圜；大道門開俱在眼，禪床窄處莫隨眠。

示嘯峰禪人

靈翼脫籠出現高，仙鄉蓬島任遊敖。別傳少室機猶錯，更指石頭路轉勞。塵盡盤中珠燦燦，風生海面浪滔滔。不聞月下猿啼事，觸目無心見碧霄。

示煥然禪人

南華一派古今傳，不合靈源墮悄然，寶壽杖拋禪座下，夾山語挂碧巖前。兩儀未判歸空際，萬象猶彰落見邊，紅影箭穿言路盡，屈將良駟苦加鞭。

示盡得禪人

不分高下普門堂，大意全彰不可量，海底春熅生玳瑁，崑岡霧煖產琳琅。穿簾皓月垂光遠，繞寺青山列畫長，舉步閒能行一匝，方知嫩桂久昌昌。

示智懿禪人

日到槫桑動曉雞，聲聲山岳等皆齊。水寒夜靜魚猶隱，林茂春暄鳥正栖。風送飛雲歸嶺北，花隨流水過橋西。紅輪本不分高下，曙色清光映滿墀。

示雪澗禪人

識得金剛體最堅，摧邪輔正有威權。量含法界離拘執，本證虛空越變遷。光照三禪開慧鑑，風生八極掃塵煙。分身處處為良友，勝出寒山去作顛。

示澤先大德

不繞閻浮覓梵宮，各藏一寶在山中。刖和楚帝德無用，剖璞文王勘有功。凡聖當階同共見，天人覿面總相逢。如今遇石休重抱，赤肉團邊顯璨容。

贈實音大德

將心理會莫安排，背則差兮向則乖。有月谿頭知未蔽，無雲嶺上見何埋。風帆遠浦悲秋望，鶱篥邊城苦夜懷。內有法身無出沒，逢緣同缽赴香齋。

示明慧大德

人間夜靜月中央，心境同圜一鏡堂，經入藏邊法住久，禪歸海處派流長。千江有水團團影，萬里無雲片片光，佇望循環今不遠，回頭返照不瞞藏。

示法常大德

休擇山涼與寺荒，經行坐臥獨尋常。不隨孫敬懸頭髻，一任匡衡透壁光。無礙無留風過樹，有清有潔月臨塘。飽餐放下忘人我，散步逍遙樂此方。

示破暗大德

靜夜燈輝徹殿堂，除昏破暗未瞞藏。明如寶鏡然非鏡，燦若金光豈是光。兔子休思天外月，蠶兒少戀地頭桑。不存玄解分妍醜，外象由來影自彰。

示澄湛禪人

水國湛然合太清，汪洋不動正澄盈。有心採寶寶難搆，無意求珠珠現成。偶尒風生翻浩浪，須臾霧斂顯長庚。休提吸盡西江事，萬派同歸直下迎。

示圜容大德

風滿瑤臺月滿樓，六窗顯露孰同儔。林中搗藥祥雲潤，廊下煎茶瑞氣柔。得意禪人孤迥迥，尋牛童子鬧啾啾。古人更有天真佛，聖去凡來不肯收。

示岩璞禪人

寶置岩前歲月深，逢渠孰忍應埋沉，麤鎚擊石分暉玉，烈火烹沙煉赤金。落向聲前屬有象，裂開句外得無心，和盤拓出難分辨，對面思量又過林。

示印心大德

弱水三千漾碧波，一恬便靜本無佗。渭濱枉用拋金釣，劍峽徒勞放木鵝。煮淡熬清心事少，煨爐採柏案香多。離鉤速道山擬議，怎怪華亭肯讓過。

示本意大德

雪嶺瞿曇睹夜星，輝天照地鑑滄溟。一時徹悟無凡聖，三嘆慈音動岳靈。得旨回頭歸寶所，忘懷舉步落山陘。休勞普化風顛起，又向長街振木鈴。

示佛明大德

深沉寶藏不須撈，浪靜光生見白毫。窮子奔馳經嶮峻，驪龍驤驟起波濤。明明對照非佗物，歷歷平觀在爾曹。從古至今輝不減，思惟蹉過價錢高。

贈雲嶔上座傳戒

閻浮慾海浪漂漂，去聖時遙愈漸潮。好把福田親整頓，弘開戒度惜嘉苗。

贈仰忠上座傳戒

像季時來雖眼清，不存律法被人輕，闍黎有德堪加贈，單傚波離樣子行。

附靈隱老人塔銘碑記

嗣法門人真傳拜撰

師號靈隱，諱印文，四川夔州府梁山縣王氏子。齔從本邑蘭木寺披剃，參越二十載，正續臨濟三十二世，乃破山明翁之法子、天童悟祖之嫡孫，扇真風於滇黔，印心法於蜀楚。至丁未春，世緣已畢，坐脫於貴筑之大興寺。予十載前，緣化楚地，遠未知終，偶聞訃音，不憚時炎，遂[跳-兆+亥]而至，突見不遑。次年，復令弟子照俸迎歸師之舍利，幸以檀信樂從，而奄歿得所矣。便捐衣缽之用，建塔於湖廣靖州會同縣若水鄉魯沖旗山永興禪院之西麓。憶師存日，心光透脫，迥出根塵，末後到來，轉身物外，平步青霄，始終全提，今之是也。遺作指顧，迺述其銘曰：旗嶺之下，秀峰之前，刱其窣堵，卓爾巍焉。玅象超格，奇標入玄，層層峭拔，縫縫聯綿。不落偏際，所因正傳，三重遞接，六合相連。巨壑流水，長松舞煙，青獅踞地，翠筍插天。一嶂雲盡，千山月圓，常光貫世，道範如然。

時康熙七年歲次戊申黃鍾月莫凋十莢勒石建立。

重修廣福山勝覺寺疏引

能仁出現，懸慧日以當空；應化無方，駕慈航於欲海。古以人誠感格，聖蹟昭然，而況水繞山旋，林鬱境秀。按：碑建自周朝，遞代重修屢次，迄今十載餘前，兵戈攘壞，僧將半百，逃竄四方，香煙絕侍，瓦片零落，牆壁頹毀，佛身曝露。予以觀之，實乃感傷，何得仙境煥然一新？故集有志緇流，募修古寺，堪為選佛之場，然非獨手而可為之。既謂選佛之場，所為何事？欲會達磨不向東來、釋迦未曾出世向上一著，超出有漏之因，頓入無生之旨，心包法界，體合真空。離四相，越三乘，雖度眾生，無生可度；斷翳眼，滅空花，俱成佛道，無佛可成。闢未闢之昏衢，了未了之公案，以此先覺而後覺佗，名曰勝覺選佛之場也。功莫大矣乎！安有涯量哉？凡仗宰輔高賢、貴客達士，深察古往今來，莫負靈山之囑，須知三寶

住世福田，一種一收，定無虛也。作如是因，獲如是果，果因滿足，人中尊勝咸荷匡扶，法社無以朽之云尒。
癸卯孟冬上旬，述於廣福山中。

重修旗山永興禪院疏引

苦海沉淪永不休，故勞諸佛重興世。遂離兜率捨皇宮，六載雪山曾悟契。睹明星，觀大地，情與無情同一器。因病多端使藥方，執方成病復難治。末後來，拈花示，迦葉露顏得此意。正眼流通永不絕，始傳四七西天記。初祖來，光兩地，一花五葉相承嗣。炳然杲日正當空，幽壑林中說未備。見不平，何以利，須建叢林立佛寺。見聞瞻禮及稱名，一念了然非漸次。慕檀越，最勝志，體佛心而行佛事。身居塵世亦非塵，超出世間非越世。能令法界未聞聞，共願同圜一切智。
己酉年仲秋月，眾請題於旗山永興禪院。

密印和尚塔銘碑記

楚南金城七十叟劉禹甸焚香拜撰法弟子劉湯懋沐手敬書

原夫乾肅象正瑞藹，坤靈沖虛結萃，賢者出焉。自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乘悲願以出者，莫不示其由也。蓋白業境界，詎常情能所測之？逮以圜機應世，雲水馳名，王公欽羨，神鬼遵崇，猶恪然者而生衛法之心也。予以履師捷徑，箴芥相投，體契紫雲，用明師典，無以自效，輒贊其源，故永貽於後耳。師諱真傳，號密印，姓李氏，原籍四川敘州府，寓以貴筑之安順。天啟乙丑歲誕日，晴霄正晝，白氣舒騰，時母忽倦，就榻而寢。正寐之間，見得滿屋無障，四壁俱空，熟桃滿株，從東撲向，覺而誕之，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師垂髫之時，弗從佗教，自不茹飲，省知世間俱屬幻化。嘗誦《法華經》，至「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無求出意」之句，掩卷不覺潸然，因此遂有出塵之念，家緣世業，渾不著己事。其二親謝世，自詣觀音洞薙髮。除務之暇，嘗閱教典，並覽宗猷，雖未深諳道義，然心中爌有契焉。遇一老僧，謂曰：「陳年茶飯，不必苦啜，須知有教外別傳。」師曰：「何為教外別傳？」老僧曰：「放下自有端的。」師從此後，少以執卷，默而靜坐，身心渾忘，如此半載。偶尒一宵，月地經行，聞鐘豁悟，覺得已往所看教中從聞思修之旨，炳然不疑，胸中礙膺，當下冰釋。聞得語嵩和尚住貴筑之牟尼，次受三潮水禪院之請，整理參見，四來雲集，臨冬

結制，具圜戒法。不憶次年有病，辭歸調理，後寄書以問之。師覽修復，兼呈偈曰：「鼓浪長鯨出海遊，風雲相聚要吞舟。誰知泳入三潮水？是病浸成永不休。」(又)「固病不離生死因，離時誰共我相親？純清絕點難留住，應用權將作故人。」(又)「袖未藏鋒一著先，然無月色過前川。今時不肯將心負，任運分輝顯洞天。」自復書之後，病未脫體，舉步難行。未幾，復遇靈隱和尚從蜀而至，駐錫師菴，共居一載。未周，偶值世亂，因眾檀信欲同接上滇中，遂將曹谿來源而謂師曰：「佛祖位中有個了不了事，要汝承當。」師曰：「如此病質，不能擔代。」復辭不允，勉而受之。師從己亥春，率眾臨楚，錫挂白雲東城，次受波羅請以闢建，然後結制於迴龍，砌修前樓七棟，復遷勝覺，預成棘林艸地、朽礎敗甓，今之殿堂旋廡，百廢俱興。不幸靈老和尚以向貴省圜寂，師不憚勞以往，次迎舍利而歸。眾眷之，虔塔就緣，以故刱旗山，連修祖院，廣其砌而拆堊更新。殿立恢宏，高楹三丈，廊接四周，每坐道場，共有語錄鋟行於世。蓋近以來，甚有稗販徒衒聲名，承虛接響，誤賺後昆，以致法門漸漸寥薄，殆將古人宗風每每移易多矣。師屢因勞苦，尟以御下，燕處息心，不甚酬酢。間有久依弟子長親居士，誠捐確意，建塔於湖廣辰州府黔陽縣安江廣福山勝覺寺之前隴，故請銘於予也。夫唯師之道，而心意識尚以莫測，詎銘之所能歟？但以行實家風，微以述之詳。師髫而厭世，越出常流；冠以嚴持，梵行清白。滿千武士，瞻德容而息惡從善；成百異道，觀行徑而歸正卻邪。鄉友稱其應化之賢，宰輔讚其再來之聖。居法位後，猶前悟徹淵深，工夫急切，原以性根猛利，發機甚疾，當鋒者少。利物如鵬擘海，接人似劍出匣，具煉佛祖之用，足煆凡聖之能。門徒晚輩及度後人，承爐韝以未授，復別出而各擅家聲。唯師道眼精明，吹之數省；德海澄清，溢之四外。故摭其由，爰系之爾。銘曰：

臨濟真宗，　天童獨盛。　法傳破山，　枝茂根正。
靈隱相繼，　紹於密公。　全提祖印，　正脈弘通。
手垂格外，　劍按當門。　雲水相望，　迎鋒已奔。
觀今甚濫，　傚古行持。　掃盡狐族，　覓獅子兒。
育德耆舊，　久依不孤。　孝當竭力，　建此浮圖。
江山作供，　日月為燈。　地久禪谷，　天長壽陵。
迷有生滅，　悟無涅槃。　常光更古，　慧眼能觀。
予言石載，　師行冰清，　誠以稽往，　故為是銘。

時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孟春月中旬上元日，闔山耆舊同四眾人等，是日勒石建立。

(湖廣辰州府黔陽縣安江勝覺寺眾弟子等，靖州會同縣魯沖、旗山眾弟子等，同共捐刻

密印禪師語錄十二卷。伏願生生迴出幻緣，敷因花而嚴萬行；世世不忘正見，圓道果以歸一乘。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歲季秋月，板存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坊附藏流通。本郡信士吳知先書，梓士倪天章刊。)

密印禪師語錄卷第十二(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